

南
社
叢
選

貫成
署





A541 212 0016 5447B

南社叢選

文選卷五

涇縣胡韞玉樸安選錄

懺慧文選

徐自華字寄塵號懺慧浙江崇德人少與秋瑾友秋瑾死難寄塵與吳芝瑛收其骨而葬之辦競雄女校以繼秋瑾未竟之志民國元二年之間余與吳江陳佩忍葉楚傖常熟龐彙子江寧陳匪石歙縣黃賓虹執教鞭於競雄稱一時之盛今錄文三首

笠澤詞徵序

昔黃山孫默無言居揚州。嘗歲暮渡江。欲徵鄒程邛彭羨門王阮亭三家所著麗農延露衍波詞合刊之。陽羨陳迦陵贈以詩曰。秦七黃九自佳耳。此事何須卿。饑寒蓋竊笑其好事也。吾師巢南子當珠申末造。揭糝民族。倡導國人爲文章。踔勵奮發盪人心。魂節概昭著。一時天下謀光復者。固罔不知有巢南其人。

矣。顧獨不屑取功名。殷殷然以倚聲自娛。所撰病倩詞。步武姜張。肩隨辛柳。洵能合空靈。雄健爲一鱸者。然又自閼。惟恐人知。而時喜求他人之詞刊之。戊申歲暮。曾爲余刻懺慧詞。明年冬。又爲其鄉袁節婦刻寄塵詞。今歲又暮矣。吾師方從塞外歸。乃甫卸裝。卽盡刊其所纂笠澤詞。徵如千卷。噫。何其孜孜弗倦。而甚于無言之好事也。然余觀是編。始宋迄今。代有探討。舉凡達官名彥。寓賢閨閣。弘章鉅製。斷簡殘篇。罔不兼綜博采。次第分明。煌煌乎誠一邑之巨觀。而千秋之盛業也。詩有之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詞雖小道。而屬之掌故。則關繫至鉅。夫亦何遽可以好事目之耶。刊且竣。來督爲序。自慚夤陋。于清空騷雅之旨。茫無所會。惟當師編纂時。華固嘗執筆其後。爲之考訂而斟寫者。亦六閱寒暑矣。感歲月之。不。居喜陳編之。有。獲。因。爲。序。之。如。此。亦。使。讀。其。書。者。知。方。今。之。世。菰蘆人物。尙有忍饑寒而爲無言之所爲者。其襟抱又豈尋常所可測哉。

鑑湖女俠秋君墓表

君諱瑾。字璿卿。又字競雄。姓秋氏。自號鑑湖女俠。越之山陰人也。家世仕宦。少長閩中。復隨父湖湘。適湘鄉王氏。生平慷慨。明決。意氣自雄。讀書敏悟。爲文章。奇警。雄健。如其人。尤好劍俠。傳丰貌。英美。嫻於詞令。高談雄辨。驚其座人。自以與時多迕。居常輒逃於酒。然沉酣以往。不覺悲歌。擊節拂劍。起舞氣復壯。甚所天。故紈袴子。至是竟不相能。值庚子變亂。時事益亟。君居京師。見之獨慨然。太息曰。人生處世。當匡濟艱危。以吐抱負。寧能米鹽瑣屑。終其身乎。甲辰夏。東渡海。赴日本肄業。稍暇。與其同志重興共愛會。而已爲之長。譽日鵲起。東國留學慕君者衆。每際大會。輒以得君一臨蒞爲榮。而君亦負奇磊落。往會則摳衣登壇。多所陳說。其詞悲感激切。盪人心魂。人之聞者。未嘗不泣數行下。而襟袖爲之漬也。又好節己費。以助人學。從之遊者。莫不歎服。居東二歲。而取締事起。學子騷然。君以外權之橫。不忍獨留。亦導同志拂衣歸。歸益引女學爲己任。提倡不遺餘力。主講潯溪學校。教育彌至。有吳生者。艱於資。將中輟。君深慨之。挈往

海上俾成業焉。因留辦中國女報。冀以少警聾瞽。而閨閣荏弱。助勸不聞。經費坐支絀。君經營罔倦。編纂益力。並日冒風雪。走求援助。不以爲苦。嗚呼。洵可謂熱心公益。而厲世摩鈍者矣。以母喪。乃暫還越。後仍往來吳越間。至丁未五月。皖中事起。而君方自滬歸。居大通學校。大通者。徐錫麟所興創。而君素贊成之者。故浙大吏謂君同黨。遽殺之。時六月六日也。年僅三十有三。嗚呼。慘已迹其行事。不拘小節。放縱自豪。喜酒善劍。若不可繩以理法。然其本衷。殊甚端謹。在稠人廣座。議論發鋒。矯然人輒畏重之。無有敢一毫犯其詞色者。雖愛自由。而範圍道德。固始終未嘗或踰者也。徒以鋒棱未斂。畏忌者半。嗚呼。此君所以死歟。嘗生子女各一。今在湘中。後七閱月。石門徐自華哀其獄之冤痛。其遇之酷。悼其年之不永。憾其志之不終。爲約桐城吳女士芝瑛卜地。西泠橋畔。葬焉。用表其墓。以告後世。俾知莫須有事。固非徒南宋爲然。而尙想其烈。或將俯仰徘徊。至流涕不忍去。例於岳王墳。同不朽云。

蘭湘姊傳

姊名蕙貞。字蘭湘。姓徐氏。先叔父蓉史先生。委女也。生而聰敏。性極豪爽。幼年隨宦。長於珠江。叔父最憐愛之。公餘授以經史。穎悟非常。以需次縣令。政務殷繁。不暇時督課。而姊雅好讀書。能以靜者之心。潛通詩書之旨。恆閨中。自相切磋。蓋未嘗一日受之師。云。書法尤佳。有晉人風格。兼善尺牘。初未諳韻語。歲丁亥。叔父權篆順德。函招家君。余隨侍同往。姊妹始常聚首。姊長余一齡。性情洽合。遂如蛩駘之相依。因同起臥。偕形影也。時余初學爲詩。出以相示。姊誦之喜。曰。余思學此久矣。子既能詩。幸教我。余唯唯謝不敏。自是朝夕苦吟。互相酬唱。詩成輒呈家君改削。叔父政暇見之。亦往往許可。甫閱歲。叔父因病乞休。同歸故里。厭家居塵俗。養疴西湖。姊更詩學日進。湖水當門。山峯在望。徘徊吟眺。日夕其中。香暖揮毫。霞舒寫韻。與余及韻清女史。詩筒郵寄。絡繹不絕。固自以爲分湖午夢堂。無稍讓焉。庚寅冬。叔母周宜人喪。姊哀毀躑躅。形神俱離。復以父

老弟幼。摒擋家事。吟咏遂輟。而姊自此病矣。己更增劇。遂卒。時壬辰二月廿四日也。年僅二十有一。芳蘭委露。溘然而逝。玉竟長埋。香難再返。既天其年。而所著度鍼樓詩稿亦俱散佚。不復得。烏乎傷已。會余檢舊稿。忽從篋得姊手鈔詩三十餘首。蓋均當時姊嫌字劣棄之。爲余所珍藏者。屈指姊亡已十二年矣。披章宛誦。涕淚潛潛。不覺襟袖盡濕焉。雖寥寥短篇。絕少巨製。然皆原本風騷。激發情性。語甚雋永。不同凡響。使天假之年。其成就當不止此。獨惜乎其蘭摧玉折。先百卉而凋零也。余故重傷吾姊妹之薄命。因述其大略如此。並寫遺詩敬附拙稿。吉光片羽。或藉此而存焉歟。甲辰正月穀日。妹自華撰。

次公文選

邵瑞彭字次公浙江淳安人往歲客北京與次公朝夕相見次公之學務爲博覽記誦勝人慨然有志于著述余嘗以整理舊學之說進次公不以爲然蓋次公謹守清漢學家之範圍而不肯稍變也今錄文五首

小黃昏館詞自敘

敘曰。少好修姱。長丁憂。患年未及壯而無生之氣。自慮奄忽。壽不得長。乃纂平昔所爲詞如千首。都爲一卷。以付其友。匪云見志。留此吹劍之一映而已。自詩教廢墜。填詞爰作。溯厥機緘。原本自天。夫心知之靈。陰陽五行之氣。發乎無朕。逝于無倪。俯心而言。無段於物。復意爲工。存乎其人。然而哀樂皆情。樂有極而哀無極。比興胥體。比有涯而興無涯。方予爲詞。含豪邈然。泊乎成章。羌不自諭。藥夫擊轅。詎求和于九磬。山雞舞鏡。匪效贖于鸞鳥。同聲之應。流傳之事。夫奚敢望江水。湛湛情理。實勞脫不卽死。或有寸進。當繼是爲。集中華民國四年十月。小黃昏館主。

變雅樓三十年詩徵序

雲間高子。今之嵇阮。華以實。楸邃於聲。詩淵淵乎。東南之美。文章道義之雄也。世變倏忽。流漂三古。禍福之朕。縣於眉睫。邦人君子。哀樂萬殊。發爲詠譎。各漸

其軌而憂生念亂之言尤肆以朋興高子慨焉用簞詩徵斷年三十極遷流也
實齋有言詩教至廣予謂六義首風其德迺在比興以此論詩世道可覘不圖
高子實獲立解發憤箸書合於聖人不得已之惜義法章句抑又末已昔者遺
山野史中州撰集蒙突悔吝迺傳列朝觥觥稿士亦有別裁不有高子疇其四
之憶昨與子蒼薊鄰門訪城南之蕭寺夢桑乾之明月酒酣以往留題分均狂
歌痛哭以爲至樂曾不幾時權遂去懷涉江回風悲來無端所幸二人者黃馘
槁項大命未至猶得從容坐論是非長短寧非天之所與邪夫誠不至者辭不
靈慮不長者感不深雖門鼓絃孟嘗於焉霑涕河水洋洋孔公旋其車轍明哲
之事知幾之神旁通觸類匪夷所思不獨詩嚙也而詩可以觀翱翔比興之域
插國風之情采匪風下泉治亂繫之下士大笑豈不宜哉高子知言或者躓予
若迺媿嘉謚於于皇賡幾復之隊緒其迹與世俗已睽其趣與先民亦少異敦
詩之彥能自得之丙辰末春陸州邵瑞彭謹敘

十年說夢圖序

吾友王子蓴農。南國華胄。西神散仙。壯志風高。驚才烟逸。握靈蛇之一珠。馳赤驥於萬里。王泰鈔二千卷文字。朱育通卅六國語言。舉凡雞次之典。螭扁之篆。驢脣之書。龜臙之術。靡不成誦。在心緣督爲理。故其爲文也。丹瓊遜珍。綠蘭謝馥。雙管齊下。檀欒如七寶之樓。五采相宣。錦繡奪萬花之谷。酈炎見志。託詠靈芝。子暉恣時。寄懷冬草。天心月脅。羨逋翁之驚人。鬼面神頭。闢晦菴之作怪。宜乎女媧白雪。繡到弓衣。添蘇碧紗。拂來塵袖也。涵芬樓小說月報之刊。君實主之。虞初九百篇比。孔甲之盤。曹公三十里悟。受辛之白千門。萬戶如畫漢宮。九儒十巧。欲競稷下。風行八殞。年歷十稔。因作說夢圖記其事。予受而讀焉。林篁長歎。疑先代之輞川。庭戶臥遊。恍當年之宗炳。鬻茅作堂。因樹爲屋。二二泉甘。夏水欲滿。三三徑啓。秋山如妝。曉風楊柳。耆卿酒醒。而不知流水桃花。子驥路迷。而難到鋪紙上之烟雲。寓中年之哀樂。此固極蓴農亡繆之思。而觸瑞彭以

不盡之感者矣。夫茫茫天壤，我輩能狂落落，生涯世人欲殺國腹，荷香之曲念人間之可哀。鬼頭梅子之詞，歎華年之誰度，枯魚自泣，苦狗虛餐。此十年中，君曾一爲金陵主帥，記室白門，諱罷青蓋，悲來訪三妹於鍾山，弔四孀於舊院樓上。瓊枝奈何呼帝江頭，桃葉遺此憑誰。旣而迴帆打鼓，言辭西塞之山，吹笛披裘，閒奏南飛之曲，海氣盪胸，陽雲潑眼，舟如蠡旋，屨若鹿虛，炎方諸國，周歷殆遍。緬甸故墟，乘輿遊焉，蝦女詫其爲神，馬留請而說法，拜和尙於黃茅瘴裏，遲太監於趕船風中，蠻單送客，梟聞豆蔻之歌，象背馱經，夜醉桃榔之酒，頭痛不憚，夫登山脚氣，且以之名集，然而域外之觀未畢，中原之事方多，烏喙聞歸而搖尾，彫題臨岐而賈淚，還居滬濱，重探龍威，斯時海水羣飛，周道可怛，羝根爲盜，鼠子齧人，君則闕焦先，殺癩之辭，覓夏統，蟻之食，燃脂暝寫，裘鍾爲疲，搯紙晨搜，衣珠可獲，言霏玉屑，汁蘸金壺，唾落九天，縑貴一字，聞者疑德林爲古，人見者服伯生爲老吏，而君方且嗒然若喪，淒其寡懽，斜陽烟柳，自寫斷腸，落

月青楓長吟搔首回憶夏五之天相見春申之浦黃雞命簫赤鳥訪碣嘯蠟未
燼嘶騎忽催思公子而賦離憂吟菩薩而懷乾驥圖披尺二路隔三千梨可作
雲槐能審雨飛侵晨之雒鵠或遇歐公占入懷之蛟龍還期董相嗚呼人生百
年疇非一夢前塵易感來日大難所願行歌哨遍莫談僮耳之婆從茲喚出趾
離大罵摘脈之鬼翻起華嚴音義爲君虔呪婆珊寫成黼黻文章煩我重磨義
墨豈不幸與戊午十二月社盟弟邵瑞彭

吳先生小傳

先生名文世字素亭一字治田淳安之雲村人歲貢生吳故邑世族多藏書先
生得以博覽圖籍爲文詞姚易卓犖淵乎大雅書學海嶽翁能亂真尤耆蕭閒
堂記臨寫至數百本不少輟性狷狹設帳里中課諸生以羣經章句而不博舉
業人以是厭之雖乾之際文字獄興士相戒以忌諱先生顧不矜吝會門人某
素無行先生婁詈之怨懟微知其詠雞冠花詩有不知何處飛來種也向花中

獨號王句。摘上有司。以爲姍誘。遂下先生獄。讞定流貴州。先生妻先卒。遺一子。一女。迺歸其女於邵某。族兄兩峯之祖忘其諱而與子偕。比至黔中。仍繫縣獄。獄吏知先生文士。善眎之。偶倩其書楹帖。縣令見之大奇。留館署中。適撫軍某公。爲其子求師傅。令以先生聞。聘之。並命先生子起標伴諸公子讀。諸公子業大進。賓主之間。甚相得也。起標以是箸籍貴州。入學食廩餼。先生旋亦遇赦生還。後數年。以疾卒。起標歸應童試。數不利。撫軍聞之。馳書浙學使者。復起標籍。爲淳安縣學廩膳生云。

邵瑞彭曰。起標一名元幹。字亨衢。年六十餘。爲先子童子師。館予家三載。其言如此。信已。或言先生配所爲湖北棗陽。嚙亨翁授先子讀。皆黔中方音。及先子以授瑞彭。未改也。意者先至棗陽。後方入黔。與又聞同時長洲沈德潛有詩云。奪朱非正色。異種也。僂王卒。罹身後之蹇。而先生詩意略與之同。亦緣以獲罪。抑何其相肖耶。先生軼事。方志家。諜俱隱不載。亨翁一子蚤卒。遂無後。遺書多。

放失不可問。予恐舊聞之就堙也。輒箸之於篇。邑後學邵瑞彭述。

石門贊 并敘

去予家三十里而遙。尋鳳里之南有石門焉。縣厓千仞下臨。蟻胸之岸。溪水過壑。石鬱鬱如鋌。銳束使回。薄水益怒。絕壁前阻。路不能達。爰見雙闕。若嚙中關。蓋人力削成者。陋五六尺深二十尺。強左右劉山骨爲階。歷數十級。俾升降。叩首可見。青冥星辰。瞰於其顛。松楸蔽於其舍。魚龍呻於其窟。行者過之。輒黯黯沮喪。雖春之日。如窮燠焉。門鑿自誰氏。圖經不載。又無題名碑誌之屬。人亦靡有知者。予太息靈境之久闕。而先民之績之不杓。諸世也。爰贊之曰。水咽地肺。巖矗月脅。何年鬼工。鑿此石闕。楓櫨秋藹。蘭蘼夏歇。惟有蒼落萬古。不威伊水。讓僻天台。妬奇白日。窈冥疑來。神斐鼻冷。息歎。媛愁欲啼。行人渴止。形慘魂悽。

鐵井贊 并敘

井在淳安縣治西偏。宋紹聖間。邑人汪常開所鑿。政和七年。僧用齊繚以鐵闌。咸同之際。邑被兵。搃其闌。齧焉。泉出石骨。甘冽異諸水。旱亦不枯。予昔年嘗汲之。爰爲之贊曰。

蚩龍張。忽石魚。剝脅伯翳。蝨之。矧以寒鐵。圓月扶夜。幽荇鏡春。酌彼湛碧。臣性說魂。井闌小胸。泉德未虧。鹿盧宛轉。不興散波。

大至文選

諸宗元字貞壯別號大至浙江紹興人往年予與晦聞秋枚巢南亞子天梅石子諸君設國學保存會于滬上徵求藏書至二十餘萬卷貞壯之力居多今者卜居武林以詩文自娛嘯傲湖山真壯遠矣今錄文二首

酒喻

吾越人也。越之鄉。以釀著。輦而鬻之於遠方。則其值倍其味。上北輸於京師。南走於滇粵。蓋吾國國權所及之地。無不知有越酒也。近聞業釀者日稀矣。吾嘗

以其故。叩於鄉人。鄉人輒曰。國人嗜飲者少。故釀業遂銳減。吾初以謂誠然。一日造業酤者而問之。則其所言。有大異所聞於鄉人者。且使吾不能須臾忘其言也。吾聞其言。深貯於腦。不以告國人。則吾終身不忍近杯勺矣。業酤者曰。家世業釀。今改而業酤。言之至可哀也。昔臺灣之爲我國有。其地歲銷越酒。不可以數計。運酒之舟。帆檣相接。獲利亦奇。贏自乙未之歲。臺灣淪於日本。榷酒極重。曩之爲酒商者。相戒不敢趨臺灣。予之釀業遂敗。然匪獨予也。予之鄰亦如是。惟臺灣人之愛祖國者。其餉賓客。仍以越酒爲貴。必輾轉而始能得之一釔之費。價倍於往昔。二與七之比例矣。吾既聞業酤者之所稱述。行市惘惘。不知東西既而奮然曰。吾國之土地。今改隸於他族者。不僅一臺灣也。吾國商業之不振。物產之不盛。不僅一越酒也。同沈憂之襲心。將熟視而無覩。此吾國人不。得不自承其咎也。嗚呼。維持國貨。維持國貨。此非近日之恆言乎。然入五都之市。列廛而充架。什有八九。爲舶來品矣。居一畝之宮。設饌而被服。什有三四。爲

舶來品矣。下至巾襪之微。針釘之細。無一不資於舶來品。以爲飾觀。以爲利用。則在此時。而主維持國貨之說。誠爲急務。惟商品之盛衰。歸墟於社會之風尚。潮流所播。勢不可遏。既不能家喻戶曉。強人以必用國貨。則惟有卽社會之風尚。思所以代易而更張之。其條例甚繁。吾當別著爲論。今先就釀業。一宣吾之耿耿者。夫酒世所稱爲消耗品也。故東西各國。定稅額爲重。然吾聞日本之權酒。加重於廠稅。爲額浮於酒之原值。果運輸於他國。出口無稅。且計值還其原取。廠稅三之一。以獎植之。我國之權酒。產地有稅也。銷場有稅也。通過地有稅也。行愈遠。則徵取愈複。雜愈煩。苛則無怪。釀業日敗。所產日絀。且將舉吾國人。求一醉於東島之麥酒矣。醉鄉本寬。蹙蹙靡騁。吾不禁臨觴涕下。爲越酒哀也。悲夫。臺灣之民。本我之同族也。越酒本我國之特產也。信如業酷者之言。則臺灣之民。飲越酒而甘。飲越酒而苦。必如其不忘祖國也。吾思之。吾願國人之嗜越酒者。一推念於臺灣也。吾今何祝。祝我國日強而已。國烏乎強。惟在平民之

經濟。有以擴張之。興物產。振商業。則平民經濟之根本也。定國稅市稅之性質。斛石畫一。苛細悉罷。則物產興矣。商業振矣。於是而尙憂平民經濟之乏缺。此必無之事也。人有恆言。強國之民好酒。則所謂越酒者。亦必隨政治之能力。瀾漫於大陸。突飛於世界。吾非酒人。如其時有相蹤跡者。亦必於浮白轟飲中求其人矣。

岳廬先生小傳

先生吳氏。名俊卿。字倉碩。浙江安吉縣人。歲壬子壽七十後以字行。嘗自署曰岳廬。曰苦鐵。故海內外識先生者。亦以岳廬與苦鐵稱先生也。曾祖諱芳南。隱居不仕。祖諱淵。父諱辛甲。世父諱開甲。皆舉于鄉。先生遂以文學世其家。然少遭喪亂。初不措意仕進。中歲以一官居吳中。積資勞至直隸州知州。曾任安東縣。一月卽謝去。則先生無意于仕宦可知矣。初先生以篆刻名于世。晚復肆力於書畫。蓋于文藝有篤嗜焉。書則篆法獵碣而略參己意。雖隸真狂草。率以篆

籀之法。出之畫。則以松梅以蘭石。以竹菊及雜卉爲最。著間或作山水。摹佛象。寫人物。大都自闢町畦。獨立門戶。其所宗述。則歸墟于八大山人。大滌子。若金冬心。黃小松。高且園。李復堂。吳讓之。趙悲庵。輩猶驂靳耳。於篆刻。研習爲尤深。所用刀。圓幹而鈍刃。異于常人。用以治印者。分朱布白。結字構體。一本于秦漢印。鈔宗元嘗謂先生治印。當代誠無其匹。卽王元章始創花乳石印。以還。鐫削之妙。能齊于先生者。不數覲也。是以得者爭藏。棄之。先生復耽志于詩歌。奇氣發溢。時以眞樸排稟。勝宗元嘗以擬杜于皇。吳野人論者許爲知言。文不苟作。然其考覈金石。或自爲書畫題記。下筆纏纏數千言。雖工于文者。見輒歎服。蓋先生始居于鄉。旣客海上。官吳下。所與爲師友者。如楊蘋翁。峴任伯年。顧吳瘦綠。山施旭。臣浴升。均甫。補華。譚仲修。獻吳。退樓。雲恪齋。大激。潘鄭齋。祖蔭。胡公壽。公壽之倫。皆爲東南一時之雄彥。相與討論。評隲。故所得爲獨多也。其平昔所服膺者。惟蘋翁與伯年。以書畫師承在二君耳。先生軀短頤頰豐。皙細目而

疏髯。今年逾七十。鬢髮無白者。望之若四十。歲許人自晦。以龔然詞令諧妙。見可喜之客。傾談忘倦。宗元曾戲詰先生。龔以自晦。其有託耶。先生亦笑而頷之。初聘妻章氏。清感豐十年。安吉被兵。與先生母萬夫人。先生之弟妹同及于難。先生每值忌日。感悼不置。後娶施夫人。生丈夫子三。育早殤。涵邁皆儒雅尙學。涵刻印。邁畫山水。亦均有先生風。女子子一。工隸書。壻烏程邱培涵。學農于美利堅。行畢業矣。有孫三人。先生所著岳廬詩四卷。已刊。其未刊者。有若干卷。題畫詩洎雜文銘跋之屬。則編爲別集。又岳廬印存若干卷。

諸宗元曰。吾于歲己酉。在吳下。始見先生于癖斯堂。明日以贈詩來。繼此數數相見。卽相別。無踰三月者。先生嗜吾詩。吾所得于先生者。刻印及書畫。蒐聚可充篋。然其言行醇穆。忘年相友。其有厚于吾者。非常人。所可幾也。先生自言三十始學詩。五十始學畫。積數十年之日力。所成如此。亦云勤矣。我國人通文藝者。固無不知先生。然海外慕先生書畫。輦金以求者。踵相接。近東人且欲乞先

生小傳以傳之。吾用舉所知以著于篇。其他行誼之瑩瑩大者。吾他日更當爲文以貽先生也。

元沖文選

邵庸舒字元沖。浙江紹興人。民國元二年之間。南社同人主持上海報館。筆政者頗多。天民元沖。勉後在民國新聞。右任鴻軒在民立楚儉。亞子叔同一。厂人菊寄塵。鶴雛在太平洋。懷霜布雷亞雲在天鐸。太一季剛在民聲。无生朴存在神州。匪石天仇。少衡在民權。孟碩子實善之義華。與余在中華。民報治事之暇。輒爲詩酒之會。爲極盛之時。今則鴻軒亞雲太一无生子實皆已作古。其他聚散無常。元沖且遠在美洲矣。飄風浮雲能無慨然。今錄文三首。

送陶望潮東遊序

抑之詩曰。荏染柔木。言縉之絲。溫溫恭人。維德之基。蓋言寬柔之人。溫溫然則能爲德之基。猶柔忍之木。既經荏染。而人則被之弦。以爲弓也。吾越於天文。其

星爲牽牛。會稽五洩。天柱之山。峨峨磴磴。鏘鏘唯唯。隆穹盤回。殷起低昂。於其間。曹娥。錢江。鑑湖之水。泓窈者。灑漾者。潢漾者。如盤如帶者。莫不安翔。徐徊。翫乎。瀉瀉。是蓋秉壻者。中正清淑而宜孕育靈氣。陶氏在吾越。稱望族。代多君子。人望潮。尤敦敦慳慳。惻惻而無華。蓋其所受者爲至厚且醇也。予之識望潮也。在丙午歲。同學於浙江高等學校。視其容恂恂然。察其言黯黯然。顧猶未深知望潮也。而望潮亦旋去之日本。民國元年正月。予方與鄧君子贊同在上海逆旅。籌畫北伐事。望潮忽被戎服。佩長劍。峨峨然來臨。大喜。詢所從來。望潮則自言在日本長崎專門醫學校。鄂事起。歸國。從滬軍輾轉金陵之役。又嘗率健兒力尅天保城者也。今亦矢北伐。予更大喜。由是昕夕得相見。顧望潮志愈廣。體愈恭。退然抑然。每若欲然有所不足者。所謂溫溫恭人者。非耶。今國事大定。望潮又欲東渡。畢所業。予惟吾越山川中正清淑。望潮蓋尤秉其醇者。今舉世學術廢絕久矣。望潮此行而克竟所學。則詢足以矯一世之窳敝。而造詣爲無涯。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淡也。於其行也。爲誦子衿之詩。詩曰。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甯不嗣音。望潮其嗣音與。

焦大鵬傳

焦大鵬。字達峯。號鞠蓀。湖南瀏陽人也。生而豪邁不羈。有睥睨一切之概。五歲卽從塾師讀。資穎絕倫。羣兒勿之及。然性殊不樂之。每屆日暮。由塾中出。輒齎集羣兒。編爲兩部。自領其一。指麾戰鬪。偶有所負。亦必奮起再鬪。期必勝而後已。年十四。去私塾。入瀏陽高等小學。湖南在國中。夙爲風氣閉塞之區。惟瀏陽以被譚嗣同。唐才常革命失敗之影響所及。漸興起社會上革命之觀念。君之入校。距嗣同之死也。僅五年。距才常之死也。僅兩年。故學校中人道譚唐事者尤衆。君每聞之。輒怒目推案而起。曰。譚唐已矣。後起之譚唐正多。咄彼滿奴。又惡能盡殺我堂堂男子者。君貌本魁偉。至是益目光炯炯。英氣逼人。儼若以譚唐自任。校中多戲呼之爲譚唐。間有稱之爲俾士麥克訥爾遜者。亦漫應之不。

辭蓋其志已漸見於是矣。然益肆力學業。黽勉精進。大異疇昔。而其踔揚蹈厲之氣亦愈勃發。每于課餘之暇。輒從事於種種運動。如擊球競走。無不超越儕輩。年十八入長沙高等普通學堂遊學預備科。研究東文。進步甚速。甫二三月。卽能譯讀其書。年二十。遂自費東渡。時湖南有禹之謨者。革命黨中之急進者也。乙巳丙午之間。在湘提倡革命甚烈。一時聞風興起者。不知凡幾。君時在高等普通學校。耳其名。心契其言論。遂與禹定交。禹亦極偉君之氣概。深相重倚。凡秘密籌畫必與之。君之東渡也。在丙午五月。至則卽入同盟會。與黃興諸人相聯絡。擬習陸軍。以格於例不果。乃改入東斌學校。丁未同盟會設十部。時有聯絡部。專以聯絡各省黨會爲主旨。遂由該部附設共進會。初發起時。不甚完備。後經多數人議決。改訂章程。另行選舉。君被舉爲調查部長。戊申四月。河口軍起。在東之同志。在錦輝館開雲南獨立大會。到者數千人。當時捐得數千金。遂由黃興爲幹事。組織大森軍事講習會。君入焉。九月共進會組織實行機關。

公舉各省都督。君被舉爲湖南都督。所有旗幟印章。亦由當時議定。被舉諸人先後歸國。分途進行。君於十二月抵漢口。與湖北同志磋商方略。旋還湘。己酉三月來鄂。偕湖北同志組織總機關於漢口。分機關於武昌。惟經濟極絀。勢頗岌岌。會瀏陽布商周海文劉肯堂販運夏布至漢口。因聯絡之入會。並說令出質布疋。得金分配各機關。七月君偕周劉回湘。變名左耀國。運動瀏陽醴陵萍鄉等處會黨。旋回省。會同余華祿楊任鄧恢宇謝伯圭等。在湘垣組織機關部。商定派楊任往常德沅靖一帶。彭邦棟往衡永彬桂一帶。會同周果一吳燮鄭人康柳鵠火等。黃菊初往岳州。會同李琦周四維等。周文斌謝伯圭往寶慶。會同禹骨剛等。分頭聯絡黨人。庚戌三月復至萍鄉醴陵。極力組織。兼事編制。約得千餘人。九月歸長沙。與楊任鄧恢宇余華祿等籌畫常醴辰沅會黨交通事。辛亥二月。譚君人鳳由漢返湘。云三月間同志赴粵舉事。約君在湘響應。旋赴漢口。居機關部。以經濟困難。奔走蕪廣。事未成。而所受之辛苦已極。已而粵事

敗。湖南爭鐵道國有事起。君急回湘。謀舉事。亦不果。五月復在湘垣組織體育社。作爲秘密機關。又與陳作新竭力運動新軍及巡防各營。七八月間。一切布置均已就緒。八月十九。鄂軍起。君急部署一切。擬於二十八日應之。以清撫余誠格防軍統領黃忠浩已稍稍聞耗。防範頗嚴。是日遂不果舉。然其時鄂以孤軍支拄。各省互存觀望。其勢危甚。黃忠浩又擬調省外巡防各隊。進擊鄂軍。君憤然曰。中國存亡在此一舉。死生以之。猶豫奚爲者。遂於九月朔日。自領軍撲小吳門。令陳作新撲北門。時守城軍士已均經聯絡。遂開門放入。城外新軍直赴軍械局。獲得槍械子彈。乃合趨撫署。黃忠浩適與余誠格會議。因黃忠浩反對最力。遂僇之。又勸業道曾綬若。營務處王毓江。長沙縣沈瀛。均以犯順伏誅。九月二日。軍學各界大會於諮議局。君以殊功。被舉爲都督。陳作新副之。君力辭不獲。遂允暫任。時清軍大至鄂。武昌將不支。君急發四十九標赴援。並擬續發五十標。與巡防舊軍。更番迭戰。而急練舊日所聯合各民黨。以爲守兵。更擬

銳志援鄂。領軍北上。復大會辭職。衆仍不可。初七日。更出示宣言告退。各界又派代表相堅留。君不得已。遂孳孳仍圖遣援師。飭治庶政。湖南某黨者。君主立憲派也。君始舉義。某黨欲依附之。以圖功名。顧心嫉君功高。又慮小人不見容於君子。遂密議殺君。煽惑軍士。謂君領鄂餉數十萬。私爲己有。并謂君早爲他人所殺。今非本人。遍布流言。已又聞鄂軍屢不勝。謀殺君之心益急。以冀邀功於滿廷。初九日。開祕密會於求忠學堂。議遂決。初十日午後。某黨詭稱和豐公司。有兵騷擾事。給副都督陳作新出城彈壓。而殺之於北門。旋督軍一隊。自小吳門直抵軍政府。佯爲備物犒軍者。誘君出而殺之。君旣死。人民大驚擾。若逢敵軍。夜間巷哭者。往往有所聞云。

邵元冲曰。鄂省創義。使無湘省繼起援助之。今日猶無民國也。乃焦君卒。因是而被殺也。哀哉。焦君初受任省垣。帖然居民。獻牛酒以犒師者。絡繹道途。間爆竹聲徹宵。不絕其死也。人民紛紛遷避。若逢大敵相聚。哀號若喪所親。焦君之

得民何其深也。邵元冲又曰：余聞焦君已西歲之在鄂也。十月間，僅御單衣一襲，不得已至擁被以取溫。庚戌五月，與弟達人黃震華在醴陵，三人至，共有汗衫一領，不得同時出。焦君之處境，又何其窮也！功成而不得自全，其軀悲夫。

宋鈍初先生誄 并敘

民國二年三月二十日。宋鈍初先生在滬甯車站爲奸人所狙擊。二十一日晚四時四十八分創劇卒於滬寧車站醫院。嗚呼！正道銷熄，稜氣覆天，淫噎朝飛，衆芳蕪穢。遂令先生罹此鞠兇。嗚呼！先生清懿之操，貞毅之行，疏附後先，劬勞邦事，彌艱歷辛，神骸槁瘁，蝮蛇藜藿，鱣鯨橫江，飛駟食肉，凌恣激揚，迷於私圖，務鋤鉅本，遂令先生傾此大命。嗚呼！先生握瑾懷瑜，融和含冲，前此數祀，虜政未殄，發爲閔辭，如挺擊堅，邦人靡然大誼，以彰漢水一飛，義幟羣張，河嶽重清，民氣乃揚，微夫人力，孰倚孰仗，嗚呼！先生民政初基，萬方倣擾，戈森戟發，如沸如蟾，惟我先生憫此哀恫，蕉萃長途，奔馳驛道，衆乃釋然，矇矓以銷，嗚呼！先生

癡癡在抱。慥慥萌生。紆經申圖。勲勲以營。大制不割。明德莫彰。宵人乘間。殲此元良。嗚呼哀哉。陰霾慘冽。晝日曛黃。靈駕飛龍。亶其上昇。邦人搶攘。涕泗滂沱。念此灑涕。欷歔咨嗟。爰爲辭以誄之曰。

翳先生之諒直兮。洵光明而耿介。又和抱之堅貞兮。被黔黎以渥洽。志蹇蹇而靡他兮。誓盡瘁以爲美政。情湛湛而欲申兮。思繼業乎隆治。之清塵數袴。節與端操兮。當代攸其莫並。又重仁而襲義兮。式正質兮。懷清方。謂先生紆其所踐履兮。就穆然而匡我萌孽之初。政媿隆。哲美兮。步武佛民。何昊天之不弔兮。姦宄橫集。狐狸嶽嶽兮。止鴞萃棘。獠貉踴揚兮。麒麟顛蹶。愛恫先生兮。破珠毀璞。腰摧腹陷兮。肝腸以裂。靈魂黜兮。大命以絕。嗚呼先生而既逝兮。羣生夫又何恃。水深火烈兮。巨燹要路。瞻念前途兮。靡所適。至撫景徘徊兮。涕浪浪以陳詞。

布雷文選

陳訓恩字布雷浙江慈谿人今錄文三首

與柳亞子書

亞子足下。損書具悉。太平洋文藝。自足下歸里。得寄塵代主其事。殊深快慰。惟此後春航絕技。少一枝健筆掄揚矣。讀天梅酒話。知大爲毛韻珂抱不平。狂奴醉態。白眼睨天。自是此君本色。然弟竊有言。韻珂品藝雙絕。固自滄伶翹楚。但不可與春航相提並論。春航天才英邁。無往匪宜。充其程限。豈僅僅名優兩字。足以盡之。足下覆書。與天梅斷斷致辨。於毛馮兩人色藝。剖析微茫。弟則謂梅痕菊影。無待裁量。閨苑琪葩。寧與人間花草等量齊列耶。必欲儕春航於韻珂。縱極推揚。已嫌唐突矣。弟嘗悲春航不幸。浮沈伶界。至與一般優孟。以聲容擢步。並受僉父俗子之評隲。不謂足下自命爲箇郎知己。亦復有此疏略之舉也。弟傾倒春航。已非一日。向未嘗爲足下言。卽足下亦不之知。然硜硜鄙抱。竊自量度。以爲如春航者。實一切有耳目衆生。所宜共憐共賞。間有少數。或致微辭。特一時視聽。有所蔽耳。非果酸醜。遂有異嗜也。偶因所觸。率布胸臆。書成自讀。

乃不覺其言之狂。止齋一厂。素稱同調。請以質之。謂何如也。劍華來書。纏繞千言。知投止南荒。興復不淺。一時瑜亮。並世梅村。刺取兩語。綴成一聯。讀之。便成三絕矣。足下與杏佛書。以北京報案。比之探春擊王善保家。可稱妙喻。今之言論界。龐雜已甚。令人歎息痛恨。定公有言。童孫囂諱。祝壽者之無遽死矣。弟則謂以心力交瘁之身。廁蚊蚋薨薨之世。雖欲無死。其可得耶。足下避囂里居。計亦復佳。幸假片暇。報我近况。無忌公子。想復無恙。欲言不盡。

與柳亞子書

亞子足下。久不通問。維動定如何。頗用爲念。連日春雲層疊。若助愁吟。不知足下追悼亞雲。揮幾許傷逝之淚。弟旣痛死友。復哭女嬈。神昏志替。不類爲人。偶思作書問。馳訊朋舊。而提筆屢止。輒不覺奇淚琅琅。洒滿襟袖。蓋胸腹空際。已爲愁緒千絲。縈繞殆滿。更無餘地。容他感想。問嘗自念。下走此際。藉能攝魂離殼。飛就亞子。月黑楓青。恐亞子不信。布雷尙在人世。咄咄書空。嗚嗚雪涕。嗟乎。

亞子。令北海之言。而信此子。合以憂死矣。昨作一書。寄山陰沈劍儂。稍寫日內幽憂之况。茲錄寄一通。亞子讀此。當知下走近日心境爲何如也。亞子爲亞雲作傳。情文周摯。真能傳亞雲之爲人。三復感喟。嘆未曾有。弟雖不敏。亦將打疊幽懷。繼作一首。縱未足增益亞雲。亦爲我二人交情。留天壤間一段傷心之紀念。嗟乎亞子。逝者已矣。昂藏七尺。蛻此塵寰。愉快微名。方期速朽。而臨風雪涕。結習未忘。獨有後死。最難爲情耳。吾子秉性肫竺。動際困窮。悠悠鄰笛。未忘山陽。脈脈哀潮。又咽練浦。殘月曉風。微吟低唱。懸知此際傷心。未易一一爲外人道也。惟愛惜景光。慎時自保。不盡縷縷。

報沈劍儂書

劍儂足下。去臘辱手畢。未報爲歉。弟以陰曆年假暫返里居。息景敝廬。略無佳况。歲暮風雪。彌懷舊雨。方俟新歲。稍修書問。而天降喪難。蹇遭骨肉。弱弟之墓草方滋。女嬃之兇問又至。姊氏希則女士。長弟二載。幼習詩書。稍解諷詠。君所

知也。自先母見背以來。家政鉅細。匪所不操。在弱之身。積以勞瘁。墜心喪志。戚戚靡歡。遂爾疾。疾嬰身。幽憂爲抱。方於去秋。言歸馮君木先生爲繼配。私謂得儷才人。沒齒無恨。而結帨未久。舊患轉劇。牀蓐淹綿。困頓滋甚。今正八日。力疾歸甯。病陷膏肓。醫窮扁鵲。竟於元夕。溘逝母家。嗚呼痛哉。命擬秋羅。壽同朝露。凡在行路。聞之輿哀。矧在弟晁。何以堪此。劍儂試思。折翼截指。甯逾斯恫。弟自經此厄。腸斷心灰。極目愴懷。都非人世。何期禍水滔天。波迴浪疊。鄒子亞雲。復以嘔血吳門。一棺旅死。荒荒淚海。已涸枯源。漠漠陰雲。又釀新痛。嗟乎。劍儂人孰無情。疇能遣此弟與亞雲。不通聞問。已逾三月。今正得其手書。言襄理選舉。偶嬰小極。弟與甬上諸同志。均謂亞雲以不徇流俗之人。處此長詬叢尤之地。用違其適。致病之由。然固勿謂灼灼春華。竟此先謝。嗟乎。劍儂生爲文人。例受天厄。藝芳蘭於蕭艾之叢。遂威鳳與雞鶩爲伍。才命相妨。甯有生理。來書致慨。於天饗之酷。抑何持詣之平耶。所可痛者。亞雲連年奔走未畢。昏娶戛戛。衰宗

猶虛似續。棲弱弟久困風塵。此則觸念愴懷。彌令後死者灑無窮之涕耳。亞雲死後。柳亞子爲撰一傳。登諸民立報上。南社諸子更爲搜集遺著。寄載斯報。兩間泥爪。僅托空文。編撰流傳。責在後死。亞雲與君締交夙昔。縞紵之誼。不同尋常。寫悼抒哀。宜有佳撰。脫稿之日。幸以見示。年來朋儕益復凋落。同郡處梅洲去臘客死滬上。杭州金步瀛亦以今歲疾歿於家。兩月之間。三喪吾友。徐陳應劉一時俱逝。視天夢夢如何可言。陳散原詩云。世患令人老。餘生能幾哭。咄咄劍儂。此際况味。甯堪爲外人道耶。春寒尙厲。萬萬自愛。勉攝病軀。以慰朋舊。臨書氣咽。不盡欲宣。

芷畦文選

周斌字芷畦。浙江嘉善人。喜飲酒。詩才敏捷。近疊因字韻至百四十餘首之多。頃錄數首示余。愧未能和也。今錄文五首。

柳溪竹枝詞自序

古竹枝歌起于巴蜀。半男女言情之作。唐劉白仿之。元楊薛踵之。清朱十權歌。尤膾炙人口。後有和者。動輒百詠。考證非不詳明。搜羅非不宏富。而迹近懷古述懷。風調稍遜。然藉以記風土。談故事。亦甚得也。柳溪俗尙吳趨。元明以來。名人輩出。異聞軼事。猶有存者。自邑志不詳。流風幾闕。春雨無俚。就野乘之。筍記。父老之傳聞。舔墨直書。雜拉成百首。語無詮次。非敢比擬風騷。聊付牧童漁子。擊筑時助。一烏烏爾。乙卯暮春。汾南漁俠周斌誌于柳溪之妙員軒。

十眉神傷集序

昔高江村悼亡集。唐人詩句三百餘首。名獨且集。竹垞序之曰。古人之所言。有先後人之所欲言而言之者。取其材用之。可以不竭。善詩者。集句以爲詩。皆工乎言情者也。夫詩以言情。竹垞豈不知之。而必以集句爲工者。何哉。蓋夫婦情之正。詩固道性情者也。悼亡則傷矣。何情之足言。乃哀情之作。而必自玩其情。其傷情也。實甚。關雎哀而不傷。其旨侷乎遠矣。予戚友余子十眉。於其配胡女。

士沒。仿冒集民憶語。並集龔定菴詩句二十絕。成神傷集一卷。索序於予。且語予曰。昔人謂元微之遺悲懷三首。古今悼亡詩。不能出此範圍。予深躓其說。集中雖有悲不自勝之懷。而却守述而不作之義。然耶否耶。予以余子此言。深合江村悼亡詩之微意。爰本竹垞序意而爲之序。余子儻許我乎。丙辰春仲汾南漁俠周斌序於柳溪之妙員軒。

茗香館印商小序

昔者成周銘鼓蔚成。大文柏寢。辨器侈爲神識。篆刻之學。由來尙已。迺自刻鵠妙譬。伏波所誡。蝸蟲小技。子雲不爲。遂使雪泥已消。風流頓歇。削竹者垂垂將盡。抱槧者悒悒不歡。茗香館主愀焉憫之。涉獵說文。研求撫印。中郎鳥篆。逼肖其真。安道鷄碑。羣驚其妙。出其詩書之緒。餘宜與金石而壽。世下走呢古心。憲嚶鳴友聲。固當珍斯清閼。廣爲揄揚。屈到嗜芰。相餉同好。山谷畫竹。爭獻題詞。庶幾中籀之字。歷劫難磨。孫卿所佩。希世足寶。生筆上花。輸君入夢。送詩鳴序。

愧予不文。毋墜古歡。斯為惶引。

水村第五圖記

予家自丙申遷齊湖。濱之汾南草堂。出門不數十武。即小雲臺。俯臨分湖。蘆葦蕭颯。煙水蒼茫。遠山幾疊。隱約如畫。朝夕憑眺。竊歎賀監鑑湖摩詰。輞川風景。當不是過也。昔錢德鈞隱居于此。趙王孫為寫水村圖。詳搆李詩繫魏禹平繼之。成

二圖。一徐虹亭繪。一李南溟繪。見居易錄降而至郭頻伽所作。已為第四圖矣。見靈芬館

初集風流代謝。水村第五圖。迄無人步武焉。予心焉慕之。柳溪竹枝句云。擬將終

老煙波意。寫出水村第五圖。蓋本斯意。嗟乎。寤歌槃阿。行吟澤畔。士君子身。丁世變。遁跡菰蒲。借畫圖以舒蘊結。其心大可哀矣。其事亦足多也。至友孫君彥儕。陳君菊如。並妙丹青。循予竹枝句意。各繪一圖。來爰仿楚儂弔夢亞子舊隱例。遍徵題詠。葉楚儂有分湖弔夢圖。柳亞子有分湖舊隱圖。遍徵題詠。並見南社海內同好。其許我乎。是為記。

張頌時傳

張君頌時。名慶澄。魏塘柳溪人也。其先祖絨堂。風誼詳邑乘。君誓繼其志。讀書入邑庠。卽棄之曰。丈夫當立不世業。豈沾沾于咕嗶中哉。顧性戇直。慕郭翁伯之爲人。遇鄉里不平事。輒挺身排解。親友諫之勿聽也。時景教盛行內地。里中不肖。鱣附以魚肉良懦。君屢撻其鋒。不肖不得逞。銜之刺骨。借端飾毀教狀。慫恿司鐸。將興大獄。閤鄉惶駭。君奮然曰。張某豈累人者耶。詣縣自首。幸邑令廉得其情。事遂中寢。而君名亦自此遠矣。禾郡褚君輔成。聞君名。與訂爲密友。君遂與遠近志士。交相結納。會禁烟令下。君瞿然起曰。強種保國。此其時矣。聯絡各鄉。組織禁烟會。旋被舉爲閤縣總董。忍怨耐勞。苦心籌畫。雖屢生阻力。而君不爲撓。浙省禁烟成績。善邑爲冠。僉謂非君之力不及此。然賢者德君由此。不肖者怨君亦由此也。辛亥水災。君方與邑令籌救荒策。而羣不肖。聳誘鄉愚。與君爲難。幾瀕于危。後鄉民知傷君。曰誤矣。誤矣。爭自投獄。而君轉言于邑令。盡釋之。武漢起義。君方養病禾中。力疾游說軍界。杭城光復。而禾郡亦白旗豎矣。

論功推參謀。兼管財政。多方贊畫。軍民安輯。軍府撤。嘉禾嘉善爭荐參事。一時傳爲美談。君卒以梓桑義務就善邑。方與都人士籌議革漕。而積勞病發。壬子春正月三日。君疾革。槌床呼荷荷曰。丈夫何遽死耶。言畢而逝。年祇四十有三。遺一子景棫。年纔十餘齡。而崛強饒有父風。四方志士爲之開追悼會于柳溪之正誼學校。一時素車白馬。絮酒花環。絡繹奔赴。途爲之塞。而予適代表萬國禁煙會赴都。不克束芻一奠。望風憑吊。心實歉然。然聞君臨終時。囑其子曰。芷畦知予深。傳非此人莫屬。今其子持狀乞傳于予。爰亟爲之傳。

分南漁俠曰。予在魏塘時。與沈君守瓶許君圃仁及君爲同志。而君又同里同學。交尤縝密。杯酒英雄。抵掌時局。歷歷在目。曾幾何時。沈君以難亡。許君以疾卒。而君又相繼而逝世。鍛羽歸來。神傷歎逝。蒼蒼者何奪予友之速耶。雖然。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設張君寂寂無聞。卽老死。闕下不過與蟲鳥草木泯焉沒焉已耳。乃等死焉。閤郡軍民同聲悲悼。海內志士想像流風。分湖之濱。數百年。

後猶有知張君其人者。斯又握筆者所破涕爲笑者矣。
道非文選

沈礪字勉後號道非浙江嘉善人今錄文八首

南村遺集序

六經者文字之溟渤。周秦諸子其尾閭也。遷史班書猶江河其他。諸史則爲支流。其下者則支流之分歧者耳。漢魏六朝唐宋大家之作爲湖爲淮爲漢其他名家則爲支流。其下者則支流之分歧者耳。故言乎至文當首六經。無有能越之者。猶水必朝宗溟渤也。如執方隅之見篤守一家言。謂爲正軌。視外此者爲附庸。爲下駟。不復識天下之大。雖世風所趨。時而若是不值。君子一晒焉。宗派之說始自有宋。如明之茶陵七子公安竟陵。清之桐城陽湖。莫不張文幟以招天下。而出主入奴。隨者附知者。莫不曰吾某氏之徒也。黃茆白葦一望皆同。溺而忘返者。多於牛毛矣。夫水不擇地而流。隨在而都有偶焉。得溲井而曰是水。

可用汲強天下之渴者就之寧得謂之通論乎雖然學風些窳始於一二人而波及於多人及於今茲其弊愈甚東瀛之學乘機屢入蕪陋庸雜更逾曩昔而末學鯁生便之以爲斯文之在是涿蹄拗水目賞神怡澗沼猶不之見遑言溟渤哉小雅廢而四夷侵吾爲之恫焉今得南村文而讀之余懷爲之稍稍慰南村姓黃氏金匱人清乾隆辛丑舉於鄉著作等身與浦二田先生有親爲後進交甚篤時以學藝相切磋上下議論遠近俊秀出其門者甚衆南村之文莊以肅和以幽無喧呶獷厲之氣俛仰自得怡然曠然不屑依傍人門戶自成一家言讀其文揣其人意者爲樂道深思之君子歟顧南村之文猶平湖曲澗也其大者將放之於江河朝宗於溟渤人能得其意境近世之痼疾不待鍼砭而瘳乎南村六世孫鍼學於余奉其尊人佑之先生之命來求序不獲辭遂略貢所見如此南村諱曰文子翼亭著作經兵燹後都不存僅存是寥寥數十篇茲爲序

變雅樓三十年詩徵序

以無窮之事業寄諸有涯之身當仁不讓吾曹所能勉也至蹙蹙靡騁萬念俱灰而耿耿者使之下臍卒有未能既與斯世齟齬更不甘爲枉尺直尋之輩則夫此時之日月至無聊至難遣也雖曰東陵種瓜南陽抱膝自尋閒境雅足娛懷而究之與自了漢奚異卽或拊髀太息作死灰中一豪實則何裨當世毫末哉予自隱遯以來歌也有思哭也有懷彌覺此身之贅或至忘寢廢食大類病狂時而駕言出遊動至經旬興盡而返不怡者猶夙昔也甚哉無聊之日月爲難遣也高子天梅所處之境與予同獨能無聊之中選三十年詩徵悠悠日月不使蹉跎世道人心于斯稍繫誠善自遣者也天梅工吟咏挾有幽并堅勁氣句奇辭正讀之足以起頑立懦今其所選雖未之寓目當本夫素日作詩之志網羅洸汰存液削膚其旨嚴以深其聲弘而遠可于意想得之憶自清之季世庸妄鉅子數輩略知麤抹謬據壇坫創爲柔媚無骨之體自詡瓣香宋代論其

風。格。尚。不。逮。江。湖。四。靈。竟。陵。公。安。而。耳。食。者。宗。之。依。草。附。木。益。熾。其。狂。燄。靡。靡。之。音。遍。國。內。識。者。知。爲。胡。運。將。終。之。證。今。也。若。曹。昭。昭。墮。行。覲。顏。貳。臣。播。毒。未。艾。在。其。人。當。投。畀。有。北。在。其。詩。當。擲。付。濁。流。天。梅。于。此。凡。是。類。篇。什。其。悉。數。屏。而。不。錄。乎。抑。存。千。萬。于。一。二。以。徵。亡。國。之。聲。乎。殊。恨。未。讀。宏。編。以。祛。皇。惑。予。旣。美。天。梅。自。遣。之。善。更。望。迅。付。劓。劓。氏。俾。得。正。四。始。昌。元。音。拯。汨。沒。之。人。心。返。崦。嵫。之。殘。日。而。予。也。一。編。在。手。百。回。不。厭。無。聊。之。日。月。當。亦。憑。茲。以。自。遣。焉。是。爲。序。

帆影樓記

嗣大父香谷公洪楊時由楓涇移家金山之呂巷。余總卅之年居之。安且適焉。弱冠以後。橐筆四方。蓬飄萍泊。歷十五稔。中間三度遷滬上。兩度遷茸城。歲癸丑。復遷金邑。居朱涇縣署在焉。距呂巷舊居。十有二里。賃室凡六楹。樓居其半。遂却掃東偏之樓。爲讀書偃息之所。後臨曠野。可憑眺樹木之巔。露風帆咫尺。

往來如梭擲日數數見之。蓋地當小泖濱也。黃浦蛟螭西南流百里勢稍殺水陡窄遂入小泖小泖如半弓包絡朱涇西北二隅爲江浙間舟行孔道之一余乃以帆影名樓有取夫習見也或謂非子之樓而子爲之名母乃謬乎不知人之生寄焉耳兩間之物孰爲我有哉二十四姓之爭烈矣劇矣今其人與物皆盪爲飄風何復有寸土之存况此區區者必曰吾有之吾名之而果能永永存之者耶且名亦何常之有山之高水之長古人豈必有之而爲之名者比比矣當其名之之時何嘗曰某山我有也某水我有也亦何嘗曰某山某水當以我名始傳也不過以意名之而已其傳何欣不傳何戚其間甯有希冀哉余之名是樓亦若斯耳名在我人莫得沮之傳在人我何所羨之倦鳥不擇林姑戢翼而鳴焉雪泥鴻爪聊樂吾員夫帆隨風而馳南北無定踪不少瞬翩然逝矣所未逝者想像中之影耳帆不一帆影不一影此帆彼影不能卒剖始於想像終於不勝想像不幾神爲之疲矣乎而余之想像乃去紛絕歧約而爲一蓋登是

樓也。頻年飄泊江湖之情。於此稍稍息。生平乘風破浪之志。於此稍稍寄。此昔此影洵足動余無窮之想像也。若夫幼安之樓。哀以思元龍之樓。豪而壯吾於此樓。蓋兼之矣。是爲記。

友耕軒記

昔之務農者。流鄉里。同井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親愛不啻家人骨肉。然一痛一癢。未忍漠視於其間。俗尙醇厚。洵可風焉。故當衰周干戈擾攘之時。弱之肉強之食。世道或幾乎息。而世之賢者如荷簣丈人。長沮桀溺之流。韜光匿采。各以是途爲歸。放乎物外。翛然以怡。以葆其天真。楊子雲曰。鴻飛冥冥。弋人何篡焉。鷓明遴集。食其絜者矣。殆庶幾乎。皖南吳君。先世賈吳。遂家焉。君之父輟業不事。頗事文史。插架千百卷。有奇。君益增購三之二。築傍室爲庋藏之所。名之曰友耕軒。因其友某求文爲記。夫吳君非耕者也。尙友不乏士大夫也。乃舍士大夫不友。獨有取乎耕者。其意何居。蓋今所謂士大夫者。吾略能言之矣。當其

未。得。志。也。徧。徧。朋。舊。間。一。觴。一。詠。言。笑。言。歡。亦。嘗。廁。乎。風。雅。之。林。以。致。其。濩。落。不。平。之。概。甚。或。指。天。日。爲。盟。以。道。義。相。許。意。爲。薄。雲。霄。肺。肝。可。傾。示。死。生。患。難。似。可。不。渝。厥。志。曾。幾。何。時。一。龍。一。蛇。升。沈。異。况。而。車。笠。之。盟。寒。矣。彼。以。承。顏。悅。色。者。有。人。供。奉。使。令。者。有。人。通。財。賄。劑。盈。虛。者。又。有。人。何。需。乎。朋。舊。爲。卽。或。傾。心。結。納。慷。慨。論。交。類。皆。要。津。當。道。聲。勢。傾。一。時。者。與。之。上。下。議。論。可。以。取。容。悅。聯。指。臂。固。根。株。驕。妻。子。是。又。何。藉。夫。貧。賤。之。交。哉。故。其。取。友。在。彼。不。在。此。時。而。邂逅。故。舊。席。次。一。二。語。勉。爲。周。旋。無。非。隱。拒。其。干。求。深。慮。其。稱。貸。也。嶄。峻。其。色。凝。重。其。言。使。人。望。望。然。去。之。而。已。憐。范。叔。之。寒。而。贈。以。綈。袍。其。誼。猶。爲。近。古。不。能。衡。諸。晚。近。時。矣。公。孫。弘。曰。甯。逢。惡。賓。毋。逢。故。人。世。態。宜。爾。要。不。足。怪。耕。者。惟。魯。其。性。疏。麓。其。情。吐。屬。鄙。野。不。知。詩。書。爲。何。物。宜。若。不。足。取。者。獨。其。爲。人。謀。可。期。以。忠。與。之。約。可。期。以。信。就。之。談。稼。穡。問。桑。麻。則。津。津。樂。道。委。曲。詳。盡。盎。然。無。情。容。機。心。悉。泯。主。客。兩。忘。朴。乎。質。乎。三。代。之。直。乎。吳。君。有。取。乎。耕。者。殆。以。此。歟。

况耕之中。大有人在。在耕歷山者。聖王也。耕莘野。耕南陽者。聖賢而相者也。卽輟耕太息者。亦不可一世之傑也。吳君於此物色之得而締交之勝於友士大夫者。遠矣。余也將踵君後。芒鞋短褐。徜徉夫隴畝。以歌伐木之首章。

分湖舊隱圖記

神皋。葱鬱一濬于羶腥。再盜于臬桀。世無桃源地。鮮本穴風景。不殊奚堪。舉目歌卽碩鼠。求樂郊而遍地。迷陽動則傷足。眇焉之身。將安從而得所。然不堪托足者。時爲之也。不忘桑梓者。情爲之也。時或俶擾而情不能爲之。移者充乎愛之心。致之也。故君子必愛其鄉。此亞子分湖舊隱圖之所由作乎。亞子先世君吳江分湖之濱。其尊公鈍齋先生。以萑苻不靖。始徙居梨華里。時亞子年才舞勺耳。顧亞子不忘分湖。十餘年如一日。至于繪爲圖。作爲記。追維慨慕。若不勝情甚哉。亞子之愛分湖也。梨華里距分湖不數十里。一葦杭之朝夕。可往復而亞子思之不已。非愛分湖也。愛故鄉耳。夫以一故鄉之遷徙事至微也。其遷徙

不。出。邑。境。地。至。邇。也。至。微。至。邇。猶。戀。戀。不。忍。釋。况。其。大。焉。者。乎。蓋。亞。子。布。衣。愛。國。之。心。溢。諸。言。見。諸。吟。咏。形。諸。夢。寐。愛。之。深。斯。憂。之。至。耳。人。未。有。不。愛。其。鄉。而。能。愛。國。者。也。世。固。有。善。言。愛。國。者。矣。固。有。嘗。導。人。以。愛。國。者。矣。乃。卽。其。言。以。觀。其。行。能。實。踐。者。良。鮮。居。羌。胡。之。庭。則。羶。裘。亦。宗。祖。處。新。魏。之。朝。則。莽。操。亦。聖。明。或。謳。歌。堯。或。謳。歌。舜。一。人。之。身。乍。陰。而。乍。陽。後。先。分。數。楸。一。視。勢。利。爲。轉。移。以。此。言。愛。凡。夫。力。足。以。榮。寵。彼。者。當。無。不。戴。之。如。重。儻。之。于。豪。門。耳。茫。茫。禹。域。爲。若。輩。充。塞。殆。盡。繫。可。嘆。也。夫。孔。子。去。魯。則。曰。遲。遲。吾。行。漢。高。祖。過。沛。則。曰。吾。雖。都。關。中。萬。歲。後。魂。魄。猶。樂。思。沛。此。愛。其。鄉。者。也。其。爲。人。何。如。哉。昌。黎。謂。中。世。士。大。夫。以。宦。爲。家。承。祚。記。安。樂。公。樂。不。思。蜀。此。不。愛。其。鄉。者。也。其。爲。人。何。如。哉。夫。愛。鄉。與。不。愛。鄉。人。品。判。焉。世。運。隆。污。繫。焉。君。子。兢兢。于。是。宜。也。慨。予。十。餘。年。來。身。如。轉。蓬。或。一。歲。而。再。徙。或。一。地。而。數。遷。凡。兒。時。竹。馬。之。場。釣。遊。之。地。歲。曾。不。得。一。顧。洄。溯。從。之。能。無。惘。惘。今。觀。亞。子。之。圖。之。記。滋。益。惡。矣。是。爲。記。

分湖舊隱圖後記

亞子分湖舊隱圖。予既已爲之記矣。越五日。覺前所書者。有所未盡。故爲之後記。予自謂具湖海之志。蓬飄絮泊。恆不以爲苦。雖家近泖峯。宜知野趣。然有生以還。實未嘗一領江村之樂。自避地柘湖。闌陽而郊陰。日處帆影樓中。暇則啓北牕。凭闌而矚。凡夫麥隴。秧田清漪。綠樹村煙。漁網沙鳥。風帆無不歷歷在目。景色宜人。而九峯邈迤。排闥送青。更足怡神志而樂晨夕。誠哉鄉居之適也。夫柘湖彈丸之壤。夙無名勝。爲逸士騷人所著錄。猶且樂之如是。况夫分湖汪洋浩淼。煙波千頃。環湖之濱。有若吳長興伯之舊壘。徐侯齋之故廬。葉小鸞之香冢。凡諸可流連感嘆。憑吊歛獻之地。遊屐所涉。隨在都是。宜乎亞子之不能忘情於其地也。予之獲交亞子也。在同川。至同川。當先取道分湖。猶憶其時扁舟泛巨浸中。推篷四顧。以爲是間湖水明秀。當鍾毓異人。今其庶幾。猶有人在。意者可日暮遇之乎。而果得亞子。亞子亦以肝膽許予。吾兩人者。邂逅如故。激昂

抵掌論當世事，謂旋乾轉坤反掌耳。今垂垂十五稔矣，其間世連之離合，陵谷之變遷，離奇俶詭，不易殫窮予也。四方靡騁息影窮陬，亞子亦伏處梨華里中，杜門不出，追念疇昔，能無愴懷？且日月不居，湖流如故，吾儕昔時赤手屠鯨之氣，今變而爲白衣變徵之聲，則亞子之懷舊也，豈徒分湖爲然，殆藉分湖以概其餘乎？抑作是圖者爲陸生子美，其人美秀而文，亞子亟稱之，予渴欲一見，未得其適，而生已溘然逝矣。則亞子展是圖也不特懷舊隱抑將慟黃壚矣，是又大可慨也。沈礪後記。

越中三先生傳

道非曰：越中徐錫麟烈士，余未見其人。若秋女俠瑾、陶烈士成章，固嘗與之友矣。其人爲不世出之人，其行事皆磊磊落落，馳日星而上，而乃星聯珠萃一地，挺生何越之多偉傑耶！今茲探討蠹簡，網羅軼聞，得明末王玄趾等三先生殉國事，始知忠義之氣鬱久必發，有前人椎心泣血，伸大節於千古者，卽有後人

下二冊書卷
之殫心竭慮垂偉業於無窮也彼二烈士一女俠者實三先生之化身而三先生者亦無非烈士女俠之模範惟人心未死斯胡運告終三先生之有造於烈士女俠者多矣作越中三先生傳

王毓著字玄趾會稽諸生受業叢山之門著尙氣節矜然諾時時放達博塞擊踰與優人促席操秦箏鳴鳴而謳叢山之門人咸側目謂非其徒毓著不顧也天啓中鄉人有黨逆闖者勢甚熾毓著怒跳身而逐諸途其人語人曰某得罪朝廷不得罪于非門非戶之秀才聞者笑之黃漳浦奉命祠宋六陵至會稽聞其名欲一見遇于鑑湖毓著方掉小舟與優童度曲亂葦間刺舟而去終不與見漳浦爲之悵然乙酉夏杭州陷邑中無賴謔生羣議犒師毓著憤甚榜其門曰不降者會稽王毓著也衆懼禍陰去其榜聞叢山舉義大喜越數日不就乃上書曰門生毓著已得死所願先生早自裁無爲王炎午所弔又作憤時致命篇揭于宋唐義士玉潛祠壁其文略曰羣姦誤國廟社淪胥憤懷事變恨不手

斬賊臣之頭。慟惜時艱。且思生食叛人之肉。養兵十載。大帥惟識奔逃。積粟千倉。墨吏半私囊。橐又云。冠裳世祿之家。營窟以待僞朝。郡邑涖事之長。收圖以修降表。追呼犒迎之費。盡屬青衿供奉。夷狄之牌。遍傳黔首。文非飾過。則曰。誓屈必伸。當效會稽之辱。忍恥苟全。且謂長往不返。駕言東海之逃。又云。號呼莫聞。痛哭無路。用殉蛟腹。愧彼鼠心。古稱五死何若。捐軀赴義之可樂。壽止百年。保無疾病。水火之殺人。惟茲清流碧水之中。正是明倫受命之地。鬼如不厲。爲訪三閭之蹤。魂果有靈。當逐伍胥之怒。真能雪恥。自任願激發于光天。倘或同志不孤。敬相招于冥土。其友趙廣生過之。毓著問曰。子意若何。對曰。無何也不有淵明處士例乎。毓著曰。噫。何言之易也。吾與若皆聲氣中人。久則難持。不若速死之爲得也。乃招其素所與知者。令伶人攜樂器至。呈藝競歡。酒酣而罷。卽持具出門。正衣冠。自投柳橋下死。時六月十二日也。叢山臨終。歎曰。吾二十年講學。僅得一玄趾而已。

潘集字子翔。與毓著同邑。性嗜酒。家貧。不數得時。從友人索飲。既醉。或歌。或泣。人皆以狂。少年目之。聞清兵將至。自誓必死。家人曰。江南甚大。殉國寥寥。一布衣耳。何死爲。集曰。蘇州之役。吾王父母俱死於虜。吾三奔喪。竟不得一骸骨。今覩顏求生。甘戴韃鞬。爲君將。何以對先人。地下聞毓著死。爲文哭之。其詞略曰。自古國運靡定。所賴忠。蓋壯河山。至今壯士胡爲徒。令儒生經溝瀆。念太祖三百年養士之恩。竟同豢豕。思先帝十七載作人之德。無異饑鷹。又云。惟我王子。氣吞江浪。質冽寒泉。魂遊故國。羞爲他作嫁衣裳。聲烈前朝。不落第一流人物。立身不二。如處女。無有再婚。國士無雙。知名下甯。爲虛譽。自茲柳橋石厲。不數司馬題辭。泮水瀾清。可繼屈原騷賦。集也。聞風起鵠。幸達人先獲我心。飽血啼猿。恥今日獨爲君子魂。其有靈下榻。俟我讀祭文罷。哀慟幾絕。遂與友人痛飲。約同死。夜半書於几上曰。水清月白。吾骨不黑。袖二石踰女墻。沈東渡橋。下集既死。其友負約。集母哭而詈之。

周卞年。字定夫。山陰文節公族子也。家貧力學。年三十猶爲布衣。濱海而居。聞王潘殉國。曰。二子死。不先卞死。不後也。及聞城中已薙髮。邏騎四出。卞年仰天呼曰。天乎。天乎。余尙何以生乎。摘所佩玉雷圈碎之。以紙包裹。置案上。外書甯爲玉碎。無爲瓦全。遂作絕命五歌。一歌有曰。有君有君。空號呼。昔也灑血升鼎湖。今王出走。蒙塵塗敷。天瓦解。疇張弧。二歌有曰。有臣有臣。謀家肥處堂。燕雀孰知機。寇來貢策。貪紫緋。民離師潰。成空扉。三歌有曰。有父有父。籍錢塘。寒燈暑月窮。素緇王母漂。棺海佛洋尋。棺七日奚啻漿。四歌有曰。有母有母。有母矢靡他。堅白操節。馨椒荷哀哀。罔極空吟我。母節未旌。可奈何。五歌有曰。我生我生。竟成空恨。不學劍彎長弓。神州陸沈。將安窮。徒懷報國憂。忡忡又云。羅江水爲清。唾人在水中。同天臥。今余赴海葬鯤鯨。西風渡我步。前英又弔王玄趾。詩五首。有曰。鼓筆由來未學戈。書生壯魄氣偏多。又曰。京國冠裳嗟掃地。故宮花草痛成墟。又曰。汨羅今不嗟孤偶。爲報行吟碩客來。又曰。冠裳一死留千古。形落

沙。沱。氣。不。磨。復。書。與。弟。曰。海。水。滔。滔。不。必。求。吾。屍。無。後。之。罪。惟。賢。弟。贖。之。吾。盡。吾。心。人。雖。目。吾。爲。迂。固。甘。心。也。外。數。言。囑。於。汝。嫂。曰。倘。有。遺。孤。則。不。可。不。守。無。孤。則。不。可。不。死。既。無。遺。孤。又。不。能。死。則。不。可。不。嫁。當。敬。聽。吾。言。勿。貽。後。累。處。分。畢。蹈。海。而。死。越。日。其。叔。泝。流。而。求。之。且。哭。曰。兒。死。矣。得。從。王。潘。諸。君。子。後。我。何。恨。顧。屍。不。可。得。骨。肉。情。深。傷。如。之。何。其。妻。亦。蹙。踊。而。號。忽。見。一。屍。從。怒。濤。中。逆。流。而。上。止。於。前。卜。年。所。蹈。海。處。冠。履。不。失。顏。面。如。生。衆。嗟。異。之。是。日。越。中。義。師。起。承。制。贈。毓。著。翰。林。待。詔。贈。集。與。卜。年。教。授。訓。導。而。越。人。感。三。子。之。節。私。謚。毓。著。正。義。先。生。潘。集。成。義。先。生。卜。年。全。義。先。生。

道。非。曰。吾。聞。之。煤。山。大。行。之。哀。耗。達。於。紹。郡。蕭。山。諸。生。徐。芳。聲。蔡。士。京。何。之。杰。等。會。通。庠。文。學。慟。哭。於。明。倫。堂。嗚。咽。欲。絕。隨。有。不。願。仕。進。冥。鴻。高。騫。者。百。三。十。人。及。至。郡。城。將。陷。而。劉。叢。山。祁。幼。父。兩。先。生。各。成。絕。命。詞。慷。慨。引。決。而。皆。死。於。水。德。不。孤。必。有。鄰。其。斯。之。謂。歟。自。數。先。生。成。仁。後。不。數。日。中。鄭。遵。謙。起。義。郡。城。

熊汝霖起義。餘姚于穎起義。蕭山戮僞官吏。擁戴魯王。監國畫江而守。以遏虜師。或謂諸先生之死稍緩。須臾則股肱耳目。贊翊腹心。天下事未可知。何遽以一死謝責哉。不知以倉猝召募之餘。當剽悍方張之寇。殘山賸水。何能挽回。死一而已。烏有前後之別哉。彼起義諸君子。能仗臂一呼。而四方雲集者。未始非以諸先生之死之烈。乃聞風而興。投袂而起歟。雖然。今茲胡運告終。諸先生爲不死矣。列名貳臣傳者。斯之謂真死。

何君靜淵誄詞并叙

予家僑居金山。已歷三世五十載矣。童年負笈雲間。而於邑人士多莫之識。聞南鄉有何君靜淵者。績學敦樸君子也。心儀之。甲午而後。新學稍稍萌芽。予年垂及冠。頗知非興學不足以強國本。非教育不足以開風氣。遂以曩昔所業。決然捨去。時探討有用之學。願力弱識隘。未得以益己。遑問益人。而君於茲時。已備修脯。聘名師。剏學塾。啓導金邑之學風。引爲己責。然而橫目蚩蚩。易惑難曉。

事非經見。則以違故常譽之。此時也。訕笑盈田閭。疑謗騰衆口。舍沙射影。日月而作。僉將耽耽窺伺。得搖撼傾圮之而甘心。而君一不之顧。行所無事。視浮言胥動。若飄風吹環。聽其自起而自滅也。蓋志定於平。時學能以自信。故得鎮靜。如是久之。而囂塵息矣。予聞而偉之。因造五區。觀君所建之學塾。遂以識君。金山自君首辦學校。而縣學校。而實枚學校。二三年中。相繼而起。至今一邑間。高等初等學校。增至數十區。學風之盛邁他邑。伊誰之功。歟。固不能不以先覺歸諸君。君體素羸。文字之外。旁及繪事。攻舉業。爲學官弟子。非其志也。興學之始。無公費之補助。則罄先世蓄以楮拄之。旁午拮据。時而不繼。而外來謠詠。復紛沓至。君焦神苦慮。俛仰顧矚。忘寢廢饋。力圖萬全。曾無幾微之隙。窘乏之色。示諸人。其心力之瘁。爲何如哉。自是而後。君因得腦疾。病作。猝然倒地。手足皆冰。鼻息僅屬。一日。膳夫以午餐需。市魚作膾。請諸君。適囊竭。卒卒不能應。乃以筆繪魚者再。蹶然仆。久而始甦。後雖悉力療治。以病根深。終未能脫除。嗣以公事

叢脞挺身任之。無閒風雨。而精神益衰耗。今年春。疾復大作。至三月八日。遂卒。春秋四十有四。予素知君。且君長子建威從予學。故知君尤詳。於是揮涕以爲之誄。詞曰。

業尙始。奮人貴。特立志之所存。有經有執。前不必承。後無能襲。舉國莫爲。我獨汲汲。凡今之人。耳目濡染。顧皆囂囂。而曰興學。不知厥初。轅駒促促。克整始基。斯名先覺。桓桓何居。人者之勇。真知灼見。大局是恐。首關天荒。鄙塾是重。力爲一方。擴清蔽壅。眷溯神州。飛艇雷轂。屯萃一隅。駸駸逐逐。陰陽開闢。機械反覆。操刃啣蛇。凶神電目。言也柔順。行也激迅。如蠹之齧。尺寸以進。巧肢豪奪。舐瑕蹈躩。自甲徂庚。一震再震。蠢蠢者。獅有龐其形。高臥樊檻。齟齬未醒。播弄任物。冥頑不靈。其來已久。困於羶腥。如無君曹。覃思淵慮。燭機於先。措學於預。長夜漫漫。何時以曙。朽索僅存。曷控六馭。旣值狼曠。又將鯨喙。周餘黎民。進退無據。抑聞春秋。義剖華彝。君也斷斷。辯之無遺。教育本原。其在於斯。洗恥之券。強種

之。基。天。道。福。善。德。至。壽。隆。今。胡。匪。然。實。命。不。豐。隕。寶。隨。沙。儻。幽。告。終。徒。存。叟。音。
永。永。無。窮。冥。冥。重。泉。嘈。嘈。廣。柳。吁。嗟。乎。君。遂。棄。塵。垢。遺。田。一。頃。饘。飴。能。久。遺。書。
千。卷。有。子。能。守。遺。校。一。區。世。潭。孔。厚。遺。名。奔。禩。豐。碑。在。口。怛。化。順。常。待。昌。厥。後。
嗚。呼。哀。哉。

翼雲文選

孫鵬字翼雲浙江嘉善人今錄文二首

祭沈守瓶沈少波兩先生文

維民國紀元十月一日爲二君因公慘死之期年同人等因假城議事會開會
追悼孫鵬乃敬以清酌庶羞致祭於二君之靈曰嗚呼哀哉二君其竟死耶其
竟慘死耶其慘死竟期年耶古人有言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二君之死
其泰山耶其鴻毛耶必有能辨之者也回憶去秋八月余適病熱轉碾牀褥日
與醫藥相親於世事久不聞不問忽而噩耗傳來謂二君爲人中傷猝遭慘死

余始而駭。繼而疑。終乃恍然曰。是無足駭。無可疑也。是亦有道存也。今夫世之君子。抱世醉。我醒。人濁。我清。之志。此本自潔其身。宜乎與世無關。而有時且爲人嫉視。况爲舉世昏迷之日。乃欲出而圖提撕警覺。爲因革損益。以遂其轉移風俗計乎。且人心之不同。各殊其面。是故一利之興也。未必人盡以爲利。一弊之除也。未必人盡以爲弊。則積嫌成怨。積怨成仇。種因得果。固無足怪。余意二君任事之初。雖亦知之。而有所不顧也。獨惜二君不能同流合污。以唯諾博長者之名。則至今幸福正無量也。又奚至爲人中傷。猝遭慘死耶。雖然。人生百年。同歸一死。沒世無稱。君子所疾意者。二君之死。或反以成二君之名耶。則泰山鴻毛之分。必有能辨之者也。嗚呼。哀哉。尙饗。

沈君守瓶家傳

沈君守瓶。諱樞。嘉善之楓涇人也。生性鯁直。胸無城府。年未弱冠。卽以豪俠聞於鄉里。人咸以大器目之。會壬癸之際。黨禍方殷。東南名士多被逮者。君深歎

國事不可爲。拔劍斫地。目眦盡裂。嘗願犧牲己身。以利同胞。顧生平無他嗜好。獨善讀書。通大義。不屑屑爲章句之學。時滬上學校林立。君知非興教育不足。以振中國。非有經驗。不足以興教育。遂投身學校。畢業於上海理化專修科。歸就本邑典業兩等小學教師席。凡平日上課。口講指劃。無非曉諸生以愛國大義。於種族之間。頗多微詞。曾爲頑固者所反對。亦不足以挫其氣。復糾合同志。組織勸學所。君卽被舉爲所董。任職四五年。克副厥職。於地方學務。應興應革。措置裕如。不辭勞瘁。不避嫌怨。其籌措教育經費。尤奔走喘汗。遑不寧處。稟請大府。奪諸勢紳之手。蓋前此辦學諸人。大都侵蝕公款。敷衍塞責。曾有學生十餘人。而常年經費。開支至四千餘金。如縣校者。至是咸被撤退。而諸人恨之刻骨焉。學界經此刺激。故雖鄉僻小學。咸思振奮。一變從前敷衍之習。莘莘學子。受惠良多。而君之死機。卽於此伏矣。去年城鎮鄉自治會成立。君又被舉爲本鄉區議員。多所建白。卒以經費支絀。實行者少。今年八月。君以開辦西北區初

等小學籌募該區密捐。爲忌者播散謠言。致釀成密戶鬧捐風潮。而君與其族兄諱椿者。遂並遇害云。君年三十五。妻某氏。子女各一。

孫鵬曰。余與君交總三載耳。頗稱莫逆。而性情不同。君性果毅。能斷大事。歷辦地方公益。百折不撓。是以聲名傾遐邇。余性忸怩。一挫卽已。困守家園。爲時流所訕笑。卽余亦避時流。若浼焉。乃君反以此爲忌者所中傷。致不得共襄此次光復盛業。以抒君之懷抱。而碌碌如余。反得有自由之日。夫豈有幸不幸耶。雖然。桑梓學務。因君而興。飲水思源。蓋君爲不死矣。

天石文選

周亮字亮才。號天石。浙江嘉興人民國五六年之間。余在北京與亮才聚首頗頻。余回滬後。雖曾一再握手。然蹤跡頗疎矣。今錄文二首。

程蘊秀女士事略

女士名儀。字雲修。號蘊秀。浙江嘉興新篁里人。吾友陳西溪先生之元配也。祖

諱榮。以熱心慈善事業。稱于里閭。父諱祖蔭。字亮卿。叔諱祖培。字厚卿。均鬱鬱不得志。先後得神經病而亡。母氏張夫人名定。字淡塵。同里名士叔未先生之曾孫女。今歷辦新篁公益建甫先生之女弟也。叔未先生及其子諱慶榮孫諱晉燮。當時以詩古文辭著。張夫人學有淵源。有謝道蘊之遺風。女士丰姿饒秀。性亦柔順。自幼受書於張夫人。稍長就學於其兄子良先生。智識程度。一日千里。故不數年而通書史。善談論。傑出於諸表姊妹之中。蓋謝娘之姿。齊姜之志。鮑妹之才。孟光之德。女士兼而有之矣。張夫人有姊二。長適吳興趙氏。子一名景簡。女一名連韻。次適同里陳氏。子二。長諱以仁。次名以義。字仲權。西溪其別號也。女二。長名璫。次名瑛。字志權。程張兩家。與陳氏家相距。祇一水之隔。張夫人或一月或兩月。必約西溪母同往母家。又時至陳氏家。至則女士必與俱。時或不至。陳氏一門。爲之不樂。蓋西溪之母。愛女士若已出。女士又與陳氏姊妹。誼同骨肉。西溪之祖蓮卿公。乃翁紫岡先生。均以女士與西溪年貌相若。早日

爲將來小比肩故也。蓮卿公易簀前數日。謂西溪母曰。得程氏女爲吾次孫婦。陳氏門楣光大石日矣。蓮卿公卒後三年。女士與西溪旣訂秦晉之盟。西溪爲張夫人招往課女士兩弟鍾英鍾俊。及從弟鍾源。藻春堂前牡丹花下。西溪每成一詩。必有寄托。其咏梅花詩三十首。爲女士之兄抄示女士。女士讀至暗香浮動林逋宅。縱住孤山也不孤句。爲之淒然。以爲青年不應有如此筆墨。嗚呼。唐崔曙火珠詩。有曙後一星孤句。卒成讖語。女士當時豈預知孤山句爲不祥。而云然乎。斯亦奇矣。庚子九月。女士旣歸陳氏。西溪出倚雲樓詩稿示女士。女士亦出手抄唐宋名家詩集示西溪。女士好批評。西溪詩被刪者什之二。自是西溪每作一詩。每填一詞。必就正於女士。因將倚雲樓詩稿。改爲倚雲樓倡和集焉。女士嘗謂西溪曰。待人須用恕道。須忠厚。君能不忘吾父吾叔之號。常以一亮字一厚字放在心頭。其寡過矣。夫君其勉之。又曰。人至鬱鬱不得志時。只須記得希望二字。可以排遣一切。吾父吾叔抑鬱而亡。今爾兄又患病。皆由於

忘却希望兩字所致。君其戒之。一日女士閱滬報。忽歎曰。不良政府。外交失敗。至此。吾二人猶不知亡國滅種之禍。日以批風抹月爲事。此所謂叔寶全無心肝也。西溪答云。國亡久矣。非改造政府。漢人雖欲保種。勢有不能。女士曰。君有何能力。而輕言改造政府乎。西溪曰。以文字鼓吹。女士曰。紙上空談。非徒無益。恐惹起當道疑忌。不如秘密擇交。俟有實力。或可有望。但君近日大有此間樂之意。非吾所望也。自是西溪每一友過訪。或往訪一友。每致友一書。或接友一簡。女士必一一詰問。西溪笑謂之曰。許子何不憚煩如是。則對曰。願君留心時事。亦如吾之處。家可也。又西溪每購一食物。或親友饋遺之物。女士必以之分致太姑。以次。且旁及一七齡侍女。西溪嘗止女士勿給侍女。女士曰。此亦人家子。不幸乃父爲房杜癡兒。家產蕩盡耳。否則今亦一大家女子。豈爲吾侍女哉。君毋卑視此人。西溪爲之感動。生平力持平等主義。實自女士此言啓之。而女士之爲人所難者。猶不止此。女士歸陳氏方五日。因見西溪嫂金女士主中饋。

日不暇給。卽改易便服。淡掃蛾眉。分任其勞。金女士以女士素弄筆墨。且爲新
嫁娘。假舅姑命力辭。女士曰。不聞古人有三日入廚下洗手作羹湯者乎。妹來
五日矣。所雇一嫗。年老矣。不足當指臂之使。不嫌妹拙於烹飪。勞苦共之。妹所
願也。於是金女士歎服。有事必就商於女士焉。辛丑正月。西溪因不忍別女士。
辭去。賁湖沈氏館務。大拂乃父之意。女士知之。謂西溪曰。君欲爲旅齊之晉公
子耶。吾雖不能爲齊姜。請自今日始。無相見也。西溪詞窮。視女士爲畏友。乃復
往賁湖。自此相見日少。女士固因此見重於鄉里。而西溪至今追思往事。每歎
身不自由。姻緣縮短。悼亡不已。十數年如一日。其原因蓋在此。是年冬。女士探
知西溪妹皮衣未製。因解一皮半臂贈之。謂西溪曰。此妹他日須令其入校。智
識一增進。當可有爲。及垂危之際。又謂西溪曰。吾疾不可爲。其賚志以終乎。他
日君必遣爾妹入校。吾妹稍長。亦請勸令出外求學。新篁女學前途。吾於此兩
妹是望。吾身雖死。心未死也。女士妹名珏。西溪字之曰志。儀蓋冀其繼女士之志耳。又謂西溪曰。吾日夕

入地。君將如何。西溪曰。吾名以義。何忍負義獨生。女士曰。君誤矣。大母及二老在堂。一妹未字。君兄病久。嫂止一女。陳氏尙無後。吾女又呱呱待哺。君若殉義。如一家何。苟奉倩慟婦而亡。祇博一義夫之名。識者非之。時局至此。正豪傑並起。亡秦之日。君不計及此。而拚一有用之身。以圖一冥冥中不可必得之會。合毋乃愚乎。請君努力前途。毋殉小義。他日如爲祖國殉大義。則死得有價值。九原有知。當來歡迎。否則卽或地下重逢。吾亦相避不見矣。嗚呼。吾觀西溪歸自東瀛。鼓吹革命。不遺餘力。於上海起義時。奔走鎗林彈雨之中。星夜乞師於李燮和。以竟陳其美未竟之功。至聯軍會攻金陵。絕溫嶠之裾。從朱瑞於馬羣。每一進攻。挾必死之志。執戈相隨。不避艱險。卒以目覩金陵之恢復。要非女士在日。勉之以大義。無以堅其志也。按女士之病。起於辛丑年十一月十七日。先是女士產一女。因侍者看護不周。睡中失枕。淤血上冲。以致病勢日劇。西溪以無自主之權。遲遲未以重金延聘良醫。庸醫殺人。咎在海鹽張某。泊良醫孫某至。

已不可救藥。遂於是月二十九日下午八時。別西溪而逝矣。哀哉。新篁巾幗人材。自張叔未先生諸女孫王秋霞女士西溪之祖姑母陳隱女士以來。寂寂無聞。女士于庚子禍變之後。痛定思痛。悲祖國之不振。慨女界之無才。勉夫子以大義。勗兩妹以求學。其在當時已然。使女士至今猶存。則置身社會。有裨於民國。當更不少。天促其年。賫志以沒。西溪失一內助。卽我嘉興女界少一人材。吾述女士行略。不獨爲西溪一人悲。實爲我嘉興女界前途悲。且不獨爲嘉興女界前途悲。實爲全國女界前途悲。然西溪於女士亡後。能不忘女士在日之言。東遊扶桑。物色人傑。不數年而志權志儀兩女士先後遣入吳興女校。又不數年而新篁女校組織成立。又不數年而志權女士學成而歸。主持新篁女校。至武漢起義。西溪與兩女士置身命於不顧。奔走杭滬蘇寧之間。同爲民國効力。女士爲不死矣。

胡衡青傳

君諱秉鈞。字衡青。浙江秀水人。其先世業儒。宦於蘇。因家焉。父諱肇基。官奉賢縣典史。以廉介稱。君生而穎悟。八歲失怙。家貧。兄麗青改業商。君請於太夫人。願求學。不許。則泣而不食。太夫人憐其志。典釵珥以資之。乃入位育堂肄業。勤苦異常。兒數年。學乃大進。援筆輒千言。普通科學。亦秩然有門徑。或勸之應舉子業。君曰。丈夫學爲己耳。奚與鷄鶩爭食耶。時歐風東漸。學校雲興。南洋公學者。其規模宏大。尤爲南中冠。君入學三載。藝益進。而家益貧。然君性純孝。不忍重增親累。於是始輟學。就武陵松江常德各中校教習。修脯所入。悉供菽水。暇仍修業不少懈。既而太夫人卒。君哀毀逾恆。痛不欲生。泣曰。吾所以廢學而忝爲人師者。爲有老母耳。今已矣。復何爲。朋輩勸慰至再。乃更入蘇州鐵路學校。建築科肄業。吾國數十年來。受制於外人者。鐵路實爲其樞紐。若京漢。若京奉。若滬甯。若道清廣九。正太諸路。靡不假手於外人。而隱爲所操縱焉。君嘗痛夫我國鐵路人才之缺乏。而太阿倒持。糜款不知萬幾。意非致力於工程之學。不

足以圖遠大而策將來。故入校後。以此自勉。而又以勉同學。迨滬杭甬路事起。南中人士頗憤激。拒款風潮。一日千里。君獨夷然曰。外人之所欲者。建築與管理之路權耳。吾儕就業。路校學成。有日報國無窮。他時勿謂秦無人。奚必借才異地哉。同學壯其言。咸爲感奮。君益勵學。四年歲業。猶不自足。適浙省招致留美學生。君以前列獲派赴美。入理海大學土木工程科。理海大學。夙以工程科著聞全美。課程繁密。學術精深。彼邦士子。有學四年而不能畢業者。君僅三年而得土木工程師學位焉。同學乃舉爲理海大學學生會會長。暨東美中國學生會代議部議員。於是名益噪。得理海校長之介紹。實習於伯利恆市之千伯建築公司。暨奔薛耳浮尼亞鐵路之保路部。繼又受紐其善省工程部之聘。爲測繪科辦事員。吾國人之任職於美政府者。君實首屈一指焉。非造詣之深入堂奧。而能若是乎。君性和藹。學豐不自滿溢。然持躬高亢。遇事不能屈。名益起。忌之者亦愈衆。故居美數年。恆鬱鬱不自得。辛亥聞中國革命奏功。易專制爲

共和。乃奮袂起曰。歸去來。此正丈夫報國時也。寄人籬下。胡爲者。毅然辭職歸。比及滬。四方想望。丰采聘書。醫至。卒就蘇州省立第二工業學校之聘。爲土木科主任。是校卽前鐵路學校所改組。示不忘本也。先是君以勤學太過。元神虧損。歸而病發。卒不起。時民國三年十二月二日。年三十有二。

周亮才曰。余與君同學於蘇州鐵路學校。觀其爲人。剛而有禮。有古君子風。與之談時事。則拔劍斫地。激昂慷慨。有不可一世之概。倘所謂義膽俠腸者耶。其後余供職於滬。君游學於美。猶互通音問。以道義相砥礪。乃不得一把晤而竟死。嗚呼痛哉。夫以君之志之才之學。使天假之年。而發紓其抱負。其施於國家者。孰得而量之。乃以身殉學。懷才莫試。卒夭其天。年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不其然乎。

天風文選

譚天字天風浙江嘉興人今錄文一首

募建白文公祠小啓

峽川舊有白文公祠。前清嘉慶四年建也。藻梲騰。觚稜。下臨白水泉。可
雪。賞花新井之。上接紫薇碑。已鑄登山望湘之句。乃者丹青剝蝕。粉墨昏
輒。零星。床席穿漏。沈蘆。石葛洪之丹井。共薶莎綠繚垣。顧况之書臺。偕圯
過西山而訪古。猶令人歎公之始末。有不可及者。六焉。公幼識之無早。諳聲韻
憂甚於梁鴻。五噫學論於元稹。一書新樂府。一編縷縷丹心之。苦秦中吟十首。
絲絲白髮之愁。繼詩史於杜陵。侔筆諫於柳氏。可奉爲子壽千秋之鑑。可視作
公藝百忍之書。其諷諭有如此者。公以宏放之懷。蓄兼濟之志。陛下誤矣。直論
用兵之非。君子多之。爭羨補政之缺。及刺杭而作吏。更溶水以溉民。上繼李鄴
侯。疏引湖之井。下開錢武肅。築捍海之塘。較之白公穿鄭國之渠。叔敖灌雩婁
之野。事相仿也。澤更深焉。其經濟有如此者。公尙友陶潛。近交韋楚鄧魴。喜而
唐衢泣。都屬知音。朗之酒而如滿禪。半聯勝引。託之松契。劉同州唱和。編贈

以竹筒元拾遺往還成集洛中七人之會依然聚賢竹林香山九老之圖半減
朋吟蓮社其交遊有如此者公管領湖山平章風月雙鬟玉指涼夜吹簫五馬
金鞍清晨按部著冷泉之記聊析煩而解醒吟池上之篇亦識分而知足袖中
詩本吳郡翻新襟上酒痕杭州懷舊其閒適有如此者公占多清福暢叙幽情
紅藕花中畫船小泊綠藤陰下歌席閒鋪小蠻舞楊柳之纖腰樊素開櫻桃之
笑口商婦琵琶細訴攪荻花楓葉之愁陳寵馨栗輕吹譜霓裳羽衣之曲蓋以
東山挾妓卽是蒼生粟里閒情何瑕白玉其豪宕有如此者公自靜其心獨延
壽命無求於物聊長精神攜青竹杖以隨身誦黃庭經而在口秋中往香社木
樨芳果否聞來月下宿劍池金粟影定然現出此亦買島之敲詩入定非若蘇
晉之醉酒逃禪其清寂有如此者嗚呼如此名流合崇祀典今者展屏間之畫
像孰欽鳳閣舍人奉心上之瓣香誰是眉山居士爰擬重加葺綴仿香爐峯之
草堂小事雕鏤比金牛湖之竹閣凡吾同人尙輸雞林購集之金以置仙龕署

名。之。勝。庶。幾。具。梁。卵。梯。黃。以。筮。吉。儲。竹。頭。木。屑。於。成。功。十。笏。量。來。彷彿。松。齋。白。屋。兩。楹。莫。罷。安。排。木。機。素。屏。從。此。俎。豆。薦。馨。宛。奉。防。風。之。粥。管。絃。奏。樂。合。譜。賀。雨。之。詩。則。駱。馬。柳。枝。如。見。感。傷。晚。境。而。白。衣。鳩。杖。又。將。親。炙。芳。型。已。是。啓。

折三文選

鄭之章字折三浙江桐鄉人今錄文二首

朱襄廷蝸廬詩草序

富。春。爲。天。下。山。水。窟。往。余。省。親。蘭。谿。由。錢。塘。南。溯。出。富。春。江。兩。岸。青。嶂。層。疊。俛。瞰。江。流。葱。蔥。鬱。鬱。秀。氣。旁。薄。度。必。有。一。二。士。得。其。鍾。毓。者。然。末。由。一。徵。其。實。也。新。紀。元。之。明。年。吾。友。盛。知。事。味。根。奉。檄。宰。斯。邑。幕。中。人。才。特。盛。長。教。育。者。爲。邑。名。士。朱。襄。廷。先。生。時。吾。鄉。沈。君。曉。颿。屠。君。榮。襄。陸。君。平。之。暨。余。姪。指。高。先。後。客。味。根。所。他。日。歸。莫。不。稱。道。先。生。著。述。之。富。詩。古。文。辭。不。名。一。家。近。今。作。者。罕。與。匹。余。聞。而。喜。喜。余。所。謂。得。山。水。之。鍾。毓。者。于。是。乎。有。徵。因。寓。書。味。根。乞。先。生。爲。

寒宗詩存序。味根且郵示先生所撰贈君家傳文之秀氣旁薄。一如其鄉之山。若水殆卽其鄉山若水之鍾毓所發見者歟。然則先生之詩又可推而知矣。今味根試京兆歸。將改官江南。先生亦解去幕職。日尋詩於其鄉之山水間。所著有蝸廬詩草。屬味根徵序於余。余始得盡讀先生之所爲詩。其運思紆徐。若重巒之盤折。其音節瀏亮。若幽澗之泉鳴。其筆情變幻。若行雲浮嵐朝暮。易觀而陰晴異狀。其勢之奇特。氣之奔放。又若孤峯傑出。羣嶺失峻。瀑布千尺。懸崖直瀉。詩境之妙。得未曾有。每一披覽。秀氣旁薄。蓋彷彿乎此身。復在富春舟中。臥看江上青山也。夫富春山水甲天下。士獨藉其鍾毓之秀。發爲詩古文辭。以馳聲當世。誠宜爲富春之士。幸然士之藉其山水之鍾毓。發爲詩古文辭。如先生者。能自行於當世。俾當世誦其所爲詩古文辭。益遐想其山水鍾毓之秀。亦豈非富春山水之幸乎。然乎否乎。余將往質味根。并質諸吾鄉人之曾客富春者。

趙書青哀辭

嗚呼。自軍人專制。非法而被戮者。駢矣。獨吾書青也。歟哉。書青姓趙。名元琨。吳興人。仕湘爲永興縣知事。值郴州變兵。陷永興。書青走衡陽。道乞援。道尹令隨營效力。而將軍不許。遂正法軍前。時三年某月日也。冤哉冤哉。夫兵而變。律以軍法。則主管軍官首當死。然皆貸一死以勸其後效。而貸獨不及文官。何也。且湘滇之兵變一也。軍民分治亦一也。同一失事。文官滇付懲戒。會湘則付軍法。又何也。然則法不死書青。而書青竟死。法烏可不原其所以死耶。或曰。文人知兵。武夫所忌嚮者。書青嘗統領湘南水師營。安知將軍左右無嫉視之者。此書青所以死。或又曰。軍法不行久矣。不行則玩行則慮激。變借文官以徇軍。安知非將軍之隱也。此書青之所以死。嗚呼。果如是不謂之非法得乎。先是書青知衡山縣事。解任還。與余遇滬上。言湘非樂土。不可仕。將他適。初不意其復仕湘。死生雖有命。吾不能不爲書青咎也。然滔滔皆是。與其避地無寧避世。吾往歲數遇書青。而未嘗爲書青一言。則是冥冥之中。負我書青甚矣。伯仁田我。謂之

何哉。爰述哀辭。以達吾私。辭曰。

彼虎兇之出柙兮。豈夫人之失察。何魚網之倒施兮。鴻則離而不出。余方以生離爲悲兮。夫孰知其死別。死別亦云可慘兮。况復慘死於凶折。鶴唳其不復聞兮。廣陵其自此而絕。我欲賦大招以招魂兮。恆驚顛而中輟。既私悲其狐兔兮。亦隱痛夫天心之嗜殺。狂飊覆巢兮。卵無完物。崑岡火炎兮。玉石俱裂。亂紛紛其未有艾兮。等人命於蟣蟲。生不辰而罹凶兮。豈盡由已而作孽。自古皆有死兮。奚福極之可別。縱夫人之不保身兮。曾不稍損其明哲。堯埋魂於覆盆兮。世昏昏其誰雪。煮其不化精衛以填海兮。亦將爲杜宇之啼血。訊曰。一死兮萬事畢。願生生世世兮解冤結。魂兮歸來勿叫屈。

均卿文選

王文濡字均卿浙江吳興人今錄文一首

明清八大家文鈔序

湘鄉之序歐陽生文。而述周永年氏之語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有桐城派之號。溯其所自。至今未及百年也。竊謂文之有派。如政家之有黨。禪家之有宗。就其師法之相承。精神面目之相似。從而區別之曰某某派。其道雖戾于古。其用要無謬于今也。桐城派之構嶽于今。學者取徑之最近于今。大有日月經天。江河行地之勢。望溪誠開山祖矣。而崑崙遠脈。迺在震川。震川懲王李輩。皮襲秦漢。恣爲博奧之弊。而本諸義理。切實發揮。虛氣浮響。一掃而空。有明一代。起衰賴焉。望溪之謹嚴樸質。高渾凝固。實宗師之。自姚氏姬傳出。而此派益大。姚于劉氏爲親炙。于方氏爲私淑。義理考據詞章。三者不可偏廢。必義理爲幹。而文有所附。考據有所歸。至理名言。遂爲文家之金科玉律。沿流而起者。伯言梅氏。濂亭張氏。摯父吳氏。精神面目。稍稍變易。要莫能軼其轂率之外。湘鄉根柢六經。汎濫百氏。含英咀華。不名一家。而平生致力。以姚先生之言爲兢兢。文家正軌。違此何求。其願聞警欬之心。亦隱然自附于桐城之列。伏念我國

古矣。人才衆矣。上下求索。能文巨子。僕指難數矣。桐城蕞爾邑。僻在皖省。寥寥數子。自成風氣。沾丐所及。甯有涯涘。不有歸氏。無以啓于前。不有姚曾。無以光于後。周氏之言。大而非夸。源遠而流益長。不朽盛業。具在茲乎。予生也晚。鄉先生之遺風。不獲親接矣。夙好所在。輯得是編。存先正之典型。樹後學之模範。覲縷言之。不自知其識之無當。語之不文也。

巨摩文選

章闇字巨摩浙江麗水人今錄文二首

詹烈士事略

君姓詹氏諱蒙字養先浙江宣平人兄弟五人君居長自幼天性純孝年十四就學于縣高等小學所居地曰溪口離縣治十餘里每七日假必歸省其親雖甚風雨勿輟也未幾投考浙江陸軍小學庚戌冬卒業旋里年二十矣其父欲爲娶婦君婉辭之友人有私詰君者君笑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爲徒亂人意耳

聞者。早知君之志矣。辛亥春。佐理邑中學務者。凡四閱月。金華來君偉良。在宣平。任高等小學教習。來君曾卒業武備。至是欲邀君往金陵陸軍中學。君喜與之俱。至金陵。不五月。而武昌事起。君聞之大奮。卽與同學數人。赴武昌。投入步隊。每戰必先。彈不虛發。然亦卒以此殞。其生當十月初旬。兩軍劇戰。襄河間。我軍築長堤于河南岸。羣伏堤內。狙擊君左耳。先着彈。血沾。肩肘間。君以手拭之。隨拭隨擊。同學中有勸之少息者。君不應。猶時時向外望。以測已彈力之中否。忽一彈自敵軍中飛來。驟貫君腦。遂仆地不能起。同學宛轉。昇君至營中。離營尙數武。而君已絕矣。春秋二十有一。

章閻曰。吾與君生同郡。顧未獲識君面。死戰之狀。乃邑子傅君伯龍。得之青田吳君者也。吳于君爲同學。與君同在軍中。旣睹君中彈狀。卽與同學昇君行。自言方昇君時。忽覺腿際熱度驟烈。急捫以手。則一彈已自左腿突貫。右腿出。跟踉昇君至營。而已亦委頓不能興矣。吳君傷復後。自上海至寧波。爲傅君言之。

如此軍興。以來諸志士之塗肝腦捐頂踵以爭此漢族尺寸土者不可縷指數而二三庸妄巨子顧欲覲人之功以爲己有播弄文法安坐而享其成何其無恥也夫以諸志士愛國之摯生命且不暇惜何有于功伐獨念覲覲不已繼以傾軋傾軋不已結爲仇讎使苦戰垂成之功不幸將自若輩手中隳之而諸志士戰死之光榮或且黯黯焉以具泯此則諸志士所爲憂思耿耿歿而猶炯者爾因書詹君事牽連及之嗚呼吾秉筆至此吾安得託詹君之靈一提若輩之心神警昧者而使之覺也。

周幼軒君事略

君周姓諱煥南字幼軒浙江處州縉雲人年十七喪父家本寒素賴舅氏某時周卹之君生于憂患之餘益自砥礪爲鄉里所稱道歲丙午考入浙江武備學堂黽勉不懈一如在鄉里時與同學相接以誠人亦樂與之交畢業後返里以母氏年老多病家居凡三年辛亥二月浙江督練公所擴充軍隊徵求將材

君乃被徵爲八十三標二營後隊隊官。民國元年二月奉調往南京。又往杭州。七月率隊回甬。八月任九十七團三營副官。駐軍鎮海。受事十有二日。以疾卒于軍。年三十有二。無子。女子一。才八齡。諸君子以同鄉同學之誼。捐金若干。君懶賴以返里。囑余爲述事略。余與君生同郡。長同學。當乙丙之交。余以革命嫌疑。爲浙撫張曾敷注目。同學中有滿人數十輩。朝夕伺釁。余與二三同志。幾不免。君於無人處。恆執余手相對流涕。時三六橋總辦校事。與日本教習松島等。力爲斡旋。余乃得至海上。遂與君別。迨君駐軍寧波。始復握手。歷時十閱月。把晤無幾。而君死矣。哀哉。

漱巖文選

王葆楨字漱巖浙江黃巖人今錄文三首

東湖遊記

出越城東郭。近十里有山曰鳥鳴。壁立如削。洞邃有門。舊爲匠人鑿石之區。下

有長湖。能蓄多水。清光緒間。郡人陶心雲。於此拓別墅焉。面山結屋。劃水築隄。一里半里。有亭有閣。藏書隔水。度以危梁。鏤佛棲巖。梯其絕磴。畫船可載夕陽。園門形如滿月。藤蔓挂壁。時聞鳥聲。荇藻擊波。忽見魚躍。入水門。卽譯學齋。南行數十武。度秦橋。有亭跨山。環以叢桂。曰木樨香亭。其西爲史學齋。齋後有竹。綠陰滿徑。右轉巖阿。敞一廳事。爲觴詠地。放舟沿崖東行。穿石竇。有仙桃洞。洞之前。橫以小隄。雜蒔桃柳。其隄中斷。備通遊艇。復前行。穿橋而過。有峯湧出水面者。小稷山也。對岸爲東天竺石岡。下垂齒齒。交錯攀磴而上。可攬全湖。俯視崖陰。潭深千尺。下有陶洞。窄纔容篙。東北有樓。顏曰稷廬。蓋心雲家。此矣。心雲工北魏人書。就中石刻。皆其手筆。足自成爲一家。先四月逝世。惜來遊不及見之矣。同遊者寧鄉鄒可權。寧海祁文豹。瑞安李震東。新昌馬玉成。郡人章世嘉。同邑蔡瀛。阮品咸。共予八人。時民國二年十月二十三日也。僉曰今日之遊。不可以無記。黃巖王葆楨歸而記其事。

蘭亭遊記

十五臨池學禊帖。神遊蘭亭。思一踐其地。夢寐間時或遇之。三十橐筆走江淮。與故鄉山川。渺焉日遠。今春僑杭州。西泠印社諸子。以歲逢癸丑。舉蘭亭大會於西湖。予病未與。無何有事剡中。取道山陰。欲遊又不果。越五月來越城。同邑徐聘耕駐軍於此。公暇陪予往游。買舫載酒。出水偏門。西南行三十里。抵婁宮舍舟登陸。時方亭午。秋陽暴人。相與解衣磅礴。穿林越澗。躑躅近十里。予脚力疲。未知蘭亭究在何處。鼓力前行。流曲如帶。山圍作屏。竹樹叢中。露亭一角。心竊喜。顧同遊鄒贍庵。章筱齋而戲曰。此得毋蘭亭也耶。問諸隔水樵者。答曰。然。當門有橋。爲山洪所壞。梁頽於水。永逢秋枯。淺纔沒脛。命僕夫負而涉。入門有屋三楹。壁畫龍虎。泥痕狼籍。內爲鵝池。淺荷零落。稻梗填波。度小橋。折而左。修篁夾徑。兩陂隆起。若犄角然。循陂而上。旁有碑。書蘭亭二字。迤東卽流觴亭。前有泉。涓涓欲活。石砌使曲。如往而復。殆所謂流觴曲水者此也。亭後去數十武。

歸然中起。背枕峭壁。面揖羣峯。左挽瀛渚。右控石蕩。則蘭亭在焉。檐牙半折。闌檻欲欹。天風不來。鈴鐸無語。中樹一碑。長三丈。廣八尺。碑陽刻清帝康熙書蘭亭集序。其字徑三寸許。碑陰刻乾隆七律詩一章。西北隅有竹半畝。中築矮屋。顏曰竹裏行廚。仍右軍舊句也。亭東有祠祀右軍。壁間石刻甚夥。吳門石韞玉集禊文。尤見傑出。是影天乙閣神龍本。鈎勒上石者。巡廊却視。欹歎者再。神龕漏雨。香火久涇。墨池積淤。磴甃皆溼。榜額墜而補門。楹帖拾以當几。名人筆墨掃地已盡。洛陽園林。關天下盛衰。蘭亭爲會稽名勝地。一任池臺荒蔓。若此。卒無人焉。葺而新之。足覘社會人心之墜落矣。晉人清談爲世詬病。方今求清談已不易得。毋怪山水間觴詠寡。其儔焉。醉筆書此。以告後之攬者。黃巖王葆楨。

楊旭東傳贊

楊旭東。字哲商。臨海人。身短。狀貌清癯。少有遠志。膽力過羣兒。讀書能通大體。不事章句。年弱冠。革命思想已勃發。丁未留學滬上。啓東學校。是校爲革命組。

織教者學者皆黨人。專重體操測繪。其他教科。具名而已。情不在焉。會秋瑾切實謀進行。廣徵同志。過滬訪王芑璋。江蘇人因得識其人。蓋早知其名于屈映光也。稔矣。見輒心折。以運輸軍火之重任相倚託。如期落杭。而秋已遇害。時方大索黨人。省城戒嚴。權匿俞煒家。然尙疑爲謠傳。洎陳韶同里人於振越。黃巖人自紹竄回。備述敗狀。乃大慟失聲。顛躓歸里。充耀梓學堂教習。蓋耀梓爲項霈洪士俊屈映光周琮唐榮甲所辦。承秋瑾密屬。爲大通學堂之援應。故布置法悉如之。秋案起。清撫張曾敷禁體育。堂長楊鎮毅自請停辦。電上大動曾敷疑幕府王志鶴以志慮忠純。語力爲解。免得復電改爲師範。同志大失望。旭東仍在校。勉任教習。思得當以圖再舉。戊申冬。熊成基起義之前數日。同志某密得本部消息。議往助之。衆推旭東赴皖。以皖與贛鄰。其兄旭初服官贛中。遂假省兄爲名。使鄉里勿疑。以其時耀梓停辦。巨室中強有力者。銜黨人刺骨。日伺黨人。思告密以獻媚于長官。而長官亦期得所羅織。爲邀功地。故舉動殊密。甫抵滬。而

安慶之敗耗已至。仍單身冒險直入。爲其兄所阻。鬱鬱不得逞。遂歸里。髣髴若

前年在杭聞紹耗時。自謂一敗再敗。同志推殘精華。殆盡數載。以來崎嶇走南

北入死。出生日日。抱革命宗旨。向猶餘望者。至此絕望矣。益侘傺不自聊。飄如

癡。飄如醉。而平昔精明沈摯之成性。一變嘗登雲峯。山在台州城外 謁明季殉

國大丞相鄉先哲陳公木叔之祠。木叔名兩輝 爲魯王丞相 仰天椎心泣數行下。一時猿猱

雜應。足以覘其志已。于是處境益困。進德益堅。而爆藥學成。語人曰。予向讀陸

劍南詩。無米方知吾道尊。視爲平淡語。乃今飽嘗世味。追玩厥愔深矣哉。武昌

起義後。赴滬上銳進學社同志之招。任製炸彈。設秘密事務所于法租界嵩山

路。周琮助之。並得女士王素常同居。託言眷屬。以掩人知。故人亦罕有知之者。

杭州發難期迫。電促來杭。適蘇浙兩省各機關索取炸彈孔亟。一時不克離滬。

先以用琮往代。成仁之夕。滬上各報競傳虛捷。稱北京破。溥儀逃。聞之矍然起

曰。果如是死亦何憾。不禁拍案叫絕。燈花忽落。藥乃爆。屋瓦皆飛。骸骨俱化。於

戲語。竟讖耶。事在辛亥九月十七日。卒年二十有八。其尸爲自新醫院所殮。無嗣。有女二。母氏年已七十。光復軍總司令李燮和聞其事于孫大總統。得照左軍校陣亡例賜卹。浙省督湯壽潛給手造河山字額以旌其門。初瘞蘇州之留園。嗣改葬杭州之西湖。與陶煥卿沈伯剛建鼎足墓。並與陳伯平馬子哇。耐祀于徐錫麟祠中。當時同寓。勑及脅後者。曠縣女士尹銳志也。半體勑而左目喪厥明者。紹興平智楚也。出焦椽破瓦中而入西牢者。同里女士王素常也。聞耗奔探身露子彈而被拘者。湖州潘永強也。籌償餓屋損失料理其身後事者。同邑屈映光同志。諸義友也。贊曰。軒黃子孫。湯武革命。以鐵以血。再接再厲。卒使南都定。北帝退。推翻二百六十餘年黑幕。開五族共和。世界放大光明。於前未曾有。後無盡紀。問誰是造。因誰是結果。曰。有一人焉。捨身于一彈丸之爆裂。碩石文選

厚錢貽字碩石浙江當湖人今錄文一首

陸生傳

生陸姓。字翼周。當湖人。清獻先生裔也。先是生之姑。歸我伯父蓮君公者。二十餘載矣。生時至謁其姑。時余年八九歲。伯母指生暨余謂我母曰。此子少兒一歲。然讀書已纍纍矣。大能長進。余聞之。愜然顏盡赤。嗣生來。恆遠引不欲與接。後數年。生頎而長矣。自念彼猶夫人耳。誠何畏。遂與訂交。自此風雨之朝。秋冬之夕。清言霏雪。評論千古。得生之益殊不少。然生性凝靜。耽老氏術。不苟言笑。來余舍亦然。書幃畫卷。庭樹寂寥。兩人對坐忘懷。大有溫伯雪子目擊道存之概。門外之足音。橐橐者。曾不知此中有佳客也。至今思之。此景猶歷歷在目。少遭閔凶。年十二喪母。十五喪父。又見世方多事。海風西來。人情波譎。每一談吐。則感歎噉吁。累日不語。寢寐縈情。恆自悒悒。嘗爲余詠陸雲間猛虎行。以見志。若有不勝其慨者。卒以是罹癆瘵。侘僚殞其身。時年庚子。正彼楚中人。煉胡麻飯。角黍投湘水。弔屈大夫之日也。嗟乎。亭亭玉樹。掩折鮮枝。古來才子多愁哲。

人。不。壽。造。物。何。憤。憤。哉。生。質。聰。穎。攻。書。十。行。俱。下。十二歲即通十三經。舉茂才。享年十九。未娶。

贊曰。使天假生以年。因以凌厲古今。抒拓抱負。成就度。不知何若。今則黃土委然。清獻之家。聲替而弗彰。仁者必有後。茲言何寂寂也。顧生清姿鶴立。年未及壯。即存厭世之想。假而不天。決當爲窮途之痛哭。亦且遭世人唾罵以死矣。今次生傳復奚暇爲生悲哉。

南社叢選

文選卷六

涇縣胡韞玉樸安選錄

仲穆文選

周祥駿字仲穆江蘇睢甯人爲學融貫新舊常報余書云欲合老墨佛耶爲一爐蓋仲穆舊學甚深傷國家之貧弱思以新學救之故持論如此年已五十而慷慨激昂不減少年英勃之氣後卒以講學之故被武夫張某戕害遠近聞者莫不傷之今錄文四首

長江賦

咄。嗟。噫。滾。滾。乎。滔。滔。乎。駛。哉。吸。金。沙。飲。漢。汜。蹴。吳。天。咽。瀛。海。大。江。奔。流。疾。如。箭。離。弭。貫。注。一。氣。包。函。萬。有。炎。景。直。吞。黃。河。對。待。滄。溟。瀚。騰。馬。逸。不。能。止。渺。渺。焉。絲。絲。焉。吐。納。坤。靈。橫。絕。地。紀。霧。滃。雲。濛。混。同。覆。載。源。遠。而。流。長。巨。華。番。而。倒。滄。溟。萬。有。四。千。一。百。餘。里。爾。其。濫。觴。也。脈。連。葱。嶺。壤。接。崑。崙。赤。賓。淦。其。北。鹽。澤。盪。

其西。或濃濇兮曲折。或纏續而旁分。熒熒一綫。仰攝虹雲。起阿克達母必拉。乃
暫息乎羊膊之垠。洵山靈之秘鑰。闡天地兮緬縵。溯神湫而窮探。放翁偏其未
聞。若乃沃焦分水。古號嶧山。洞胸穿腹。硤厓陔阪。馬嶺彭闕。紆徐濞衍。徑茂威
與。汶川。析二渠於都安。馮夷分道而齊。驅爭息轡乎錦官。波掀天漏。雷湧潮寒。
妬花團與錦簇。奪南城之燦爛。爰薄螿頤。繞平羌。沿嘉定。過重慶。蜿蜒迤邐。浩
瀚汪洋。挾巴川順阿東下。盤渦沸鼎乎夔鄉。遂雷奔電掣。風起雲揚。熊咆而龍
吟。蛇旋而獅吼。直噴薄於瞿唐。懸崖千仞。斗插穹蒼。石巖盤結。寮刺嶂。白鹽
鬱其屹嶮。赤甲聳而欽。旋困睢盱。而豎瀑急湍。沔汎而披猖。溢溢橫嶽。鱗鱗沙
跳。跟駭波躍。涌激洌飛放。於是鼓濯泮。簸濤漲。潔瀆激。澗滔堆埼。猛擊岡巒。
迅埽碎磅。旬劄歲魄。相搗闐。律砒而打礮。餘梳隙。隋而鑽。突奧鬼斧神斤。叵開
竅。抉排衆石而爭狹。路競咽吭而澎湃。確礮轢。屢礮礮。礮毆叢而飢搏。虎
跳谷而懾竄。疑銀潢之倒傾。落九天而活活。漂疾瀝灌。湛湛濺濺。方擬展輪而

遠。迤。條。灑。瀕。其。蠹。空。嶙。岫。礨。礨。礨。礨。崕。崕。崕。崕。崕。崕。游。洄。洄。泊。漭。漭。棚。撞。恍。却。軍。於。勾。踐。
 似。退。舍。之。文。公。雜。沓。枕。藉。仄。搗。斜。衝。既。抵。瑕。而。陵。弱。乃。順。軌。而。洶。洶。飴。飴。起。伏。
 兩。岸。峻。嶒。留。積。雪。滯。層。冰。嘯。獨。猿。於。陰。壑。慄。深。林。而。兢。兢。眩。森。巖。之。幽。窈。駭。白。
 晝。兮。夢。夢。驚。霏。霜。於。亭。午。瞥。陽。鳥。之。軒。騰。縮。三。峽。於。瞬。息。沒。滑。澗。湔。乎。江。陵。其。
 發。源。而。混。茫。也。其。入。險。而。潢。漫。也。宜。其。出。口。而。奇。肆。縱。橫。也。澆。淝。沿。澗。軋。洑。湯。
 洗。汗。漫。無。際。潰。裂。括。囊。陽。侯。習。坎。而。不。勝。乃。鬱。瞋。而。浮。行。遂。攏。清。沮。控。荆。襄。穴。
 武。漢。穿。蘄。黃。洞。庭。助。其。澆。灌。湘。沔。恣。其。滂。瀉。羌。孔。殷。乎。九。派。並。衍。漫。乎。潯。陽。彭。
 蠡。北。面。而。朝。宗。帶。龍。開。以。迴。翔。撐。小。孤。於。天。半。截。衆。流。而。崢。嶸。開。合。渙。萃。直。達。
 皖。城。環。雉。堞。兮。呀。呷。春。重。關。而。拍。巖。扁。於。是。齋。溱。沸。涓。森。若。流。星。聲。震。霹。靂。光。
 吻。太。清。捲。吳。楚。以。正。練。拆。日。月。而。窅。冥。神。魚。揚。鬣。而。噓。氣。巨。鱗。豁。日。以。聽。經。潑。
 刺。呼。吸。隱。隱。丁。丁。超。荻。港。而。越。滁。川。偃。太。平。而。撼。白。門。閔。音。礨。地。絕。巘。烹。溼。汜。
 汜。瀟。瀟。狂。瀾。奮。振。絡。揚。鎮。而。聯。肥。運。更。毗。連。乎。焦。銀。束。浩。森。於。一。轍。海。門。凸。起。

乎孤墳。雪樓翻走銀屋。怒飄機發。鋒軼鵬搏。鷹標雨碎。雹崩柱折。維倒鬪虎。龍於一穴。滾殘甲與脫毛。介鯨悚而誓。虬修鯢喘而哀。號帥百川。以趨敵。覲海若而蒸靈潮。大含細入。混沌昏曜。離朱難瞰其底。伯翳未提其要。原夫伸曳七省。網羅萬象。藏珍秘怪。南條靈長。雖權輿於西藏。非形勝而莫當。入鐵豹而東注。實震旦之宏綱。故其爲狀也。首益閬。喉巴梁。胸湖湘。腹豫章。股建康。脛蘇常。通州標其屏翰。常熟列其門牆。吳淞爲之藩籬。滬瀆爲之保障。根澍沫。拽涪漢。把沱淝。攬淮漳。譬若常山之率然。應首尾而相望。方今五方錯處。驅重海防。駐水師於沿岸。築礮臺兮低昂。謹尾閭之鎖鑰。免腹背而受創。奠金甌而永固。限外舶之高颺。倘熟精乎駕馭。閱風濤而不惶。耀軍威於鋼甲。雪國恥而自強。然後令廿行省。四萬萬黎氓。坐江潭而睥睨。倚江樹而徜徉。趁江流而擊楫。乘長風而破浪。慨然想見於五帝三王。漢晉齊梁。陳隋李唐。趙宋元明。良將賢相。名公巨卿。周公瑾敗魏於赤壁。磯韓世忠破金於黃天蕩。李靖散艦而禽蕭銑。王濬

樓船而覆吳疆。古今來豐功駿烈。煜煜煌煌。莫不被逝波淘盡。隨流水而俱亡。要其所以濤飛白馬。刼換紅羊。歷宇宙而鎮霄壤者。尙有此長江天塹。流日夜而未央。

答胡樸安書

樸安足下。客邸寡聊。忽奉華翰。殷勤獎掖。無任悚惶。竊維運丁陽九。淪亡是懼。欲救以學。則必措拭雙眸。盱衡六合。甄採老墨。吸納佛耶。驅策化電。聲光觀摩。倍笛達赫。然後提挈儒術。互相衡量。醇疵畢見。始萃一爐。鼓鑄既烈。精光四溢。斯國粹署名。乃其實克副。若撫拾瑣碎。鈎稽異同。株守片隅。重摯哲理。縱緣新法比附。究屬變相漢學。趣注末節。無埤本體。橫流日甚。亦終必亡。政教禮俗。安能皮傅耶。僕學簡體弱。僅矚端倪。思肩鉅鼎。而絕贖堪虞。足下學術塞淵。文辭樸茂。鈎深致遠。諒非綦難。伏祈協同章陳。馬鄧諸鉅公。急轉趣向。并力窮源。匯萬派使同歸。搢素王之真髓。羣公首倡。多士景從。窮計五稔之餘。必倘有成效。

可稽中國不亡。吾學大昌。胥於此。是賴區區糾繆補遺云乎哉。僕夙具奢望。忝辱摯交。用獻狂言。殊傷激切。統希鑒原。曷勝翹惕。伏維努力不宣。

與仁航生書

歸舍後與芟南晤談。始悉仁知合一之旨。惟吾弟所持學理。稍嫌偏重靈魂。似尙未能洽形神于一爐。仍微蹈從前佛耶舊弊。何則。靈魂者固藉軀殼而顯者也。舍軀殼則靈魂將無所麗。未有孤立而能成者也。大凡吾輩說法。總期令中材以下之人。可勉而企。若過爲高遠。如佛耶之苦行熏修。以求享極樂而得永福。縱一二人憑其天資。行之裕如。其如普通社會之望而卻步何。戴東原有言曰。君子之治天下也。使人各得其情。各遂其欲。君子之自治也。情與欲使一于道義。偉哉斯言。何其實獲我心也。僕秉性卑劣。復自幼治雜學。無明師益友。引向正道。遂耽于事功。泥于跡象。幾經挫折。幾經震撼。乃始情極智生。染急淨出。從軀殼一方面悟入。向上正覺。又自與君相晤後。各挾其形神苦樂之極端。主

義。互。相。激。戰。更。一。年。餘。乃。始。得。斬。盡。糾。纏。呵。成。一。氣。然。仍。各。偏。于。所。持。之。一。端。而。未。能。訴。合。無。間。也。僕。于。是。冥。心。孤。往。視。聽。俱。廢。真。積。力。久。忽。有。一。黃。金。世。界。出。見。于。六。塵。八。垢。之。顛。斯。時。也。元。精。中。貫。萬。象。在。旁。兩。軍。構。和。並。行。不。悖。抉。惟。心。之。藩。籬。鎔。形。神。于。一。片。古。人。云。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今。而。後。其。庶。幾。此。境。也。矣。僕。自。頓。悟。後。卽。欲。速。往。就。正。尙。未。首。途。而。忽。得。君。來。札。謂。歸。依。靈。神。本。與。西。儒。之。萬。有。神。教。合。不。惟。精。神。爲。靈。神。卽。軀。殼。亦。不。能。外。彼。世。界。萬。有。何。往。而。非。一。不。可。思。議。之。現。象。是。君。已。能。將。軀。殼。攝。入。靈。神。雖。不。盡。與。僕。合。而。大。致。無。甚。參。差。僕。亦。何。必。苦。爲。辭。費。惟。是。形。神。兩。端。最。皮。附。而。不。可。離。又。最。易。背。馳。而。不。相。就。此。中。界。說。必。須。確。有。定。義。然。後。可。推。行。而。無。弊。甲。之。言。曰。神。最。高。潔。者。也。污。濁。如。形。安。能。與。神。並。寧。犧。牲。形。之。樂。利。以。完。吾。虛。靈。不。昧。之。天。真。乙。之。言。曰。形。載。神。者。也。無。形。則。神。將。去。而。之。他。吾。斷。不。能。受。神。之。阨。塞。凡。實。可。以。娛。吾。形。而。又。不。重。累。于。神。者。乃。猶。勒。令。聽。命。于。神。而。不。吾。畀。吾。必。率。衆。

形以強取之。兩說並峙。各相角而不能下。吾則以爲此事亦至易耳。形神之宜和合也。亦猶道德幸福之不能判分也。判幸福于道德之外。則人必不樂爲道德。合形體于靈性之中。則人始不至溺形體以汨沒靈性。此其故何也。則以世界種種外緣內變之交攻。並古先哲種種倫理法制之自相牽率。使之不得不舍性而殉形。舍高尚之福而就平常之樂。縱有人焉欲出而調停于其間。亦止就靈神之一方面。降伏軀殼。斷未有敢冒大不韙而挾軀殼以與靈神爭霸使之雙立。君主各布憲章而互相馴習。各不侵犯。互相拘救。各不吞食者也。僕既研究此疑問。歷有年所。頗有獨見。請爲大言以解甲乙之爭。曰。天下道德之所在。本乎義務。義務之所在。責令形神之各盡其職。神之所職。形卽隨之。形之所職。神亦不得而陋之。此義務得其宜之界說也。天下職務之所在。本以求幸福。幸福之所在。讓諸形神之分途。享有神得而享有者。形不能奪形得而享有者。神亦不必矯其本然之靈機而侵害形之自由。此幸福得其宜之界說也。此

皆形之取給於神者也。至若神之取給於形者。其判斷亦當用正負二例使之相反而相成。夫如是則庶幾範圍就而界限明矣。而世之聞此言者必駭然曰。樂記之言曰。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宋儒之言曰。私欲淨盡。天理流行。此皆不刊之論也。而子一則曰神阨形。再則曰神害形。是殆謂神不能與形並立。必割神之大半以予形。而聽其恣睢自肆。而後可謂之真理。不然則形將懊惱欲死。而其咎殆悉歸諸神。辨則辨矣。奈無此等事實何哉。曰子爲神左袒。其言殆不盡然。然及涉事實。固吾所樂與世人一徵者也。古今中外衆生形體。被神阨而死。而並轉阨及於神者。不可枚舉。他事姑勿論。請先徵諸男女。禮有云。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故男女不同衣。枷不同巾。櫛內言不出於柵。外言不入於柵。皆所以遠嫌辨等。而亦妨淫也。如斯類者。殊滋疑義。淫果可以防而止也。則崇伯。絳當爲古今第一善治水之人也。如其不可防也。則毋寧持放任主義。令男女以禮相見。交相酬答。智識互換。形樂而神亦隨之。

而轉。不至有桑濮之行。層見迭見於其間。謂余不信。則請遠取歐美習尚。與吾國相較。其道德果孰優。其風俗又果孰美耶。吾知雖有淳于髡炙輶之辨。呂洞賓點石成金之術。亦不敢遽行雌黃其口。高下其手。以下斷語也。然則古人所恃爲防淫之具者。亦徒自乖其仁民愛物之初意。惟能剝落吾形所得盡之職務。所應享之幸福。以歸納於神。並將吾神所素具之靈機。使之矯揉造作。習慣成自然。以博取虛名爲高。而失其本愷。以與形作敵而已。究亦何益之有哉。吾等目擊怪現狀。不啻萬端。僅舉此一事以爲例。而子竟舌橋而不能下。若夫神被形陋。亦在吾本論圈限之內。因爲吾仁航生所稔知。故夾叙於前。而弗詳。倘其詳舉數十言。不知子又將現若何狀態。吾二人今方有切要之談判。復何暇與子更及他端。徒爲是吃飽閒飯。作閒嗑牙也。老弟以爲何如。

先祖考太府君墓表

公諱敦愷。字體和。姓周氏。徐州睢甯馬家淺人。長身玉立。聲如洪鐘。性豪俠。料

事多奇中。以剛直聞里閭。清道光二年夏五月。河臣黎世序啓風秦壩洩水。開河堰且決。公謀於衆曰。堰旁有積料。借以塞衝。事成可倍償之。衆皆諾。屬沈公華西姚公汝成赴睢南廳請。遂取料捍堰。堰卒決。初世序妄言風山闌下有五湖可受水。民無雞犬傷。奏建石壩一。比年北勘河。不忍民詬。因有隙。至是疏周某沈華西姚汝成。率叛民數千人。劫去稽料三堆。光纜五十二束。知縣馮立嶸弗敢禁。二公曰。事不藥矣。當奈何。公曰。捐軀救民。雖死無恨。知府俞公穎達聞變。星夜馳至。詣世序請罪。願代民賠償。世序笑而不應。俞公計無所出。遂備文飛詳上憲。方至兩江總督署。尙未及達部。而政府已命發壽春等處兵籍灘民矣。俞公泣涕。堅不奉命曰。此非反民。乃疾民耳。必欲籍吾民。請先斬吾首。俄而政府接江督疏。得悉世序奏不實。恐釀巨亂。馳驛命罷兵。飭立嶸逮捕公等。就獄候訊。而衆灘民皆置不究。噫。嘻。險哉。於是二公亡命。立嶸株連其親戚數十家。令著交。終得之。遂率兵役百餘人來捕公。未至馬家淺里許。公挺身直前。立

嶸疑來訴寃。拒不受。曰：吾官且不保，何以聽訟爲？公曰：吾乃周某耳。因犯公罪，自首，生死惟公命。但不欲拖累親族耳。立嶸且喜且怒，乃並逮公至縣署。備極拷掠。月餘，二公皆死獄中。是年冬，讞江甯。時總督孫玉庭總河黎世序南響左右坐。公蒲伏堂下，持戟之士俱股慄。孫公厲聲曰：周某汝乃。唯甯一民耳。膽敢擅劫皇料，真不顧首領耶？公曰：自嘉慶二十三年，鑿風泰滾，瀾頻歲秋禾淹沒，邳睢黎民奔走衣食，餓孳他鄉者不堪悉數。今年夏五月十三日，水勢益張，潞潞渾渾，瀟瀟，宓汨，泰巔五色石逐流而下，砰訇澎湃，馬逸蛇旋，春牆灌屋，瀾漫菽麻，摧險陵弱，直齧闡河堰丈餘，萬衆披髮徒跣，環視狂奔，扶老懷幼，仰首長號，聲轟天地。某等秉性疏愚，罔知趨避，爰協衆志之和，泣廳壁之血，乞公料之微，拯災黎之命，挾一葦之橫，當巨濤之衝，實期夏借秋償，詎敢擅劫。孫公曰：胡不稟請公曰：風山闢去，清淮可三百里，若待稟請事其奚濟？世序曰：若私取公料，竟成何功？公曰：事雖未成，心則無他。孫公微笑曰：雖然，賊非肥己，自且至日。

盱不能詰。孫公謂公曰。吾心欲存雞。勢將去鳳耶。公悟。遂不復申辨。卒以誤動公料論。徙揚州之興化。五年。大吏始以災情詳達於部。蓋自二年夏。俞公已飛申上憲。政府於是時方得稔知民間疾苦也。時公已自配所期滿放歸矣。八年。始行文豁除開河灘糧地千一百餘頃。有奇。風秦滾水石壩。永行扃閉。自此我開河灘居民。得坐擁敝產。不納租稅於庭者。迄今殆六十餘年。四世祖諱琢。字其章。恩貢生。曾祖諱思岐。字鳳岡。祖諱柏。字耐寒。考諱宗禮。字典。三公元配錢太孺人。早歿。繼配朱太孺人。生吾長伯。以礪。是爲吾兩前祖妣。又繼配吾祖妣蘇太孺人。生吾次伯。以蘇。吾父以桂。僉監生。聖府詩禮堂啓事。職銜女二。長姑出朱太孺人。適李次姑。出蘇太孺人。適焦孫七人。曾孫若干人。糧地之豁也。灘民欲演劇賀公。公泫然曰。譎。愚何知萬民之福也。俞公之力也。且沈姚始與吾同難。二君無一還。今公等十日歡。彼族必十日泣。不敢亦不忍爲時人。乃爲之謠曰。俞青天。馮龍艇。男盜女娼。黎河院。素攻詩。有句云。奸賊誣辭陳北闕。英雄

好意付東流。知興化縣某嫌其語。易奸賊以大吏云。集牛燬於兵。同治三年三月二十八日卒。享年八十六。葬開河堰東之官陌南。孫祥駿謹表。

無盡文選

周實字實丹號無盡江蘇山陽人被清吏戕害事詳柳亞子周實丹烈士傳
今錄文三首

白門悲秋集叙

繫古帝王之都。大抵曰關中曰雒陽曰燕。而白門亦其一也。城頭頑石。慣閱夫興亡。江上頽陽。易淪其光。采春風綠野。耕梁苑之釵鈿。夜雨青燐。閃吳宮之花草。千官邱隴。颯颯松楸。六代樓臺。離離禾黍。迷樓辱井。瓦礫場空。廢寢荒陵。樵蘇禁弛。臺城柳悴。如聞索蜜之聲。立武荷枯。易醒文禽之夢。過烏衣而訪舊樓。燕無歸。嘅紅粉之成灰。羣鶯何處。蓋銅駝飲泣。久羸荒烟野蔓之場。而遼鶴歸魂。無復醉月迷花之境矣。况乎僕本恨人。時非盛世。人情燕雀。國政蝸蟻。豺狼

當道而偪人。豕蛇薦食於上國。悠悠衆口。詈楚客之蛾眉。憤憤天心。賜秦王以
鶉首。昔人殷墟啜泣。湘水湛身。夔府流離。取石鯨而詠歎。長安憑弔。摩銅狄以
歎歎。援古方今。其致一也。重以金風隕菊。玉露凋楓。四夷交侵。百年多難。江山
虎踞。形勝都非。風雨雞鳴。心傷不已。西臺寥落。悽悽朱鳥之歌。北固荒寒。慘慘
紅羊之劫。搗菜莢而作佩。攬物懷人。歌蘭茝以招魂。登高能賦。則杜陵牢落。用
吟秋興之篇。阮籍猖狂。詎免悲歌之氣。撫時興感。亦其宜矣。庚戌九月。順德蘇
君哲夫。合肥汪君嘯叔。金山高君吹萬。天梅平庵。何君亞希。姚君鳳石。阜甯左
君漢鏜。暨宗兄人菊輩。次第遊白門。相與綢繆豕國。商榷古今。周覽山川。流連
光景。幽憂所集。吟咏遂多。實因彙而錄之。得如千首。均淒馨哀豔之詞。足以上
繼宋玉九辨者也。故以悲秋名焉。嗟夫。悵南都之已矣。蹈東海其何人生。也不
辰。死猶需日。秋風多厲。勞者自歌。拓故國之殘碑。晤佳人於空谷。山林臯壤。哀
樂無端。城郭人民。盛衰若夢。略工感概。自可名家。偶爾呻吟。誰其病我。客來子

野。清。歌。爲。喚。奈。何。世。鮮。鍾。期。空。山。無。嫌。獨。賞。勞。勞。歌。哭。頗。類。蚤。吟。落。落。交。游。聊
存。鴻。爪。知。我。罪。我。我。其。奚。辭。陽。月。朔。日。山。陽。周。實。叙。

丁未風雨懷人詩叙

實少鮮兄弟。顧影零丁。稍長入結客場。遂以友朋爲性命。茫茫海內。真知己者
亦未乏其人。嗟夫。風塵握手。便贈佩刀。花鳥怡魂。時呼杯酒。縱橫劍氣。琨逖相
期。標榜詩篇。應劉自詡。江山黯淡。愛國淚多。風雨連緜。談兵心壯。誰能拔我。抑
塞磊落之才。詎肯輸君慷慨悲歌之氣。是則朱家郭解。無此豪情。鮑叔夷吾。遜
斯雅誼矣。至於人皆欲殺。爾獨憐才。耿耿犀心。喃喃燕語。狂生落魄。得青眼於
紅顏芳草。有情逗春心於秋士。則又實所旣慚。且感永矢勿諼者也。奈何光陰
催我。憂患侵人。聚散無常。歡娛易失。五年之中。一別如雨。漂漂焉若萍散於江
湖。不可得而復合。計舊雨中。猶能朝夕聚晤於今日者。十不獲一二焉。哀勞燕
之分。投恃鴻魚而多悞。慨浮雲兮靡定。何明月之難圓。憶舊夢其如新。借蕪詞

以寫恨。因成懷人詩若干章。章紀一人。依訂交之後先。爲編詩之次第。嗟夫。前途遠大。責任匪輕。統希故人。努力自愛。而爾我之交情。則固縱歷千古。橫隔四海。所不可得而磨滅者。又豈楮墨之所能罄哉。

棠隱女士小傳

女士名曉。後嗜禪學。易爲小乘。生平愛秋海棠。若命。嘗引以自況。因字秋澗。號棠影。別號棠隱。無盡之鄉人也。無盡垂髫時。與女士同宅居。女士時來相嬉戲。無盡稍長。就外傳讀。晚歸。先慈督率嚴。往往挑鐙持針。翫坐身旁。寒冬風雪。漏三下不休也。女士幼失恃。艷無盡之有母。嘗語無盡曰。天倫之樂。人所共有。何造化小兒。獨靳於余。余之生。歿存亡。悉聽諸自然而已。言竟。泫然欲涕。女士性聰慧。先慈教之讀。匝月之間。識三千餘字。嗜唐宋人小詩。并歷代稗官野史。每過目。輒能成誦。乙巳。女士年十九矣。有某氏子來議婚。某固讀書種子。然久抱不起之痼疾。女士父利其多金而許之。女士素不耽飲。至此遂以酒自遣。酒

酣輒背人仰天長喟曰。星命之說。爲有識者所深闢。然如余之所遇。又將何說以解之。是年秋九月。歸某氏。明年春。某氏子遽以疾歿。無盡時客江南。聞之太息曰。棠隱必不復生矣。先是女士有書來。因循久不報。至丁未夏。無盡仍留滯秣陵。不獲歸。乃以書致女士。其所以憑藉而開譬之者良至。而不謂女士之死。已先余書旬餘矣。嗟夫人。生朝露。能不傷哉。女士性至孝。思慕亡母。枕上淚常溼。父某多嗜欲。女士時時婉言規諫。卒莫能悟。家本豐於財。至女士十齡時。已墮落無餘。炊爨浣濯。女士悉自任之。稍暇。從事詩書。及西方之言。其專心壹志。爲士林所不能及。嘗曰。我國女子。墮於地獄數千年矣。余將乘飛船控駿馬。遍攬橙球上之名山巨川。與其政治風俗語言文字。以一洗我女界之恥。嗚呼。其志可謂壯已。旣適某氏。事舅姑及所天惟謹。然緘默特甚。曩昔之豪爽。不可復覩矣。至所天死。乃哀毀不欲生。丁未五月十八日。嘔血死。春秋二十有一。無子女。女士平日處困窮。無難色。任勞怨無愠容。議論極敏捷。而有至理。雖老成人。

罔能易也。書法仿東坡。腴尤過之。詩文嬾於著述。然偶有篇什。騷情哀思。又非俗士之所能道。于歸後。遂絕筆。嗟夫。豐彼。嗇此。豈冥漠中。果有定例歟。女士死後。無盡既哭之。以詩復綴其事。略而爲之傳。

贊曰。古今來賢豪傑。文人學士。其潦倒半生。齎志以殂者。蓋亦指不勝屈矣。然潛德幽光。久而必發。身後微名。猶可恃以不朽。獨惜女士生長閨闈之中。追陪巾幗之列。足跡不出百里。年齡不過二十。春秋女士。固不冀人知。人亦無能知。女士者。嗟夫。使女士而竟無一人知也。則其豪情俠骨。與夫片技微長。亦任其終古委蓬蒿。葬砂礫已耳。自來山陬海澨。間已不知埋沒賢豪傑。文人學士。幾許矧茲區區。弱女子又何足深惜耶。然舉世無能知女士。而實猶及知之。則表彰闡揚之責。愈不容辭矣。乃言之無文。復不能盡女士生平之萬一。嗟夫。嗟夫。女士有靈。實焉能告無罪哉。實焉能告無罪哉。

人菊文選

周偉字人菊江蘇山陽人民國元年同事於太平洋報館報停人菊回淮掌教於第九中學校今錄文二首

車橋鄉記

車橋鄉者。居古淮陰之東鄙。今淮安縣所隸地。地成長方形。長不足三里。廣不足一里。居民千餘戶。穿其中者爲澗水。水發源於運河。而東入於海。昔人云。高山大川。實鍾靈氣。人物之興。必有賴於是。蓋所蘊藏者富。則所發洩者豐。理固然也。車橋地形平衍。既無山谷之嶽崎。足以鍾毓豪傑。而茲一勺澗水。亦細流未暢。不足以當大川之澎湃。以故車橋一鄉。歷明清兩代。人物無足稱述。非獨是鄉之窮陋。實亦有地理之關係存焉。近百年來。稍稍有起色。然亦僅得潘四農之講學。周烈士之死義而已。蓋是鄉僻處揚子江北。交通未便。不獲與名都大邑相往來。民物遂日趨於野。而無可挽救。况又地力磽薄。灌溉不利。荒歉頻仍。哀鴻遍野。嗷嗷待哺者。不知其幾千萬人。荒寒寂寞。椎魯愚鈍。兼而有之。詎

非是鄉之奇恥大辱。陋運悲觀也。耶。而居是鄉者。方且以爲法。先王遵古道之足以持長久焉。舉凡開通民智。廣啓利權之文明事業。莫不摧殘排斥。絕其萌芽。因循既久。習染遂深。勢不變是鄉。居民全爲野人。不止嗚呼。余生於斯。長於斯。祖宗之邱墓於斯。財產之寄托於斯。而又稍識時勢。略通典籍。睹茲現狀。能無寒心哉。此車橋鄉之人事也。至車橋鄉之掌故文獻。則以鄉無志乘。散失無稽。其得載於邑乘者。又簡略不詳。百年前事。已無能知能道之人。數典忘祖。恥孰大焉。周烈士在日。曾與余有輯車橋鄉私志之願。今烈士已作古人。余又奔走四方。無茲心力。徒付諸浩歎而已。顧車橋鄉命名之義。余嘗得聞諸父老云。是鄉故有木橋五。架澗水以利交通。以車橋名。實得象形之義。蓋澗水既貫。是鄉兩岸必有市廛居室。故取車字之中。豎象澗水。其五畫象五橋。旁兩小豎象民居。而以橋字殿焉。然則是鄉未有名稱以前。已先有橋也。已先有五橋也。則此五橋者。卽車橋之粹也。卽車橋人民所當尊重葆愛。而不啻其祖先者也。今

百一十
橋猶存而古名已失。是車橋名存實亡久矣。能不悲乎。雖然。余記車橋。余父。豈僅爲車橋悲哉。蓋亦有感於窮鄉僻壤之足以愚民。使永無得見天日之時。爲萬方一概耳。夫車橋鄉區域雖小。固猶是國家之領土也。乃聽其終於窮陋。而不思改計。則舉中國之大。自城邑商埠以外。凡類於車橋鄉者。從可知矣。嗚呼。以如是之民。而國於斯世。有不日益寢衰者耶。此余記之所由作也。

亞髡和尚小傳

豪傑不世出。而其生也。亦不易不具。一往無前。百折不回之氣。則不足以成大。事更非親嘗艱難困苦。刀鋸斧鉞之險。則尤不足以堅其趨向。逆來順受。無怨無尤。斯之謂真豪傑。而吾得之於和尚亞髡。亞髡揚州天寧寺僧也。名文希。字密萬。髻年祝髮。信道甚篤。嘗與佛學巨子楊仁山先生遊。故所造益進。亡清光緒間。揚州天寧寺僧銘廉耳其名。延爲法嗣。師慨僧侶之不學也。至首創普通僧學堂。并合浙江安徽諸僧。設立一僧教育會。冀大興教育。爲佛教光。吾國僧

界之有學校教育會者。自亞髡始。然師猶恐見聞不廣。而貽僧界羞也。聞扶桑學精。爰請咨送東遊。藉資模範。甫首途而逮者已至。蓋冥頑不靈之僧徒。不利其行。聯合多人。控於端方。謂師係革命黨人。此次東行。卽爲暗通消息之故。適徐伯蓀烈士在皖起事。遂指以爲証據。嗚呼。杯蛇幻影。鬼蜮含沙。讒言高張。積毀消骨。誠可畏也。既至江寧。研訊再四。迄無確供。竟以莫須有三字。定十五年禁錮之罪。當卽安置江西石城獄中。以其地甚僻。而不利交通。故師旣入獄。怡然自得。日夕以書自娛。石城令慕師名。并欽師學。嘗以詩倡和。冀慰寂寥。師處獄中。著述甚富。如端午日記及詩文等。均刊於江西日報。而尤以獄中詩二十首爲膾炙人口。於是贛省知師者衆。而師愈益韜晦焉。去年我師起武昌。江西相繼光復。石城令延師出獄。輿論進取方略。師頗多所建設。悉中肯要。余曾記其出獄詩云。曾經惡浪狂濤險。重觀歐風亞雨天。佛本創行平等教。國應予我自由權。等句。益不禁爲之悲喜交集。今年二月歸揚州。僧俗從之遊者益衆。而

師興學之心亦日以堅。頃聞中華佛教總會已延師入會主持會務矣。而僧界并擬舉爲江蘇佛教會長。俾得行其素志云。

周人菊曰。吾國佛學凌替僧侶冥頑已如墮入黑暗地獄。永無一線光明之望矣。間有一二豪傑之士出挽既倒之狂瀾。而彼蠢如鹿豕之僧徒。不明大義。味厥由來。復從而排擠之。摧殘之不遺餘力。至不惜誣爲革命黨人。以殘同類。而媚異族。陳叔寶之無心肝。一至於此。嗚呼。亞髡之所遇。抑何不幸若是。然物極則反。否極則泰。昔日之不幸。安知非所以玉成而蔚練之乎。今也。民國告成。重睹天日。勉告亞髡。其克成素志乎。

式一文選

阮式一以字行江蘇山陽人。夢桃之弟。夢桃被清吏戕害。式一奔走海上。南社同人爲之復仇。事詳柳亞子阮夢桃烈士傳。仇既復。式一留滬肄業於中國公學。時余在公學掌教。式一殷勤請益。志學頗誠。後以事往漢某輪船被

焚式一竟與其難傷哉今錄文一首

七錄山房幽怪記序

天地間果有鬼乎。吾不得而知之也。天地間果無鬼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爲近。曰有鬼爲近。蓋人爲靈長。其生也有自來。其死也有所歸。無鬼之說。特科學家言。而况接於耳而成聲。觸於目而成色。或變幻以周章。或托事而顯靈者。比比然耶。爰於冬月暇日。略就所聞。次而記之。亦茶餘客話之意也。若以某爲深信。其說而提倡之。致美茂神州。成魑魅天下者。則非某之本意矣。甲寅臘月序。

杏佛文選

楊銓字杏佛江蘇清江人今錄文一首

送梅靚莊之哈佛序

吾嘗讀餘杭章太炎氏明獨見楮而悲其意。竊怪今之世何獨頭之寡耶。豈果

獨者羣則羣者獨乎。居美之第二年。一日叔永來告曰。吾新交一梅君。狂生也。余默識之。以爲狂不可取也。學問智慧。浩如煙海。吾幸而得其恆沙數粒。遂持以驕人。不爲市儈所竊笑耶。且吾儕少年。孰不以起衰拯民爲志。今乃襲斗筲故智。炫奇盜名。失其真矣。明年夏。梅君來綺城避暑。始面識之。與之語。乃不似吾意想之梅君。然後信知人之難也。梅君性獨。有大志。以文字革命自任。與人語坦直。少修飾。非其類。終席不二。三言遇志合者。痛論時事。滔滔不絕。如瀉江河。吾以是知梅君非狂生。今年夏。梅君不忘故。復來綺城。與叔永及余同居。有唐君擘黃者。亦落落寡合。四人者。乃朝夕相過。從劇談爲樂。章氏之所謂獨頭者。今日羣矣。雖然。吾儕亦好其所好耳。豈有朋黨賢不肖之見存乎。其間哉。梅君明日將之哈佛治文學。余與唐任二君亦困於科學。不復能作荒談。獨頭之羣。豈止於是乎。念其難得。筆之以送梅君。民國四年九月十八日。清江楊銓。

陳世宜字匪石江蘇江寧人民國二三年之間全居滬上杯酒言歡過從頗密五六年之間全居北京雖各以事冗然間三兩日必見見則較量文藝亦不減滬上之歡也嗣後余回滬上匪石仍留北京此樂遂不可得矣今錄文一首

舊時月色齋藏書目錄序

藏書目錄何爲而作也。記書之所由得。與其卷帙之數。著作之人。旁及紙版之研究。通考記藝文四庫作提要之例也。然世人之藏書者。動以萬卷計。少亦以數千卷計。而余所得書。尙不及千卷。目錄之作。毋亦太涉誇張乎。予謂不然。一卷一冊。得之匪易。藉誌不忘。雖少庸何傷焉。夫古之藏書家。吾見之矣。窮搜博採。揮金不惜。什襲而珍藏之。甲乙而標識之。其視書也。亦若前代帝王大寶之位。傳國之璽。欲貽之萬萬世者。而曾不數傳。子孫蠢愚。不能讀。不好讀。隨意棄置。漸致散佚。廝養婢媼竊一二卷。以出易錫而食之。書籍之不幸。孰有過於是。

者是固藏書者所不及料也。其甚焉者。家道中落。米鹽艱難。萬卷之富。不足以禦飢寒。因出其祖若父。千辛萬苦所得之書。售之以供衣食。而既不知書。又不解論。價十萬金之書籍。萬金而貨之。故紙不能自言。亦人間大不平事也。余以爲聚散者。理之常。得失者。事之常。在在人同一爲世所寶貴。則欲私爲一家之有。以期傳之久遠者。實愚不可及之事。且與其不能自讀。徒供蠹飽。毋甯付之能讀之人。尙不失爲有用。則吾身之所藏者。子孫不能讀而貨之。亦事所宜有矣。且卽論吾所得書。其出自珍藏家者。亦往往而有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則又安能決其不爲他人有哉。然今日之得。東雲一鱗。西雲一爪。萃集甄擇。亦非易易。無論他日者。或置之公共之地。以餉同好。或爲子孫所售賣。亦必使知其得之之由。與各書之價值。庶不至敝屣棄之。醬瓿覆之。使蒼頡之鬼。夜哭也。此卽吾藏書目錄之所爲作也。嗚呼。吾家自香月樓葬於劫火。二百年之所蓄積。鞠爲灰燼。吾父讀書七十載。欲復其舊而不可得。小子又不肖。不能讀父書。

無涯之戚。與生俱來。不與生俱盡。而卽所購得之書。合之吾父之所獲。排比而記之。以詔來者。斯又吾感慨歎歎。擲筆而三歎者也。民國二年六月。舊時月色。齋主自敘。

柳溪竹枝詞跋

昔人謂朱十通籍以後。詩不逮於其前。予以時考之。竹垞登詞科。在康熙己未。而集中之鴛湖權歌。作於甲寅。宜其傳之不朽也。周子芷畦。近靜志之居。饒蕃錦之思。爲柳溪竹枝百餘首。藉補朱氏夏墓蕩二章之不足。而婉約多風。亦與權歌埒。吾決其與竹垞並傳也。抑吾與芷畦游。深見其淡於榮利。槃阿嘯傲。壹意爲詩。斷無江淹才盡之慮。他日所造。必更勝於今之竹枝書。曰詩言志。歌永言。余觀其言。信其志。爰本此意。以跋其詩。

血兒文選

徐天復字血兒江蘇金壇人已故今錄文一首

宋先生傳略

宋先生教仁。字遜初。湘之桃源人。一號桃源漁父。不知者或稱先生爲桃先生。先生生有大志。天資俊偉。鄉里之接先生顏色者。咸驚爲非常人。先生十二歲喪父。家貧。學殖荒落。然先生能自克苦。好學深思。故所學能窮源究委。觀其大全。得其精要。且富于感情。善判斷力。故先生未弱冠。卽知名于時。癸卯遊學于武昌文普通學堂。卽抱改革大志。時年二十二歲也。甲辰八月。先生回湘。與黃克強劉揆一諸子。組織華興會。推克強爲總理。分五路常德一路。先生主之。華興會者。革命最初之一團體也。先生之捨身從事于革命事業。蓋自此始矣。先生復與胡經武于湖北設立機關。名曰科學補習所。以與湘遙應。當華興會之定期起義也。本擬于十月十日。至九月十五日事洩。機關破露。先生在常德。至長沙。不以失敗爲意。然武昌學校。因先生謀革命。除先生名。先生乃走上海。赴日本留學于東京。入弘文學校。後入早稻田大學。乙巳。先生創二十世紀之支

那雜誌。鼓吹革命。夏孫中山自歐抵日。本會合各省革命同志。組織同盟會。先生與焉。先生擬以二十世紀之支那歸爲同盟會機關。嗣以日政府禁止發行。乃改名民報。而先生爲之經理。丙午。黃克強赴安南謀舉事。先生舉爲庶務長。掌同盟會一切機密。先生見同志俱在南方運動。北方尙未著手。乃奮起偕白逾桓吳崑及日人末永節赴東三省。立遼東支部。運動馬賊。謀佔奉天。與南方嚮應。會鹹廠招兵事忽敗。白逾桓被捕。先生乃復回東京。仍參預同盟會機密。當斯時。先生專心研究政治經濟諸學科。以爲將來建設時代之建樹。復精輿地學。曾著間島問題一書。清政府得之。間島交涉。得以不敗。清政府欲請先生任外交。先生不爲動也。時美洲同盟會之大同日報。及南洋各機關報。均敦請先生主持。先生以東京事繁。亦未去。秋克強有欽州之役。丁未又有河口之役。先生則爲大革命全局之布置。擴張黨勢。聯合軍隊。內地各省。及海外南洋。機關無不徧立。而大舉之勢。已于此樹立根基矣。及至戊申。民報封。同盟會之勢。

一挫。故終已酉一歲無大舉。然潛勢力亦多于以養成。庚戌春正月。廣州之師又敗。趙伯先等俱赴東京。已而復回香港。時東京同盟會本部精神甚惰懈。譚人鳳李肇甫居正張懋隆等會先生商整頓事。先生對於革命大舉方略。主張革命地點應居中。不宜偏僻。革命時期應縮短。不可延長。戰爭地域宜狹小。不可擴大。深究域內之形勢。洞悉方略之精微。故羣皆贊同先生言。而本是實行。譚人鳳赴香港。會趙伯先黃克強。語以先生之籌畫。適香港已準備再舉攻省城。故不克行。時居正回武昌。先生亦至上海。主持民立報。凡所論議。一本學理。國民莫不欽服。春香港事急。請先生往。三月中旬。先生乃赴香港。香港因廣事特組織實行部。中又分五部。先生繼陳炯明而任編制部部长。進攻省城。舉趙伯先爲戰時總司令。召集各省同志及敢死之士。編制敢死隊。陸續赴省。二十六日。黃克強亦先期赴省。二十七日事洩。二十九日倉卒間遂舉事。先生及趙伯先胡漢民俱未能先期至。三十日晨抵省。事已敗。乃相率回港。是役佈告文

令皆一出于先生之手。在港時且與同事諸子草定民國憲法草案焉。則先生于破壞時代固無時不爲建設謀也。未幾趙伯先以憤鬱死。黃克強亦負傷。同志精銳俱大挫折。衆灰心失望。乃解散香港機關。先生于時遂偕陳英士復回上海。仍主持民立報。于根本上反覆詳盡。言清政府之腐敗。喚起國民擔負國事之責任心。言論皆能洞悉本源。故凡讀先生文者無不心折。清政府雖心嫉先生。亦未嘗不深重先生也。先生鑒于前此革命之失敗。以爲非切實準備不可。乃建三策。以取決于衆議。上策爲中央革命。聯絡北方軍隊。以東三省爲後援。一舉而佔北京。然後號令全國。如葡土已事。此策之最善者也。中策在長江流域各省。同時大舉。設立政府。然後北伐。此策之次者也。下策在邊隅之地。設秘密機關于外國領地。進據邊隅。以爲根據。然後徐圖進取。其地則或東三省。或雲南。或兩廣。此策之又次者也。僉謂上策運動稍難。下策已行之而敗。且足引起干涉。釀分裂之禍。故決採用中策。實行中策之準備。于上海立一總機關。

名爲同盟會中部總機關。于閏六月成立。設五總務幹事。則先生及陳英士譚人鳳楊補生潘祖彜也。中部總機關既立。先生精心擘畫。于長江流域。遍立分會。準備大舉。譚人鳳旋赴鄂。令居正使湖北共進會與文學社聯合。立湖北分會。派曾傑會焦大峯立湖南分會。派范鴻仙鄭贊丞立安徽分會。是數分會皆直接于上海總機關。主持長江流域聯絡軍隊事。蓋一遵先生之成規也。時東京本部吳永刪張懋隆將回蜀。道經滬上。先生令其在川立分會。連動軍隊。與長江下游相聯絡。陝西井勿幕在秦聯絡軍隊。亦著大効。先生令其計畫合爲一氣。與南方相聲應。而立分會焉。至是機關略備。先生乃繼籌施行之策。以湖北居中國之中。宜首倡義。然武昌爲四戰之地。糧餉不濟。故一俟湖北舉事。卽令湘蜀同時響應。以解上游之困。而爲鄂中後援。又以京漢路爲南北交通之孔道。敵軍易于輸運。故先生之計畫。不欲以武漢爲戰爭區域。以防牽動租界。而啓外人之干涉。擬于武昌既舉之後。卽派兵駐守武勝關。使敵兵不得南下。

以保武漢之安寧。一面令秦晉繼起。出兵斷京漢路。以分敵勢。而又懼湖北一動。下流阻塞。將使運輸不利也。故擬長江下游同時于南京舉事。并即封長江海口。使敵軍海軍艦隊孤立。而乘利應便以取之。計畫既定。乃以之通告各機關。令本此計畫實行。此可見先生謀之深慮之遠矣。使武勝關不棄。南京不失。又安有漢陽之喋血哉。計畫既定。乃相繼爲籌款購械之事。斯時財政困難。進行不易。而湖北軍隊。又急不能待。擬定一期以舉義。居正楊玉如乃來滬就商于先生。并迎先生及譚人鳳回鄂主持。先生以時機未至。令稍待。七月間。川人爭路風潮發動。先生遂擬定乘時大舉。乃決令長江上下游及秦晉速爲整備。即于八九月間起義。八月中旬。先生將偕居正出發赴鄂。主持大舉之事矣。而漢口機關破露。及三烈士被害之消息傳至。先生知一切預定計畫。將不能實行。而長江下游。又不可不亟謀響應。以免武漢陷于孤立。乃留滬籌下游響應事。于南京則令范鴻仙偕柏文蔚主持。于上海則助陳英士李燮和謀光復。九

月三日。黃克強至上海。先生乃偕克強同赴鄂。時鄂中戰事方挫。衆乃舉黃克強爲總司令。先生則助胡經武辦理外交。時義軍旣起。湖北方面外交卓著成效。雖武漢戰禍日熾。而外人終嚴守中立者。蓋皆得之先生之手腕與方略也。先生以破壞旣始。而建設隨之。遂亟謀所以爲新國家之建設者。先生乃同居正湯化龍計畫。由先生草定鄂州臨時約法。通電至各省。舉代表赴鄂。組織臨時政府于湖北。各省代表有至者。有不能至者。其不能至者。俱會于上海。先生乃與湯化龍約。擬請數省代表全至武昌組織政府。先生至滬。舉各省代表會于江蘇教育會。決定中國採統一制。立責任內閣。設政府于武昌。代表均贊成。俱至鄂。一部分代表留滬爲通信機關。及湖北開會。中有代表對於統一制及責任內閣倡反對之議。另草臨時政府組織大綱。其稿傳至上海。上海代表亦不贊成。時漢陽失守。而金陵克復。形勢一變。武昌陷于危險。乃主遷臨時政府地點于南京。電湖北代表回甯。十月中旬。先生爲甯軍意見不洽。親走甯調解。

適先生赴甯之期中。代表之在上海者。議舉大元帥。遂舉黃克強爲大元帥。黎元洪爲副元帥。黃克強不允就任。而組織政府以致耽延。及湖北一部分代表。俱會于南京。請追認公舉之大元帥。忽引起反對之論。並疑及先生所運動。將爲總理之預備者。而不知實誤會于當時之事實也。以是緣由。乃改舉黎元洪爲大元帥。黃克強爲副元帥。又以黎不能南來。復請黃克強代理大元帥。數遣代表來滬迎之。黃克強仍不允。組織政府問題。遂以是牽延至一月之久。意外波折。實非先生所及料也。冬月初。孫中山先生回國。先生偕張繼回滬。主張舉孫先生爲總統。初八日。同盟會諸巨子會于中山行轅。議決舉中山爲總統。克強爲內閣總理。克強不允。中山漢民主張不設總理。先生內審國情。外察大勢。鑒于責任內閣之適于民國也。起而力爭。中山認可。派張繼與先生磋商。以克強不允任總理。擬請先生代之。先生不允。邀居正田桐呂天民至克強處。力勸克強始允。于是中山爲總統。克強爲總理之議始定。同赴南京。預備組織政府。

先生以臨時政府組織大綱規定不設國務總理。乃提出修改案。代表有不知在滬所決議者。起而反對。致未通過。並加入國務員同意權一條。先生主張。終受此挫折。不能實行。後孫總統提出先生爲內務總長。亦以從前種種誤會。致未通過。先生亦不以之介意也。繼孫總統任先生爲法制院院長。先生乃本平日之經綸。草定法制。故臨時政府法令。多出先生之手。及南北和議告成。而兩方意見。終不能泯。先生憂之。以調和南北爲職志。以期新國家之統一。繼與汪精衛蔡子民同爲歡迎袁總統專使。值京津兵變。幾遭不測。及北京臨時政府成立。先生任農林總長。先生以非所長。不克展布。然先生在職。擬定邊境開墾移民殖林諸法律案。及外蒙設墾殖總管府內蒙滿州設墾殖廳諸官制案。注意于實邊保境之大計畫。提出于國務會議。又先生關於整頓農林政策諸大綱。曰設勸農使于各內省。曰設蒙古興業公司。曰測量田地清釐田畝。曰設拓殖銀行。曰設督辦墾屯事務官于滿州蒙古新疆。曰設農業銀行以各省積穀

常平倉穀爲資本。曰徵烟草酒稅。皆未及實行。而唐內閣倒。先生以當舉責任內閣之責。遂聯帶辭職。先生既退。主持黨務。先生以小黨分立之無益也。聯合五政黨。力持合併之議。議決改組國民黨。而黨勢大張。國民黨之成立。實先生之力也。先生繼被舉爲國民黨理事。盡瘁黨務。不遺餘力。先生有所建議。黨員無不服從。雖異黨亦咸敬仰先生之爲人。以故先生之手腕。實有調和各政黨之能力。趙內閣之得成立。先生實襄助之。蓋先生苦心孤詣。其調和南北意見處。先生素不自矜。人亦多莫能盡悉也。先生數年來奔走國事。未遑寧處。家屬仍居桃源。先生自滿清時倡革命。爲清吏所逼。出走日本。卽未嘗一返故鄉。先生堂上尙有老母。祇以盡忠于國。未能全孝。至是黨事大定。得稍息仔肩。乃亟歸省母。以盡天倫之樂。欲退隱林泉。事親終老。不復出矣。後以國事日非。黨中又屢敦勸先生出任維持。先生知國基未固。尙非獨善其身之時也。慨然奮起。雖老母苦留。先生亦含淚忍痛而出。先生至武漢及遍歷各地。演說改良政治。

之必要。聞者心折。及抵滬。國民黨開大會歡迎先生。先生演說現政府種種失政。滔滔數萬言。然皆一本于事理。無一叫囂謾罵之語。論者咸謂先生不失在野黨監督政府之真面目。然未幾而北京有某當局著論匿名辨駁。復又有所謂救國團者。通電各省。亦駁擊先生曩日歡迎會之演說。蓋欲假此以毀先生之令名者。先生以其誣罔。乃作答詞。一根據理論事實。而駁者不能難。先生亦置之不復究矣。時國會議員多連袂來滬。先生與之商權政見多相合。乃約予爲之起草國民黨大政見。先生口述而予則筆錄之。三日始成。僅及大綱。先生復略加修改。擬至京時與本部議決後公布天下。斯時先生時于宴國會議員席上演說大旨。並言此次政爭之決心。未久。袁總統電促先生赴京。先生乃于三月二十日之夜。乘津浦車北上。不幸忽于車站中遭奸徒之狙擊。腰間中槍。卽赴滬甯鐵路醫院剖腹驗治。以傷重卒不起。先生傷後。曾語于右任以三事。一以書籍捐入南京圖書館。一請同志撫助其家。善視老母。一囑同志奮力進

行。並擬稿電袁總統。臨死哀言。尙望總統開誠布公。定良好之憲法。嗚呼先生雖極痛苦中。猶念念國事。蓋如是也。先生于二十二日四時四十八分薨。享年三十有二。先生既逝。舉國震悼。先生老母年七十餘。胞兄教義。以先生倡革命爲清吏所捕。廋死獄中。寡嫂尙在。夫人李氏。子一年十二女。一年十四。

徐血兒曰。余之崇拜先生。蓋人類之通性也。先生無在不可以崇拜者。而先生乃死于奸人之手。人心日壞。知天之所以禍中國者。正未有艾也。嗚呼。余薄德寡能。不克繼先生之志。亦惟有奉先生之嘉言懿行。以爲師表耳。嗚呼。先生之聲音笑貌。至今輒盤旋于腦中。不能去。余之恨。豈有窮哉。徐血兒又曰。先生在滬時。相過從。囑余與先生合作辛亥革命外史。以爲當時實錄。草未竟。先生北行。允將先生歷年所保存之材料相寄。孰知先生遽罹此慘禍哉。然而余當竭綿力以成此書。以慰先生于萬一矣。

中冷文選

葉玉森字中冷江蘇丹徒人今錄文一首

與柳亞子書

亞子足下。僕自上月中。泚奉役赴龍舒。勘災。毒蛟頑蚪。挾波臣爲虐。吾民而魚者。瀕二千人。田廬十九蕩然。稻藁飄流。挂喬柯上。若排瓔珞。入西山。風景絕勝。訪漢夔頡。侯三堰之故墟。遺澤在民。書記失載。謂宜補入新國史。七門雲霧。諸山下。黃沙白石。繚以清溪。如披蓬萊。水彩圖。苦不能畫。惟於筭將中。握鉛寫小詩。數絕而已。昨歸省垣。得誦手畢。具悉。舊題子美諸影詩。零珠碎玉。攜拾義山。僅得六首。多唐突語。姑寫上。聊博笑耳。紅薇生屬。題感舊記。容構思。匆覆。敬問起居。中冷稽首。

眉孫文選

吳清庠字眉孫江蘇丹徒人今錄文一首

葉中冷詞卷序

倚聲非小道也。託體帷房。睠懷君國。通呼吸於風騷。契神明於樂府。飛卿端已美矣。至矣。降及兩宋。派別有二。一則以纏綿悱惻之思。達窈眇幽窈之情。香草一束。贈之美人。垂楊千絲。懷彼夫壻。姜史張王。絃管不絕矣。一則以嶽奇歷落之材。馭拂鬱摧撞之氣。弄桓伊之笛於焉心傷。擊處仲之壺不覺口缺。東坡稼軒。旗鼓別樹矣。然而風騷之旨。樂府之音。聽曲識真。兩各有當。元明兩朝。傳者蓋寡。清初諸老。備有萬能。竹垞以玉田揭。隴以稼翁津。逮後有作者。囿於前賢。於是鍾兒女情者。不惜短英雄之氣。努金剛目者。不知低菩薩之眉。雖曰從吾所好。毋亦有人見存歟。善哉我友中。冷之論詞曰。歌楊柳岸曉風殘月。吾自紅牙拍之二八女郎。唱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吾自鐵綽板之關西大漢。雌雄之劍貯以一囊。生枯之枝續之一筆。抑何玲瓏其聲。激昂善變也。歟。蓋其仗劍出門。刺船渡海。弔箕子之墓。舞天作歌。訪徐福之洲。迎神製樂。蓬萊一望。琴傳天風。海濤之音。金堂百間。笛擲皓露。秋霜之曲。及乎買板橋之春。

權石城之艇。模糊香夢楊柳門前搖落驪場。桃花扇底春風。花月誰為南市之樓。燕子斜陽獨度西河之調。文生於情。妙造自然也。嗟嗟。自曝書亭圯。湖海樓空。軌轍攸分。本源日汨。彼蓉裳頻迦。揣摩閨襜。汗穢衾枕。已成姜史罪人。而板橋心餘。吟喝風月。呵咤山川。又豈蘇辛肖子。性天既薄。唇舌乃佻。志趣久荒。音聲遂雜。淫哇起於綺靡。正聲銷於謹嘏。溫章宗風一鐙幾熄矣。幸而茗柯導其源。止庵引其緒。得仁和譚仲脩古調可彈。得吾鄉莊蒿盒大成以集。向所謂風騷之旨。樂府之音者。大雅繼起。人間得聞斯道之尊。於斯可信。今中冷鎔唐五代於寸心。製南北宋以一手。令慢樹之興觀。犯引通之絃瑟。譬之時花美人。豔不入妖。劍俠飛仙。豪不走獷。凡馬一空。真龍畢見。庠謬託同調。敢曰知音。獨是以獨絃哀歌。護三山靈氣。夢溪放棹。間發清謳。謂張猗谷瘦鶴開軒尚蕪凡響。次梅蒿盒替人。今而後其在。嘯葉盒乎。時方謀刊蒿盒遺集。適中冷寄詞卷屬審定。爰綴數語歸之。語長心重。神與俱飛矣。

杏痴文選

姜可生字杏痴江蘇丹陽人今錄文一首

與柳亞子書

亞子足下。飢驅南粵。忽忽兩旬。讀苦恨。年年壓金線。爲他人作嫁衣裳句。黯然神傷矣。人情詭譎。吾道益孤。行將飄然引去。征人萬里。轉類飛蓬。繞樹林。烏悲鳴。惻惻關山難越。目斷白雲。王子安到此。時邪命耶。足下素心。何以療我。一厂寄來一書。並詩數章。詞氣憤懣。謂將歸去嶺南。不知相見何日。愈使我頓足痛哭。竟無言以慰知己也。神思蒼亂。草覆一牋。想已投到。匪石處亦付書與詩。迄無報章。足下盍向取閱。中秋盛會。弟不能來。此甲寅一年中。會面無緣矣。奈何。伏處萬山。間氣爲之塞。蓋峻。坂懸。厓不能攀。援以登。望海舒嘯。海風時起。屋瓦震動。近則秋雨初下。落木蕭蕭。一過張蒼水祠。破壁斷垣。荒涼滿目。同社王漱巖氏嘗遠寄聯句云。南粵聽猿。海水不枯皆舊淚。中原逐鹿。河山無恙又新亭。

歎其切當。然屋宇湫隘。僂僂而入。蛛絲障眼。烏矢盈庭。何從張掛。弟亦成一詩。一詞。詩在一厂處。詞另紙寫呈。尙祈拍正。愁緒滿懷。擲筆稿臥。伏維珍重。一厂楚儉匪石。景瞻佩忍。樸安寄塵。宗良劍華。蘭皋芷畦。一民諸友。見時爲道相憶。桂子飄香。月輪剛滿。必多佳趣。示我一二。以當同遊。如何。南社十二集殺青。速寄一册。此間交通遲滯。一往返輒廢旬日也。九月初歸里。道出春江。屆時足下能留彼否。餘不白。

揮孫文選

孫素字揮孫江蘇丹陽人今錄文二首

瘦眉詞卷自序

予於詞學。鮮窺窺窳。曩在年少。間一爲之。每苦心手舛。不諧於絃。音調拘綴。動乖乎律。辭與意相違反。長與短相雜糅。性所不近。吾其舍諸。遂焚揚雲之少作。並芟東澤之綺語。匪避庭筠之詭名。實同魏收之藏拙。停楮蠶墨。亦既有年。

比者哀樂困人。饑寒驅我。別鄉里。陟關塞。渡遼河。絕沙漠。從烏桓之戍。卒問鷄林之詩。賈長途雨雪。客邸星霜。不無淒感之懷。用有吟呻之作。射雕隊去。落日聞歌。涼鷹臺空。秋風寫怨。渡松花之水。榜唱年年。登木葉之山。碓聲夜夜。遂多新詠。藉訴勞愁。公孫之屣不迎。管甯之帽將敝。適予友南昌陶子伯蓀。同人以勞人來遊茲土。晨窗對硯。夜火分篝。伯蓀於詞研究極精。撰造亦富。字皆集錦。調若貫珠。幾登北宋。秦柳之堂不染。西江洪黃之派。猥以鄙陋辱而教之。揚榷於舞裙歌板之間。賡和於漢月秦關之外。李陵握手。便是河梁。桓伊邀笛。未須子夜。賭旗亭之曲。下拜者雙鬟。吹赤壁之簫。相從者二客。朋遊風雅之樂。關山離別之感。並托於此。諒足多焉。因命小胥錄爲副墨。非敢販鬻溫李。剽竊蘇辛。自命詞人以相矜炫。亦祇存其心賞。吟諷一二。如彼樂工。聊用自娛而已。詞雖小道。性情所在。羈人多感。天涯易秋。大夫行役。離離禾黍。征人懷歸。依依楊柳。存於其志。發而爲言。仲宣遠遊。悵然登樓之賦。蘭成蕭瑟哀矣。江南之簫。援彼

例此殆同一轍。所以春驛聞鷓鴣之聲。稼軒因之托興秋堂。尋蟋蟀之譜。白石藉以寫憂。玉田流寓於杭州。時有新製少游跌宕於淮海。不乏幽吟。我思古人非徒刻畫蟲魚。排當風月而止也。况乃遼雪寒催邊雲慘。遞馬蹄蹀血。雁足沈書。嚴城雜刁斗之聲。新亭下河山之淚。龍荒十萬餘里。郭景純之所疚。懷牧羊一十九年。蘇子卿之所茹。痛荒荒斜日莽莽平原。能無悲苦之詞。以送憂愁之景。嗟乎滄桑遷易。風雨屑騷。清歌一聲古愁四起。漬琵琶之淚。談天寶者無人聽。供奉之歌。問貞元兮。何日予懷苑結甯得已乎。爰綴數語以引其端。書寄伯孫與相印證云爾。

悶尋鸚鵡館填詞圖記

寒與梅花同不睡。悶尋鸚鵡說無聊。此陸放翁詩也。余年十五六卽喜誦之。遂願所居曰悶尋鸚鵡館。其時余方在壯盛。同游者亦各豪氣向湖海。詫余些些胸臆中。何便貯得無聊如許。余但笑而不答。然由今思之。天下之無聊人。固未有

甚於我輩者也。余之坎坷抑塞。二十年於茲。入洛游遼。所如輒阻。其境遇亦誰則憫之。而惟一意爲詞。以自寫其無聊之胸臆而已。余詞雖不工。要亦放翁所心許者。余竊歎。昔日同游諸君子。其身世亦皆與放翁相類。惟當年少氣盛。則遂忘之。及夫皓首窮邊。一燈風雨。撫今追昔。豈能免於雪涕者耶。放翁雖窘。猶有鸚鵡可尋。而余在客中。思一夢過舊居。重與諸君子燦醉狂吟。且不可得。館中鸚鵡能毋竊笑余後者乎。嗟嗟。余之愧此鳥也多矣。孟青老友。於乙卯九月再出塞。相見濱江。爲余作填詞圖。余惟孟青亦無聊人。故肯與我輩游。而當其含毫渺然。亦自有難於言說者在。試更得海內同志。一題詠焉。則余之無聊。其或將猶可說耳。是爲記。

蛻庵文選

陳蛻字蛻庵。江蘇陽湖人。倡辦蘇報。鼓吹革命。章炳麟鄒容下獄。蛻庵遁跡扶桑。嗣又避地湖南。民國成立。蛻庵老矣。不言功人。亦無知之者。余識蛻庵。

晚過從一二次而蛻庵竟長逝矣哀哉今錄文五首

哀朝鮮賦

海東有國兮。古稱朝鮮。周封箕子兮。渺乎其先。秦皇併六合兮。商祀未殄。漢武置郡縣兮。環其西偏。玄菟樂浪迄乎句驪兮。東西遼水之邊。一脉所存兮。三千年。幾絕秦漢之交兮。終以全胡。古國之不弔兮。忽地隸而君遷。稽方輿而浩歎兮。懾乎齊楚之間。待玉帛於兩境兮。慨古制之久湮。憑天演以凌弱兮。執牛耳而蹊田。偷東西壹於平和兮。必滌瑕而攻堅。懾強俄之蠶食兮。幸明治之策先。慟此族之不振兮。遂琉臺之同編。吾衡情而權論兮。宜伐君而弔民。入青蓋於洛陽兮。何歸命之足憐。翳其民何辜兮。當壹視而勿偏。懲天竺之奴籍兮。慨安南之牛鞭。一墮落而下况兮。責改進於何年。政則同而民異兮。長二戴於一天。淚浪浪而東望兮。忽由後而念前。彼冲繩之遙隸兮。又何罪而何愆。况臺灣之割昇兮。更牽率而顛連。懿共和之祖國兮。併巴賓於米利堅。慨時勢之萬同兮。

有力者其誰不前。優勝有辭兮。劣敗何言。冀真人之四出兮。胥優劣而相團。去雕題之習積兮。進智種於石田。縱衆寡之異族兮。庶各有其英。賢漸民質於相等兮。何種類之不平。底一世於大同兮。何政教之有偏。吁其遠兮。墟無煙。泛一葉於東西海兮。何邊彼待化之民族兮。方瞑眩生死未卜兮。况訴顛連。籲彼蒼者曰。天運大氣而轉旋。需其時以潛化。毋我後而人先。嗟伊初之文治兮。繼武德於版泉。屬舜禹以天祿兮。歷殷周而勿諉。係我生於此土兮。實大造之驕民。苟芸生之不盛兮。或片壤之孤縣。就民德以挈論兮。吾何望異於朝鮮。省大陸爲十八兮。縣州踰乎千。雖塊土之相比兮。需人力以互連。譬森林之千章兮。曾無異乎孤根。輪石過而攬斧兮。眴羅致於堂廉。彼猗難之無知兮。人何爲而效。旃紛搏沙之難合兮。其道何先。人自爲治兮。家自爲安。比學俗以爲基兮。去狙詐與矜狷。懾以律宜壹兮。導以理宜寬。薰宿莽以社若兮。自薰薺之無愆。胥灌木而梗楠兮。何枝梧之有焉。橫覽前史兮。願力誰堅。登魯壁之絲竹兮。乞靈簡。

編行之自政兮。非以教傳。造竺景之西來兮。又蹂雜而不專。民無教奚以國兮。吾東望而慄然。

歎逝賦

雲冥冥兮。風沈沈。帳空帷之眠斯人。笑言不可接。警欬何時聞。嗟並生之異所。恨相見之屢左。一薜蘿而如故。忽相忘於爾我。視無言而心相親。願結襟而交紳。蓄拳拳以待後。愧卒卒之無因。燈紅憶話。墨淡代磨。隔肺腑而莫訴。畏簡書而臨波。見難兮。別易。生短兮。死長。唱驪歌於醉後。望雲樹而淒涼。慟瓊瑤之易碎。欲號呼而無聲。震椅桐之半幹。疑所傳之非真。悲哉逝者已矣。今生胡不我待。而先我行。伊時局之楨幹。何沴戾之不情。步庭階而擬影。盼懸旌而疑心。聞落葉而延步。響空枝而停音。懷鞍馬於舊部。撫絃軫於中庭。歌曰。流水不復西。疾風捲塵去。復見水與塵。一步一新故。淚汎瀾而無時乾兮。命毫素而寄詠歎。

蛻僧餘稿自序

庚戌之夏天降沴厲。一肢之病。等於荀營之瘍。百日之擧。幾於卻克之跛。瀕十死而不死。誰爲乞和緩於秦。分無生而偏生。時竟有越人在楚。左家妹質珥營醫。忘無家之怨恫。僖負羈盤殮饋食。憐末路之英雄。藉衆維持。二豎焉避。於世何補。一老慙遺。顧積習難忘。有餘年則有餘稿。况世情久淡。在蛻庵終爲蛻僧。雖食肉東坡。捫腹不皆笱蕨。而墨者夷子。放踵未改衣冠。花豬竹鯽。雜蒲圃禪杖之間。賈島孟郊。銷湖海風雲之氣。續滄波聽雨夢樓。續雨諸集後。得毋更形衰颯。或者轉遜冲和曰。蛻僧餘稿。目映雪軒初稿後。爲第七集矣。

半野一黍序

吾友林君聖藩。年十六。以前清同治癸酉舉於鄉。越十年。乃赴會試。於國學靡所不究。既以庚寅中部試。復遲至甲午補殿。於臺灣新嘉坡。周歷詳審。蓋其志在用世濟時。不亟亟於一身顯達也。予識君於上海。在十年前。則君以卽用令河南被議南歸矣。君以所著半野叢稿見畧。縱橫排纂之筆。精密邃摯之思。淵

懿樸茂之胎息。時賢中不多覩。就文觀之。已知實中發外。可以由言稔行。况更攬袖結裾。歷更寒暑。自信知君。非同膚淺。別來六載。予猶存此患難餘生。重來海上。而君已先一年奄化矣。嗟乎。事之可悲。孰甚於此。從其公子更索叢稿。讀之一讀。一愴然。知君亦益以深。其集中如普天丁輸議。及治叨書。皆若預見今日內政外交之所宜急。而當時則決知不能實行。姑存此說。以待來者耳。茲先擇其中宜爲今所借鑒。選抄若干首。每首附以鄙說。并敘君生平鑒略。弁之於前。名以半野一黍。至予對於君之私誼。若以浚配之責。冀無負我故人。則叢集中。可傳之作。不止十倍於此也。姑待諸後。倘見寸鱗片羽者。有同好共擊之雅尤所望焉。君字翥屏。旅滬時復字弢客。云中華民國紀元四月日。脫庵序。

殘宵梵誦卷跋

今夫水流花謝。嗟綺語之難刪。卽至矢盡拳張。豈豪吟之隨輟。氣短不短。情長更長。桓子野輒喚奈何。曹孟德解憂何以。故曰詩以言志。能教聞者銷魂。况蛻

庵七尺。淪蜃海十年。管甯但坐繩牀。張融更無船屋。雖瀟湘。吾土誰識。嬾殘論
建安。才人最憐。公幹彼少陵。垂老猶有浣花舊居。豈潯陽。謫居長此。天涯淪落。
然則詩人之厄。末路之窮。以古方今。於斯爲極矣。嗟乎。庾蘭成平生蕭瑟賦。江
南以言哀。張平子望遠咨嗟。贈瓊瑤而莫致。世之攬者。當有知音。我所思兮。豈
惟並世。綴之短跋。以稔後來。

蘭皋文選

汪文溥字蘭皋江蘇武進人今錄文二首

展庵曲劇叢話序

丁子編展庵曲劇叢話既成。徵言於余。闕然經年久不報。頃西上東還。憚暑杜
門謝客。獨居深念。忼然忽有所觸。乃喟然曰。聲音之道大矣哉。古之君子以通
天地。饗鬼神。定民志。達物情。其斷斷量尺。衡黍匪細故也。是以一代之興。必制
禮作樂。而其間名者。類能刻商引徵。合天倪於人籟。女媧生而清歌。黃帝張樂。

廣野。尙已降及唐虞。聿嬗三代。詔則盡善。武亦盡美。陵夷春秋以還。大夫則登
高能賦。野人亦荷簣而歎。以及遷客思婦。歌謠稍繁。悉諧於律。雖漸流蕩。猶能
發皇。秦漢乘除。遂爾中絕。獨有一洛陽少年。太息流涕。痛哭欲有所創造。降年
不永。此事遂廢。坐令魯兩生告絕之。叔孫或倡女哲。曷高言正樂授官。協律寧
不羞管絃。而慟萬世之人琴哉。然晉唐之際。代有作者。如張茂先之徒。流風餘
韻。蓋不絕如縷。元胡入夏。愛金易朱。然後迹熄。而詩亡。舉古所謂通天。地饗鬼
神。定民志。達物情。所有事者。暗然一弗復。聲僅什之三。五鬻歌之肆。數十賣喉
舌之儉。鑿發混沌。引吭空谷而已。五百餘年。居然自爲風氣。曲標南北。地辨弋
崑黃。調代興。秦聲繼起。其始猶雍容揄揚。其終乃淒厲激楚。或噍以殺。或哀以
思。隨時依違。遞遷遞變。不期然而然也。然而古之傷心人。聆音識曲。譬之叔敖
雖亡。猶見優孟中郎已逝。尙有虎賁。則又何也。試數近代小有名字。如程長庚
余三勝汪桂芬。最後有譚鑫培。其人類出市井不學。非有賈誼張華之能。卽其

所守劇本。亦沿紕繆俚俗之舊。無當大雅。於此將以弋崑黃秦。上接韶武。疑若距離之牽。巧曆所不能算。曾何優孟虎賁之足云。雖然。余敢爲獨斷曰。聲音之盛。集大成於韶武。及其衰也。亂之以黃秦。聞者訝吾言乎。蓋元迄乎清。詩亡而歌不亡者。以有弋崑與黃秦也。夫聲音之著於文字。與詠於歌曲爲二事。非可概而論也。吾聞之甯州徐奉世。徐奉世聞之益陽夏正彞。其言曰。詩言志。一字一音一讀。作者之事也。歌永言。深長而詠歎淫佚。歌者之事也。聲依永。律和聲。一字或轉七音。爲宮商角徵羽。爲變宮變徵。則又樂者之事也。明乎此。庶幾可證吾前說矣。以諸伶無制器之長。無賦詩之雅。而其爲聲。顧暗合道妙。故謂詩亡而歌不亡。且諸伶之所爲歌。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其中疑有天焉。天其或者將留此聲於人間。以待後之作者。循聲制器。郁郁乎。洋洋乎。復脩明禮樂。未可知也。奈何民國肇建。新劇代興。將反此舌。夷於無聲。則又疑天之夢。夢固渺茫而終不可問也。嗟乎。歌將繼亡。詩於何復。吾爲自懼。不得不貢一言。以商。

吾丁子且有見。丁子此編非僅等之識。小他日請念可乎。

醴陵兵燹圖敘

嗚呼。生民自有史以來。治日少而亂日多。若三代之垂亡。若兩漢晉唐五季之末。若宋元明易代之際。人民遭亂。所罹塗毒。日月相望。方策具在。班班可考也。夫桀紂之惡。湯武所藉以爲口實者。落落不過數事。以視後世墨君汙相酷吏悍將之所肆虐。微矣。循是以往。乃有殺人盈野。殺人盈城。然祇用之兩軍相斫耳。至於黃巾赤眉。下逮闖獻。所過罔弗殘破。則皆劇盜大憝之所爲。未可概以軍紀相繩也。豈有將遣於政府。卒隸於元戎。而敢劫殺過於盜賊。吞噬甚於豺狼者。最近世所記縱兵虐民之罪。無過於嘉定三屠。揚州十日。彼亦剋敵伊始。逞憤示威。非有如今日之事。乃自於固有之土地。無辜之人民。而忍用其屠滅與焚燬也。吾始讀醴陵之紀。今又閱災影之圖。吾惘惘以悲沉沉以思。吾爲之上下而求索。信乎有史所未遇之鞠凶。生民所未逢之奇慘也。醴有耄稚。則既

僵矣。醴有壯丁。則非被虜卽死傷。或散之四方矣。醴有婦女。則旣被辱就死。或以死拒辱。非飲刃洞彈。卽自沉於河矣。醴有財帛與器用。則旣被掠奪。或取之不盡而悉毀之矣。醴有廬舍棟宇。則旣火矣。蓋絕脛斷脰之所枕壓。頽垣敗瓦之所傾覆。緘膝扁鑄之所破棄。撫原繡塋之所污萊。以千萬計。而爲巧曆所不能算。然所刼殺之者。固非盜賊。而所吞噬之者。固非豺狼也。且又非敵國之兵。非易代之時也。叫天何辜。乃丁斯厄。無玉無石。同爲焦土。豈不騰怪於萬國。而沈寃於千祀哉。斯圖印成。并吾文以眡彼。當日擁兵者。倘亦效晉明之以面覆床。一自懺其前事。未可知也。中華民國八年。江蘇汪文溥。

萬里文選

蔣同超字萬里江蘇無錫人工文辭落落拓不遇竟客死于萍薊今錄文五首
蛾眉志餘跋

右蛾眉志餘一卷。先七世高伯祖虎臣先生之所著也。先生金壇籍。始生時。先

生之大母。夢峨眉老僧托生。及長。亦夢身爲僧。當於山谿濯足。自幼卽耽禪悅。清順治丁亥。以第三人入翰林。時年方二十四也。於世緣淡甚。雖宦達一如苦行頭陀。好周人以急。在館時。輒請假歸省。先生卒後。王新城有西崑三十載。九病一遷官之句。蓋紀實也。中間放浙江試。差得一士。慈谿胡姓也。佚其名。試竣。探天台雁蕩之勝。迨任順天學政。秩滿謝病歸。不復還里門。携一衲二僮。遍游五嶽。及黃山。九華。武當。諸名山。游嵩洛。時過夏峯。與孫奇逢講學。數日。自楚之蜀。扁舟草履。躡匡廬。探鹿門。不避豺虎。嗣卽溯峽之蜀。游峨眉。食長蔬。寓伏虎寺之蘿峯庵。經年後。示小疾。預知逝期。手草行略一通。示寂。前索紙筆書辭世偈八句。擲筆。趺坐念佛。號而化。偈見志異。時康熙癸丑歲也。翌日。胡生遇諸於山椒。迨入寺。知先生已沒。乃大驚異。又二十五年。新城奉使入蜀。宿劍門。夢先生來相迎。執手微笑。無一語。先是先生在館閣時。以井研胡菊潭相國所著繹峨嶺。並四川總志。嘉定州志。峨眉縣志。蜀中廣記等書。並參以舊聞。成峨眉山

志十七卷。至峨眉後。又成此志餘一卷。皆峨眉異聞軼事。與山志可互相發明者。志中力求徵信。以峨眉之雪。虬空青。放光石。雷威琴之類。古有是名。今無是物。恐重爲地方累。特爲剖白。纖悉。此亦先生度世之苦心也。山志有胡生之子挺松一序。迨刊行時。已爲蜀中大吏所點竄。糾繆百出。而蜀中當道之序文。纍纍焉。蓋儼一官書矣。今版片亦已不完。惟此志餘一卷。尙爲完璧。同超敬謹皮藏以待梓焉。先生所著有綏庵集。今罕傳本。又蔣說一篇。爲尤西堂所稱。今亦佚。特附誌于此。七世姪孫同超謹跋。

跋拙存堂集後

拙存堂集。先六世祖湘颿先生之所著也。先生之父度臣先生。爲虎臣先生之胞弟。度臣先生平生未嘗宦達。而于京師名場中。特以嶽崎磊落著稱。而湘颿先生。尤至性過人。力敦行誼。古文爲王崑繩氏源入室弟子。王氏之學。縱橫捭闔。有永嘉之壯氣。而先生則尤言行不苟。行文語語。如見肺腑。高潔空靈。而又

復沈痛悱惻。出入龍門。昌黎下者。亦不失爲歐。曾實爲桐城派之一大勁敵。書法上溯晉唐。一以鍾王顏歐爲依歸。力闢宋元以來偏鋒之非正軌。學易之年。手書十三經。行篋相隨。歷一紀而始藏事。河道使者高東軒氏斌奏呈之。至乾隆某歲。政府效東漢故事。命鑄工上石。列諸國子監之堂廡側。即以先生之孫先高祖醉峯先生董其役。集中爲中庸說一篇。讀詩疑十二則。易卦私箋二卷。古文八十篇。學詩偶存一卷。說詩別裁一卷。碑帖題跋一卷。尺牘一卷。內涉論書數則。別見蔣氏游藝秘錄中。先生平生之學。得之遠游。弱冠卽饑驅四方。康熙癸酉。初試北闈。鏃羽未售。雍正卯辰兩科。又別雙足。自是遠涉秦關。歷覽漢唐古蹟。及雁塔碑洞。謔石刻。又得縱觀魏晉唐宋元明名人墨妙。由是文氣益適。書法益進。例選教諭。辭檄試鴻博。辭金沙王虛舟爲先生同里舊好。至是虛舟與先生同寓二泉。十三經之書。實發筆于。是時中間歷淮揚東遊。鄒魯留曲阜。瞻孔林。手書關里聖廟御題諸額。南至楚粵。足跡幾半。九有焉。金沙蔣氏入

籍無錫。卽自先生流寓二泉始。有拙存堂臨帖三百六十種藏于家。皆先生積其平日鑒賞之餘。而手臨者。洪楊之役。已付劫灰。而此拙存堂集。同超得諸巴陵方氏之碧琳瑯館。易卦私箋二卷。海上某書館之涵芬樓。度有是書。遂謹錄副本以歸。六世孫同超謹跋。

蔣氏游藝秘錄跋後

古者大學之教。道藝與德行並舉。書爲六藝之一。而繪事在成周亦設專官。蓋書畫本同出一源。倉頡造書。史皇作圖。韻之書依類象形。與畫文異而體同。自形聲假借。孳乳寢多。書體日趨於簡。而書與畫遂判然分爲二途。故鄭虔三絕。史所豔稱。後之書畫兼工者。雖代有其人。而徒供庸夫俗子之玩賞。卽理學名儒。亦以爲足以玩物喪志。視之爲方技之流。而莫知或重。不知世無圖畫。無以濟文字之窮。世無文字。無以神圖畫之用。陸士衡云。宣物莫善於言。存形莫善於畫。郭璞圖爾雅。張僧繇圖山海。並能以畫輔翼經傳。孔子之勗人學。詩。始以

多識夫鳥獸草木之名。亦以古之左圖右史。二者得相濟以爲用耳。據於德而游於藝。孔子尙焉。况六書之形聲通乎。篆籀六經之訓詁。基乎倉頡。自古文失攷。古訓日亡。士習於空疏。而書畫同出一源之義。遂晦而不顯。我金沙蔣氏。世有隱德。九世祖芝田公。八世祖楚珍公。在有明萬禎兩朝。父子甲科。七世伯祖虎臣公。爲有清順治第二科鼎甲。第三人。酷嗜書法。於晉唐小楷。得其筆意。其遺墨見海鹽吳氏修之名。人尺牘。七世祖度臣公。生平以孝友稱。德行君子也。傳詳見湘陰李氏桓之耆獻類徵。孝友八。六世祖湘帆公。自號江南拙存老人。平生蓄道德。能文章。承大父之遺風。兼工書法。手書十三經。刻石太學。有宋元明儒性理舉要。拙存堂臨古帖三百六十六種。藏於家。佚於洪楊之役。惟易卦私箋二卷。尙有傳本。今所傳拙存堂全集。內有書法論一篇。碑帖題跋一卷。五世祖勉齋公。別字赤霄。有讀書法論一篇。讀書讀畫紀聞各一卷。其傳神秘要一卷。清乾隆乙未。呈入四庫。蓋公三歲失恃。初不省妣氏汪遺容。畫像未能神。

似。於是潛心畫訣。遂工其技。然絕不爲他人奏技。與世之畫工異焉。本生高祖仲和公。一字仲叔。別號醉峯。又號江南小拙。工篆隸。乾隆間。充四庫篆隸總校。有說文字原集註。說文字原表。象形字譜。漢碑隸體舉要。書法正宗。學書雜論。學畫雜論。竹譜等著。自湘帆公以下三世之著作。見蔣氏游藝秘錄者。凡九種。餘均單行。湘帆公傳。見耆獻類徵文藝十一。勉齋公傳。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仲和公傳。見畫史彙傳卷四十八。並墨香居畫識。及邑志藝術。三世之德行文章。皆爲世所推重。於書畫精詣。亦均有所窺見。非卽古者大學之教乎。方今西學東漸。藝術日盛。而道德日益墮落。羲之俗書。子昂蘭幅。相望於室。家隨珠而戶卞璧。彼之江湖賣術者流。大都視其筆資之豐。齋爲高下。以視湘帆公之爲貧士。書紙俾得易錢。以待舉火者。不可同日而語矣。嗚呼。古者大學之教。烏得再見於今茲哉。江南拙存老人後裔同超謹跋。

先高祖醉峯公事略

公諱和。字仲和。一字仲叔。別號小拙。又號醉峯。蓋公之大父湘颿公。晚號江南拙存老人。當世之士。識與不識。皆以拙老人稱之。老人工書法。公克繩祖武。亦以書法聞於時。故以小拙自號。原籍金壇。老人嘗賃廡梁溪。公亦以九峯山色。殊醉人意。遂移家焉。公之別以醉峯爲號也。由此幼穎悟。及長。不事帖括。工詩古文辭。旁及六書訓詁之學。弱冠遊京師。迨四庫館開。公以太學生充三通館校錄。旋充篆隸總校。公父赤霄公。工書畫。著有傳神秘要。乾隆乙未。著錄四庫。公在館時。摩娑手澤。親事校讎。歲丙午。校事告竣。欽賜舉人。時太學之辟讎。方新落成。公集石鼓文字。作辟讎頌上之。而大父手書之十三經。旋詔命刻石。太學。卽徵公董其役。癸丑。石經工竣。補接國子監學正。然公高尚其志。卽引疾歸田。蓋寧誦於遇。不屑曳裾於王侯之門。貶其道以希榮也。公淵源於家學者深。故於篆隸真草。無不上追秦漢。下步晉唐。且仿宋元以來諸家筆意。爲山水花鳥之屬。俱臻神妙。兼善人物寫照。而花草得陳白陽遺意。又善墨竹。酒酣時興。

尤勃勃。出奇作指頭畫。指揮如意。一如張顛醉中之作。狂草然。所著有說文字原集註。說文字原表。象形字譜。漢碑隸體舉要。書法正宗。學書雜論。學畫雜論。竹譜等。各若干卷行世。詩文集。以及身未付梓。行洪楊之役。已蕩爲灰燼。公嘗有傳箏圖之作。錢塘吳祭酒錫麒曾爲之序。蓋紀妣氏汪太孺人傳箏事也。先是湘颿公因子婦汪太孺人之請。集雅頌五章。書諸箏端。嗣太孺人見公箕裘克紹。遂以箏授之。公迺自繪之爲圖。以垂家範。一時海內名流。題詠盈帙。稱勝事焉。昔漢劉向校書天祿太乙燃藜。世所豔羨。公生乾嘉治世。遊太學入四庫校安國之古文。問子雲之奇字。侍講辟離進頌。到治簡在帝心。隆禮方始。而公也以朝有權倖。急流勇退。歸隱二泉。卒嘯傲湖山以終。老蓋公之遊京師也。以大父手書之。十三經三十年來。聚訟盈廷。尙未刻石。故毅然策蹇騎北入國門。欲觀厥成。迨廷旨勒碑。太學媲美。鴻都舉國。奉爲儀型。萬世垂爲模範。而公繩其祖武之始。心已盡。而大父鏗而不舍。寫經一紀之苦志。亦於是差足告慰矣。

南一廬書選
同超入世也。晚當甲辰入都。距公趨踰虎觀校別魚魯之時。已一百十有餘載。宮牆在望。日月常新。而太學之石。經屹立如林。與石鼓並垂千古。周情孔思。油然而生焉。光緒乙巳。立孫同超謹述。

吳興楊君伯謙哀辭 并序

社友楊君伯謙。名嗣軒。浙之吳興人也。吳興爲山水清淑之鄉。而君之生實稟其氣焉。幼而岐嶷。長而好學。舞勺之年。卽肄業邑之小學。自中學畢業。而文辭已斐然可觀。於數理則尤以精覈稱。未申之交。出遊海上。與金山高鈍劍桂林馬君武遊。是時東南人士之在海上者。如吳江金鶴望。蔡冶民。陳巢南。三君號稱松陵三傑。君則盡與之交。而君之世界智識。亦卽於是時吸收而無遺矣。巢南爲南社盟主。君爲社員。蓋南社以文字提倡革新者也。是時南海弟子梁君方鼓吹開明專制。君則著君主民主論駁之。己酉之冬。北入都門。肄習法律。辛亥秋。武昌起義。君聞之。卽南下贊助光復。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委充實業部商

政司科員。統一後不復北上。任海上尙俠中學教務長一席。兼授算學。迨宋案發生。波及尙俠。奸人肆讎。致兆焚如。君復謀遷新校。刻苦經營。不數月。吳淞難作。新校又付劫灰。政局一時大變。政府諸公。已絕口不談教育。而國會亦全體奉令解散矣。君不得已。又復混迹於軟紅塵中者。兩閱寒暑。自籌安會立。帝制聲高。君則含茹欲吐。若骨鯁之在喉者數月。君父旭峯先生。供職萍礦。乙卯之冬。君省親來萍。三宿而返。丙辰之春。君復來萍。就小學校長之任。以爲父子同客一方。自此膝下長依。天倫之樂。孰有逾於是者。乃蒞事纔八旬。遽于五月二十一號之黎明。長眠而不起矣。迴憶與君電燈光下。宵談娓娓之時。相距不過八小時耳。朝露未晞。風流頓盡。庾信傷心賦所云。一朝風燭。萬古埃塵者。非耶。余東西南北之人也。壬寅之春。在志正中學。相處僅兩旬。余又復南北奔走。雖與君同籍名南社。而天各一方者。已歷年一十有四於茲矣。因追思其平生所可列。恨未有以卒其志。而爲辭以哀之。其辭曰。

滄海橫流紫瀾迴兮神州日暮急景催兮鷄鳴達旦風雨哀兮茫茫垓宇同此
長夜臺兮夜何時兮復曉更鼓沉兮人杳杳宵譚暢兮夜未子遽遽一夢日已
卯長眠自是千古兮玉棺夢好生年淺兮逝日長彭殤一例兮悟徹蒙莊撫遺
蛻兮委幽房窮泉黯黯天無光眞宰上訴來帝旁何如帝所白雲鄉鶉首賜秦
天亦醉兮甲兵未洗天爲淚兮才乎何爲天亦忌兮問天無對天何意兮玉樓
天上君其作記兮浮雲西北隔長安兮吳楚東南推羽翰兮形若龍蛻骨已寒
兮洞庭春去桃李殘兮西河抱痛淚汎瀾兮羅霄高高何如天目萍川汨汨何
如雪瀆天日蒼茫川原寥廓楚山多兮越水長路渺漫兮途冥漠棺冥兮戶
未扃電燈燦燦燭幽靈魂有知兮魄無形神遊垓宇歷天庭無機爲燐兮有機
爲螢楓林鬱鬱山青青君其來兮風泠泠君父在萍兮君母在堂魂兮魂兮何
日歸故鄉風和柳下誄有妻星孤曙後耿無光瞰法華兮躡道場黃龍白鶴同
遊翔化鶴歸來兮夜猶未央嗚呼哀哉化鶴歸來兮夜猶未央

西神文選

王蘊章字蓴農號西神江蘇無錫人工詩文詞兼擅小說家言丰采翩翩有太原公子褐裘而來氣象文亦似之今錄文六首

天香石硯室奕選序

錢子南亭輯天香石硯室奕選既成。郵書問序於余。余受而讀之。曰。博哉錢子之用心也。夫奕譜之作衆矣。曰奕理指歸。黃河之水。探源星海。布局之扼要。屬之曰血淚篇。鈎心鬪角。花八持七。全局之制勝。屬之曰官子譜。手專殺活。目無全牛。收局之能事。屬之。今錢子斯集。多甄錄於施范徐黃各名譜。與夫零紈斷素。如仙機武庫之不經見者。擷華存粹。蔚爲大觀。博哉錢子之用心也。復何藉余之一言以爲重。雖然。余嘗竊論夫奕之盛衰矣。奕盛莫於有清一代。而其衰也。亦於有清一代。爲最極盛於施范中。衰於陳周。非施范能盛之。陳周能衰之也。施范生丁國家全盛之秋。民豐物阜。心無外驚。一枰黑白。若將終身。其以奕。

名世也。固宜降至陳周世變。稍稍亟矣。士或懷才不得。一逞則奔走爲衣食計。手談坐隱。餘事蓄之。有能與陳周敦槃。玉帛狎主齊盟者。已視爲登峯造極。而不可復進。若更責以施范之絕詣。則駭且走耳。其在陳周壯盛。有爲之日。宜若可一蹴幾矣。達摩西去。無佛稱尊。並世之士。顧已揭國手二字。相推許。於是爲陳周者。亦遂沾沾自喜。曰。苟能是是。亦足矣。此奕學之所以每下愈况。輓近以還。且并陳周視爲廣陵散也。抑余又聞日本人之治奕矣。爭雄於壇坫。受成於天府。給廩以養之。設官以寵之。高髻廣袖之效。遂有遺棄一世之務而爲之者。論奕於今日。吾道東矣。一二翹秀岸異之士。乃嚮慕然。謂吾國無人焉。無人焉。甚且謂起陳周而與之角。亦在餘子碌碌之數。嗚呼。奕學之不振。豈第世運隆汗之所由分。抑亦國民強弱之所由判也。今得錢子是書。以爲之先驅。鎔萬冶於一爐。續垂絕之餘緒。希蹤施范。方駕東瀛。皆將於是在。花韻晴初。瓶笙月午。隱囊塵尾。而外清簟疏簾之側。橘中其果有天地乎。余亦褰裳從錢子遊矣。

然脂餘韻序

吾宗西樵有然脂集之選。爲部四。爲類六十四。爲卷二百三十餘。其自序稱歷十五寒暑始克就緒。時則繇皇古以迄當代。人則繇宮闈以迄風塵。文則繇風雅以迄雜著。雖考訂未悉。不無謬盪。而按部就班。較爲具體矣。書闕有間。四庫全書。僅采其例於詩文評中。觀其條目。遠出沈宛君伊人思蘇竹浦胭脂瓊鄒流綺紅蕉集方夫人宮闈詩史。酈琥彤管遺編諸書之上。茫茫數百年。竟成絕響。嘗有意續之而未逮。今春備書於涵芬樓。樓中富藏書。戢香所及。不加詮次。斷自清初。以迄近禩。斷章零句錄之。或無所表襮。而玉情瑤韻。蔚成佳話者。亦錄之。傳姓氏。誌梗概。存什一於仟伯也。得若干家。共若干言。名曰然脂餘韻。非敢纂西樵之墜緒。聊以闡閨襜之馨逸耳。嘗謂詩詞之作。本乎性情。忽然而來。神與古會。空山無人。水流花放。臻斯境者。厥云上乘女子之作。於金戈鐵馬之風。豪肉哀絲之奏。或稍稍漓矣。至若幽花媚春。子規叫血。賦景獨絕。言愁已蕪。

班之香耶。宋之豔耶。美人香草。要爲天地間必不可少之一境。梅月畫窗。蘭風入座。迷迭濯魄。銀蒜約魂。鴟鴞怨其不芳。桐絲撫而寡韻。試展是編。讀之余懷。渺渺其猶成連海上時乎。閑逢攝提格花生日。無錫王蘊章識於梅魂菊影室。

綠綺臺傳奇序

土司秦良玉。瑤女雲鞞娘。遙遙兩女子。一黔一桂。奇氣獨鍾。良玉事揭糈史冊。絃管聲歌。雲鞞娘顧眇所稱述。微獨雲鞞娘。彼鄺湛若者。非世所稱嶽崎磊落之男子乎。上元忤令。隻身走萬山中。以無家張儉作王粲。依劉蠻花笑客。蓮幕倦遊。舉其抑塞悲憤之致。一發之於書。飛頭勾漏。一山海經也。寨結相思。一孫吳兵治也。槃瓠禋祀。蝶綃鳳裘。一西京雜記也。明季國事。蝸蟾一二握政柄者。競爲門戶之爭。既視珠崖之棄。爲不足惜。更視遺賢在野而屏之。惟恐稍後。遂使蘆笙吹夢。僅傳結隊之天姬。銅柱銘勳。不數遁荒之畸逸。遭遇既殊。名之隱晦亦異。焉余覽之而忽忽若有所感。秋燈坐雨。寒蟲訴愁。日援筆爲作長短句。

樂府。共得若干齣。昔河東序赤雅曰。因病致妍。余病於文。妍乎云爾。抑海雪堂中佳話。不可聽其湮沒而已。至於書斥懷甯門完節義。一本於吳桐蓀鮑夕陽兩家所紀載。讀者勿因史闕有間。而疑余故曼衍其說也。甲寅七月七日。蓴農識於梅魂菊影室。

菊影樓話墮自序

菊影梁姓。名蘭。庚戌之春。薜蔚於福裕里。淡粧紺袖。眉黛間隱隱有恨意。爲誦簾捲西風人比黃花瘦句。擁髻凄然。盈盈欲涕。因戲之曰。蘭爲國香。當門而鋤。如卿之風塵憔悴。獨秀傲霜。殆東籬之逸韻。非三湘七澤間之小影也。蘭再拜受教。翌日榜其樓曰菊影。且曰梅魂菊影。影事商量。羽璫先詔我矣。余爲之粲然。清談旣浹。樵蘇不爨。憐紅玉之前身。藏綠珠於內第。雖有成議。未遑踐也。綠波春水。別緒連番。一過吳趨。再游白下。迨余乘蹻海外。小刼歸來。蘭已命薄桃花。彩雲飛去。一樹馬纓。遂等於華鬢。天上瓊思。瑤想亦隨君苗之硯。而俱焚矣。

顧雙心一褻。獨繭繚愁。追溯樓中一席話。有不忍付諸湮沒者。存什一於千百。拉雜記之。顏曰菊影樓話。墮以有涯之生。作無謂之事。當夫花影窺簾。心香裊夢。望美人兮一方。思微波而誰托。明明如月。亭亭者魂。苟有擅鴻都術者。呼之乎。或出闕逢旃蒙人日。鵲腦詞人書於海山仙龕。

十年說夢圖自敘

削絹一尺。移山四圍。潑眼成翠。遊心入玄。危樓欲墮。扶以雲氣。虬松將飛。乃作龍怒。鶴夢自瘦。睇山鬼以何之。梅魂不肥。詠碩人其在寐。客有見而問曰。杜陵茅屋。秋風破乎。玉谿無題。錦瑟託乎。何視天之夢夢。驅烟墨而無說也。余曰。唯否否。僕之爲是。固將以作無聲之詩史。訴遙怨於靈脩也。酒邊說劍。自寫其性。情却外披。圖不關夫風物。揆其旨趣。可得詳焉。僕乾蔭早傾。書城幸託。篋無昌黎之三書。懷滅禰生之半刺。乃有采以虛聲。強居記室。繫馬大功坊底。尋秋小姑祠中。紅蓮參幕。時接勝流。青門種瓜。言逢故將。淥飲秦淮之水。都是愁痕。

紅燒鍾阜之霞。全消王氣。是曰綺夢。其說一也。三秋賦別。江淹因以銷魂。九州可談。鄒衍從而立說。僕招隱無山。遊仙有願。荷衣蕙帶。草木徒誌。夫南方椰酒蠻花。竹枝曾賡乎西域。懸崖百仞而題句及之。駭浪千重而醜酒賦之。紅鴛瓦冷。訪荷蘭之故宮。白足禪參。拜緬甸之金塔。鴻影猶雪。漚心自波。是曰客夢。其說二也。士貴知己。虞翻所以興嗟。時不與我。馮唐歎其晚遇。僕擇異荆棲。厄同楊閏。學賈則舞媿袖長。獻策則主憚薪徙。遂乃送張儉於亡命。賦仲宣之登樓。歸遼有鶴弔鍛羽之令威。望帝問鶉泣低頭之臣甫。感靈旗以告夢。死友謂何思塵尾以招魂。生平已矣。是曰哀夢。其說三也。急難居閒。人所時有。峨眉謠詠。或謂善淫。僕因肺腑之親。遂有懷刑之懼。輕裘緩帶。羊叔子或且仇人。薏苡明珠。馬將軍不妨好貨。蓬心自苦。看萋菲之成章。葵足難違。痛珠崖之尙在。障西風而終汚。干春水以無端。臣質之死。匠石傷焉。是曰噩夢。其說四也。嗟乎萬感鬱於輪囷。百年驚其彈指。犬馬之齒。忽過三旬。龍蛇之變。焉知來日。亦可謂將

賈之泣。無假回波之吹。已斷之腸。不煩命騷之寫矣。抑僕於斯。重有說焉。昔王筠之集。不止一官。白傅之詩。亦分五本。而溯叢書於笠澤。雪纂爲勞。擬酬和於西崑。風流未歇。珠非紀事。自成乙乙之穿。竹可篇年。聊引烏烏之唱。蓋自庚戌歲。爲涵芬樓草創。小說月報。中間離合不常。一爲前馬。再使續貂。聿至今茲。適屆十稔。夫虜初九百。嗣響云遙。孔甲二十。雜家競進。事不道於薦紳。賢或愈於博奕。而况青氈。是吾家故物。白衣識吳下阿蒙。賣癡未盡。憐西華之單寒。銜嫁無媒。許東鄰之顰笑。往往驛騎紛來。訂神交於尺素。邪許相應。託微波於寸心。蠹食而求神仙。鷄鳴而思風雨。遂得因茲一說。慰彼四愁。尙留身外之身。更作夢中之夢。則斯圖也。其諸飄風之簾。過時而在林。皴水之面。觀河以自鏡者乎。說夢命名。夫何間然。余言未終。客歌而起。娥月窺景。如來笑人。寒飈振吟。若助歎息。援筆累紙。書之圖端。後有覽者。其謂之何。戊午歲不盡三日。蓴農王蘊章。

劍霜龕詩跋

秦子劍霜歿三稔矣。黃墟時過意邈於山河。立文未鐫。魂踣於泉壤。顧牽人事。卒未就也。今秋倪子恂生。徐子薇臣。復相與郵書誣誘。屬竟縶綿。并爲讎校。墓草已宿。墨痕未乾。江郎才謝。猶留五色之花。李母哀深。長撫一囊之錦。故人手澤。良友心期。因付剖雕。兼任排比。起庚子訖甲辰爲一卷。得詩凡若干首。時則春袍草妬。已飲香名。靈几檀成。俄霏黠采。感鄉關之棲屑。斛量愁。悲京洛之風塵。一升貯淚。又或葦藍。采去芍藥。贈將望美人兮。一方醉煙花於三月。未免鬱青霞而爲抱託。金錯以言懷。凡所述作。悉付牢愁。又起乙巳上訖乙巳下爲二卷。得詩復若干首。一聲笛落。句必色飛。幾處砧敲。思爲情縛。蓋其時方諸緣。悉屏一意於詩。鏤心鳥迹之中。織辭魚網之上。所謂積玉立圃。莫非夜光披金。泥沙乃勝。祥冶者也。斯皆正集別著外篇。都爲鴻影樓詩記一卷。而以詩餘祭文若干首綴於其後。高柔玩婦。孫楚悼亡。聞屐響而莫尋。悵簾旌之易斷。錦織龍梭之字。峽喉聲。絲抽雁柱之吟。羈愁疊。疊斯爲情。至亦曰。遇窮奉倩。因以

神傷。武子覽而隕涕。而君之詩亦止於此矣。嗟乎。無五百車。懽喜之丸。情何能已。繼卅六體。鴛鴦之作。生也有涯。河梁之贈。方載於集中。玉谿之序。俄成於身後。昔黃兩當謂洪北江曰。余不幸早死。集經君定。必乖余之志趣矣。情比曩賢。詞慙荒翰。每一展卷。愴然不知涕之何從也。乙巳而後。君已疾作。雖鶴忘戒。露猶戀寒號。而蟬垂成。哀漸將字。蝕徐子薇生。乃復哀輯成編。爲丙午補遺一卷。附於卷末。是又竟荀郎之後事。義薄雲天。而傳元相之遺文。感均今古者哉。

癩盒文選

吳梅字癩盒。江蘇吳縣人。工詩詞。尤精度曲。爲當今絕學。猶憶民國元二年之間。與巢南寄塵。楚儉癩盒。爲文酒之會。癩盒精談曲理。娓娓不倦。余雖囊人子。不解音樂。然亦樂聞癩盒言也。今錄文五首。

風洞山傳奇自序

思宗殉國。王業偏安。東南人士。痛雪國仇。竭忠盡智。碎骨捐軀。閣部而外。莫如

臨桂新亭。涕淚故國。河山慷慨。誓師從容。盡節成仁。取義君子。躑焉秋齋。寥寂
舊雨不來。撫拾遺事。衍爲院本。以廁藝林。瞠乎後矣。紺珠弗懷。子虛烏有。憂傷
憔悴。至是而極。庾子山云。惟以悲哀爲主。嗟乎嗟乎。橋山弓劍。古雜衣冠。荒土
一坏。夕陽千古。興亡離合。余亦不知其所以然也。風雨如晦。脩焉寡歡。略書鄙
懷。長歌當哭。

煖香樓傳奇自序

歲丙午鄉居。杜門不出。雜取各家筆記讀之。高君梓仲命作新樂府。余曰傳奇
者。以奇事可傳者也。事不奇。非惟不傳。亦可不作。梓仲乃取板橋雜記中姜如
須事爲請。布局措詞。一日而畢。題曰煖香樓。蓋卽李十娘所居也。嗚呼。勝國末
年。秦淮歌舞。甲於天下。不可謂不盛矣。乃江上師潰。嘔血廣陵。而金陵舊院。鞠
爲茂草。南朝士夫。爭以崖岸爲高。究於天下事。何補也。夫溺聲色而談氣節。君
子羞之。故北里遺音。反多南朝野史。此邦人士。不其惡而然則青溪一水。正足

爲故家興廢之由。况蕩子狎客。又皆爲文人學士之所寄跡。不得已乃託諸兒女。以自晦耶。果爾。則煖香樓之作。非獨寄豔情。亦且狀故國喪亂之態。雖謂之逸史可也。古人云。不患才少。特患才多。余自甲辰以來。頽唐抑鬱。江郎才盡矣。今以兒女之事。乃復盜我筆墨。馮婦下車。劉伶賭酒。豈故朝遺事。大足以醫我癩耶。然而寄託如斯。亦足自傷。或者謂天不爲人之惡寒而輟其冬。人亦不爲窮困而刼其才。吾輩生於斯世。正賴絲竹陶寫。步兵隱於酒。秘演隱於浮屠。湯若士亦謂其次。致曲而子反以爲憂。夫子猶有蓬之心。夫嗟乎人世之事。猶桴鼓也。擊之則聲。勿擊則平。余不知何所感慨。而爲此言情之書也。余又不知何所意識。而復飾詞欺人。遽謂可作逸史也。則惟有公之於世而已。知我罪我。又何論也。以質梓仲。梓仲曰。然。爲序之如此。

奢摩他室曲話自序

往余少時。篤好詞章之學。自漢魏兩晉。以至六朝詩文詞賦。皆條辨其源流得

失而會通其旨趣。亦頗自負以爲能。繼與亡友潘君養純交。養純喜詩餘。日夕手一卷。寒暑無間焉。余竊笑之。然薑辣桂辛。其道不同。而要皆有至味存乎其間。亦不敢褻視之也。劉逖春華。辛毗寒木。各阿所好。齟不相干而已。稍長讀雙白詞。心好之。讀關馬諸作。心更好之。私心叩斷。以爲彫蟲小技。亦可以寓至理於其中。彼詩文詞賦之規規於格律者。鑿不相侔。遂大好之。亦無以別養純也。乃窮搜音韻宮調諸籍。盡得其底蘊。而其規規於格律中者。擬詩文詞賦尤甚焉。大疑之。遍叩同好。所云皆同。問一命筆。鈎轉格磔。搏扶爲難。遂舍詞論曲。而曲之格律與詞相類。然流水落花。自饒風調。遂遍覽元明諸作。而獨阿詞餘矣。里中歌者。日夕嚮。至詢以九宮十三調之順犯。陰陽清濁之辨別。則嗒焉不知所對。卽對亦非吾意之所欲聞者。乃知歌者與作者其道不同。而余又得進一級矣。如是者有年。父兄長老亦不以我爲不肖。余亦自以爲物知音律。而與養純議論。若合符節。深服其用意之專。前此所好者。若詩文詞賦。犁然知爲二途。

不可以彼此相絜也。癸卯作血花霏。甲辰作風洞山。丙午作煖香樓。又得黃君摩西相指示。而所學益進。故余於詞曲之道。雖不能至。而此中甘苦險夷。皆備嘗之矣。養純導於先。摩西成於後。是二人者。皆大有造於我者也。而惜乎養純死矣。今以耳目所及者。交友所得者。彙錄成帙。名曰曲話。公之於世。而與昔人所作者。大不相同。舉凡聲韻音律。備論其理。雜劇院本。亦鈎提其要領。而是書之體格。固不必拘拘也。

香豔叢話序

宓妃。娥女。三閭。忠稱。鉛華。寶髻。君實。行顯。自來。緣情。諸什。輒能。傳翼。風雅。藻詞。譎喻。固無。傷焉。瘦鷗。周子。儂俗。之士。應奉。談典。多識。方名。除陵。作序。尤嗜。新詠。於是。選練。妍華。甄綜。衆媠。妝樓。之記。本事。之詩。張泌。羅虬。重新。蒐錄。此衛。司馬。未免。有情。宋大夫。不妨。好色。也。昔者。澹心。雜記。僅及。女閭。泓園。窈聞。妙言。澹鬪。今茲。薈萃。不名。一家。勺藻。草露。見仁。見知。紀豔。遇於。芳林。嬉旄。旗而。耀質。不獨。

詞苑之飛英。抑且花兜之碩故矣。懜者或叩寂求虛。聞聲索隱。則陳王金鏤之枕。元亮閒情之賦。隋璧無瑕。奚事此刻舟之論哉。長洲同學弟吳梅。

綠窗怨記序

往余所編院本。率有所寓託。而言情之作。不多下筆。此其故有二也。一則眷言閨襜。易涉輕褻。卽無法秀之詞。亦恐泥犂之劫。一則元明以來。號稱詞家者。往往喜以情詞贈答。數見不鮮。尤難制勝。蔣心餘云。安得輕提南董筆。替人兒女寫相思。此之謂也。癸丑之秋。蝨處海濱。追憶舊事。忽忽不樂。友人任澍南光濟屬爲新樂府。漫走筆成四十折。折成。則嗚咽自歌。人嗤爲癩。余不之迂也。中述諸節。極人世所不堪。顧自我言之。既有此事。則不妨有此文。卽無此事。亦不妨有此想。夫人而能鍾情一人。不爲外情所奪。死而無怨。此豈可望於今世之所謂才子佳人哉。彰之以詞。非誨淫也。澍南曰。如卿言亦復佳。余笑而頷之。癸丑冬孟。靈鷲吳梅。敘於奢摩他室。

卷六終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6 5447B

303577